

# 莫威狄集

莫泊桑著 李青崖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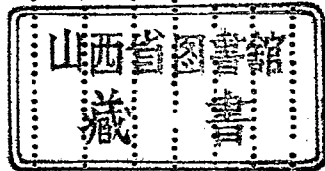
集 荻 威 茲

著 桑 泊 莫  
譯 崖 青 李

# 苙威荻集目次

苙威荻

第一節	.....	一
第二節	.....	三八
第三節	.....	九二
第四節	.....	一二六
繩子	.....	一六七
西孟的爸爸	.....	一八五
兩個朋友	.....	二〇五
首飾	.....	二二三



## 苡威荻

### 第一節



翰塞微尼從富有加非館走了出來時，向着雷昂莎瓦斯說：

——倘若你肯，我們走着去罷，這樣好的天氣去坐車，未免太可惜了。

他的朋友答道：

——我求之不得。

約翰接着說：

——這時剛剛十一點鐘，等得我們走到那邊，一定離十二點鐘還很遠，儘管慢慢地走罷。

一大堆興高采烈的人，在那廣衢（註一）上成羣地鬧着，這種在初夏之夜的羣

衆，他們誼笑着，狂飲着，支支吾吾地笑着，像一條河一般地流動着，滿腔都是舒服而喜悅的樣子。我們每裡走不上幾步，便又看見一座加非館，向着那些在牠簷前的杯瓶滿列的小桌子跟前坐着而阻礙這些性急的羣衆過程的酒客們，射出一道強烈的燈光。而在街中，那些點上或紅或藍或綠的燈的公用馬車，從這種光明境界裏匆忙地穿過，便拿牠們的瘦馬的顫動的半面，牠們的車夫的側影和牠們的晦暗無光的車身，顯出一下。那些闊人的私有馬車，看來却祇見一些漂亮而迅疾的影子，和這種燈光在牠們身上所照見的淺黃漆髹。

這兩個朋友慢步走着，口中啣着一支雪茄，身上穿着一套晚禮服，胳膊上搭着一件疊摺好的外套，鈕孔裏插着一朵鮮花，而頭上却略略地偏偏地戴着一頂高帽子，如同我們在酒後的和風之中，偶然由大意所顯出的姿態似的。

自從在中學校讀書時，他們便由一種親密，誠意，堅固的友誼互相結合上了。

約翰塞微尼是個身材刷溜的矮個兒，頭髮略禿，體氣稍弱，然而很漂亮，鬚起的

鬚鬢，有光的眼睛，細巧的嘴唇，使人一見就知道他是一個彷彿在廣衢上降生在廣衢上長成的「夜客」，他神情雖然像衰弱的，然而絕無倦容，他面色雖然是灰白的，然而很有精力，本來在這種巴黎式的瘦子的身上，那健身，劍術，沐浴和游泳的效果，種下了一種神經質的假力。他固然因為他的游宴的成績得享盛名，但是他的聰明，他的產業，他在社會上的聯絡和交際場裏的專家式的殷勤，也一樣是通國皆知的。

道地的巴黎人，並且是圓活的，多疑的，見異思遷的，隨和流俗的，似沈毅而又無決斷的，萬能而一無所長的，本守利己主義却因熱心而又成豪俠的；他節制地衣租食稅，他依據衛生的方法行樂。冷眼而又熱心，他任受一切相反的本能的征服，並且因為服從他那種快活的尋樂者的理智和那祇知隨風轉動，利用時機而不能創造的論理，所以對於誰都表示退讓，不過他却又不住地反覆過來。

他的同行者雷昂莎瓦爾，也很富有，是一個在街上使婦女們回顧的美而偉的男子。我們一看見他，便以為是一個由真人所裝的彫像，一個和我們送往展覽會陳列的

模範物品相類的優生的標本。太美，太偉，太大度，太強壯，由於甚麼都過於好，各種品格都過於好，他也略愛那些放蕩的行爲。他有過了數不盡的熱心之愛。

他們剛好走到喜劇場的跟前時，他便問：

——他已經預先通知了那個將要給我介紹的女客嗎？

塞微尼笑了一下：

——預先通知那位奧柏蒂侯爵夫人！你對於你預備在廣衢拐角邊上去的那乘公共馬車的御者，也預先通知過嗎？

於是莎瓦爾不免略帶疑惑，便問：

——究竟這是一位甚麼人物呢？

於是他的朋友答道：

——一個出身微末的婦人，一個職業不明瞭的外國婦人，一個舉動奇特而意趣橫生的婦人，我們既不知其從何而來，又不知其如何忽然一天在那種投機式的交際場出

現，却知道於是其中很有光彩。有人說她的真姓名，她那做閨女的真姓名——因為她始終以閨女身分冠着一切頭銜，不過那清淨頭銜却是例外——是奧克達薇，柏蒂恩，於是拿名的第一字母加在姓上，并除去姓的末了一個字母，就成了奧柏蒂這個姓。

『這並且是一個和藹可親的婦人，從你的體質方面看來，你定會做她所鍾情的男子。世人拿海巨爾送到梅莎林（註二）家裏，怎能不發生一點事故。然而我得再說一聲，倘若那住宅的門，是和百貨公司的門一樣可以自由地進去，那末我們便非受着強制要購買點兒在那鋪子出售的東西。我們在她家裏，可以看見愛神和紙牌，但是誰也不拿這兩者之中的那一件來壓迫你。所以從那門裏出來也是自由的。』

『她住在星辰區這個最闊的區域，已經三年了，她拿自己客廳的門敞開，款待那些初到巴黎試演各項可疑可怕的身手的各國輕浮子弟。』

『我早就到過她家裏！怎樣去的呢？我現在却不知道了。我之到過那兒，正像我們大眾都到那裏面去是一樣地，因為有人在裏面賭錢，因為那些女人是易於對付的，』



那些男人是不愛體面的。我愛這個充滿了佩着各色勳章的美洲海盜式人物的交際場，他們都是外國人，都是貴族，都有頭銜，都是他們的使館所以不認識的人物——除了那些閒談。他們不顧理由地談論他們的尊貴，沒來由地表彰他們的先人，毫不避忌地陳述他們的生活：他們都是誇大者，謊言者，詐僞者，像他們的紙牌一樣有危險性者，像他們的姓名一樣有欺騙性者，在必要時非以性命相搏不能刮人的兇手式的勇敢者。總而言之，這算是苦工監獄裏的貴族罷了。

『我很崇拜他們。他們都是使人渴想去審察去認識的，永不像法蘭西官吏那樣平淡無奇。那些婦女們都永遠是俏皮的，都帶着點兒外國式的歹人的小心樣子，都有她們過去生活的神秘——這種過去，也許一半兒是在一所感化院裏的。就通體而論，她們都有卓絕無價的眼睛和頭髮，那種道地合用的體質，一種醉人的嬌媚，一種使人顛狂的誘惑，一種有害健康不可抵抗的妖冶！這都是古代經驗派的女將，都是貪慾者，都是真的雌性的鵝鳥。我也崇拜她們。』

『這位奧柏蒂侯爵夫人就是這些漂亮的奇女子的模範。年齡雖已成熟，然而永遠是美的；慾態橫生然而却又像貓兒一般機警，我們覺得她渾身連骨髓都是放蕩的。在她家裏，我們很快樂，我們賭錢，我們跳舞，我們吃宵夜……總而言之，一切組成實際的生活的娛樂，我們都可以享受。』

雷昂莎瓦爾問道：『你以前做過她的情人嗎？或者現在嗎？』

塞微尼答道：『我以前沒有做過她的情人，現在也不是的，而將來也絕不會。我之到那裏去，並且，是爲那個女兒。』

——哦！她有一個女兒嗎？

——她有一個女兒！一個卓爾不羣的，朋友。這就是這巢窟現在的主要引力。長大，艷麗，剛好成熟，十八歲的年齡，一頭淺黃的金髮像她的娘棕髮一樣的好看，永遠是快樂的，永遠是爲宴會而準備停當的，永遠是笑容滿面而忘形跳舞的。誰會得着她呢？或者誰已經得到她呢？我們都不知道。我們這時一共有十個人等候她，覬覦她。

『這樣一個女兒，到了像這侯爵夫人這樣一個婆娘的手裏，自然是一注財產。她們謹慎地玩着，這兩個勇敢的女人。我們一點也懂不到其中的訣竅。她們也許是等一個機會……好一些的……比我。但是在我這一方面，我告訴你，倘若我遇着了那機會，我自然會抓住。』

『這個女孩兒，艾威荻，絕對使我心蕩神怡，並且。這是一種神秘。倘若她不是我向所未見的那種最完備的兇狡怪物，她自然便是我們所能尋着的那種最出人意表的清白的奇人。她用一種安靜而勝利的，並且可嘆賞地兇狡無倫的或者可嘆賞地天真爛漫的自由態度，在這地獄般的環境裏生活。』

『投機婦人的非常的嫩苗兒，在這種境界的肥料中萌芽着，正和一種被一些腐臭的東西所滋養的美而艷的植物相似，或者是一個偶然在她娘的床上躺了一下的甚麼上等人的，甚麼大藝術家的，甚麼貴族的，甚麼王爵的或甚麼國王的女兒，我們絕不能了解她的現狀和她所思慮的。但是你就會看見她。』

莎瓦爾不禁笑了，於是說：

——你是鍾情於她的嗎？

——不是的。我却在那些候補的順序之列，這就不是一樣的了。我可以拿我在這問題上的同志中的幾個最正經的給你介紹。但是我有一些已被注意的運氣。我有了優先權，有人向我表示一點兒優待。

莎瓦爾又說：

——你是鍾情的。

——不然。她使我心蕩神怡，她誘惑我並且使我不安，她吸引我並且使我害怕。我因而隄防她那方面的一種陷穽，並且我之羨慕，正和口渴時羨慕那冰水一樣。我享受她的妖冶，然而我却祇能懷着那種因疑某人為一個慣賊而生的恐懼心和她接近。在她身邊，我同時感受一種向着她那在我意中的誠實而趨的不合乎理智的攀附，和一種防衛她那並非意外的狡詐而生的很合乎理智的疑團。我覺得我和一個在自然的規律之

外的反常而唯美的，或者可厭的生命相接觸了。我茫然了。」

莎瓦爾第三次又說：

——我說你是鍾情的。你這時正用詩人式的鋪張揚勵和歌謠式抒情體裁來談她。快點，不用裝腔了，問問你的心罷。

塞微尼默然走了幾步，隨後才說：

——這也許是可以有的事，既然如此。總而言之，她很注意我。對呀，我也許是鍾情的。我思索太過了。無論在醒來在睡熟，我總想着她……這是頗爲嚴重的。她的幻影跟着我，追着我，不住地伴着我，永遠在我眼前，在我四周，在我心裏。這是一點兒愛情嗎？這種有形的恍惚？她的面貌，那樣深刻地印入我的視官裏，以致我拿眼一閉便立刻看見她。每次我遇見她，便不覺心跳，這層，我絕不推諉。所以我畢竟是愛她，但是愛的情形與衆不同呀。我熱中地想要她，於是那種想以她爲妻的理想，在我心中竟像一種精神錯亂，一種傻想頭，一種反乎自然的事。我也因她而生一點兒害

怕，一隻小鳥對於一幅向牠張着的羅網所生的害怕。我還因她而生妬忌，妬忌那些在這寸不可索解的心田中而爲我不知的事。我時常向自己詢問：「這是一個嬌艷的女孩兒呢，還是一個可怕的女光棍呢？」她說過許多可以使一軍士卒震駭的事，但是一隻鸚鵡也可以有這樣的本領！有時，她是不謹慎的或者是不知忌避的，使我相信她的清白的誠實，並且有時是天真爛漫的，——一種不可比擬的天真爛漫，使我疑心她從前做過貞潔的人。她像一個賣弄風情的婦人一般地挑逗過我，激刺過我，而同時却又像一個處女一般地自衛。她彷彿像愛我，然而又像是玩弄我；她如同已經是我的外室似的，公開地標榜，並且拿親暱的態度待我，如同我是她的兄弟或者是她的貼身僕人似的。

『有時，我想像她有和她的一般多的情人。有時，我以爲她絕不顧慮生活裡的甚麼，到底絕不，你聽的清楚嗎？』

『她，並是一個極愛看小說的人。我暫時等着好一點的機會，一面做她的供給出

出版物。她叫做她的「圖書館員」。

『每星期，新書店用我的名義，拿一切新出版的書寄給她，並且我相信她混合起來讀着。』

『這些東西應當在她頭腦裏，製造了一種異樣的「雜拌生菜」。』

『這種由讀物所成的糊塗，在這女孩子的新奇的舉動裏，也許有一點兒作用。一個人從萬多篇小說裏去觀察人生，自然應當在一種不同的光線之下過目，並且在各項事物的上面，發生出一些頗爲奇異的理想。』

『至於我，我候着。自然在我一方面，我從沒有對於那一個女人，有過現在我對於她所用的要好。』

『並且我一定還不會娶她。』

『所以倘若她早有了許多情夫，我不過在那總數上面增加一個。倘若她本來沒有，我便像搭電車似的，占了那第一號。』

『這情狀是簡單的。她將來不會嫁人，一定地。誰會娶與柏蒂的，與克達薇柏蒂，恩侯爵夫人的女兒呢？無論甚麼理由，誰都不會。』

『那末她在那兒去尋一個丈夫呢？在上流社會裏嗎？永不會。她娘的那個家庭，是一個以其女兒招徠顧客的公開地點。在這樣的情形之下，我們決不會娶。』

『在那中等社會的資產階級裏嗎？更是不會。並且這位侯爵夫人不是容易對付的婦人；她一定祇肯拿葛威荻許給一個有大位置的，這個人，她却不會尋到。』

『在平民社會裏嗎，那末？更爲難達目的。所以並無出路。這位小姐既不是上流社會裏的，也不是資產階級裏的，更不是平民社會裏的，她決不能由一種結合，加入社會上的這些階級裏的任何一種。』

『她是屬於她的母親的，屬於她的血統的，屬於她的教育的，屬於她的遺傳的，屬於她那些意趣的，屬於她那些習慣的，黃金般的賣淫事業式的。』

『倘若她預備做天主教的女尼，我們既然知道她的意趣和好尚，那末也可以揣測



是件不大做得到的事。所以她算是祇有一項可能的執業，戀愛。倘若她已經練習過這件事，她一定會走這條路。她不能躲避她的命運。她將從青年姑娘很簡單地變成「姑娘」呀。我很願意做這種變化的樞紐。

「我這時等着。那些鑒賞家的數目不在少數。你在那裏會看見一個法國人，貝衛臬先生，一個被稱爲克拉瓦勞王爵的俄國人，一個意國人，華雷禮都尉；這幾個人明顯地提出了他們的候補志願書，於是結果都在極力進行中。此外，在她的四周，我們算得出還有很多無甚重要關係的打劫者。

「那侯爵夫人從旁窺探。但是我相信她在我身上很注目。她知道我是很有錢的，而她自己却比其餘的人都窮。

「並且她的客廳在這類的陳設之下，竟成了我所知道的最可詫異的客廳。在那裏頭，我們竟可以遇得到許多很正路的人，因為我們既然於其間出入，那天於其間出入者自然斷不止我們幾個。至於說到那些女人，她早已在相當的地點，尋了些——不如

說早已拉了些較好的過來。她在那裏發見那些女人呢？我們却不知道。這是一個位置在一些真正奇特婦女之傍的，位置在一個光棍黨之傍的，位置在一切之傍的交際場。她並且早有一種巧妙的靈機，就是專門選擇那些有孩子的——尤其大部分是有女孩子的放蕩形骸之外的女投機者。這樣一來，於是一個糊塗蛋，便以爲那裏是在正派的道伴裏！」

他們已經到了總統府前的通衢了。一陣微風，從容地在樹枝間通過，有時像一柄在天空招展的巨靈式的扇子所生的搖動一般，在我們的臉上拂着。一些在樹陰下或者在長橋上輓動的靜寂的人影，祇像是一個黑點兒。這些影子偶然說話，也是很低地，如同他們都談着一些重要的機密或者羞慚似的。

塞威尼接着說：

——你決然揣想不着我們在那巢窟所遇見的那出花樣的頭銜譜。

「有了這一層，你得知道我要拿你當做莎瓦爾子爵去介紹，因為簡單地祇說莎瓦爾，一定被人輕視，很被人輕視」。

他的朋友高聲說：

——嘿！到底不可以，仔細想想罷。即令祇有一晚，即令在這宗人的家裏，我也不願傍人因我冒用一個頭銜，揣度我的舉動可笑。嘿！到底不行。

——你真傻。我呢，在那家人家裏，傍人叫我做塞微尼公爵。我不知道這是怎樣來的，也不知道這是爲甚麼。我便永遠躡在塞微尼公爵地位，絕沒有叫屈，也絕沒有抗議。這並不妨我的事。沒有這東西，我一定會大受輕蔑了。

但是莎瓦爾絕不屈服：

——你嗎，你本是貴族，這可以使得。爲我，却不行，我將來仍然保守那客廳裏唯一的平民身分。倒臺或者走運，聽其自然。這就是我那出衆的……和……高尚的符號。

塞微尼執拗起來：

——我包你這是做不到的事，到底做不到的事，你聽見嗎？這彷彿會成幾乎違反常例的事。你一定會得着一個收買破布者跑入帝王團體裏的那種結果。你任憑我去做罷，我可以拿你當作密西西比的總督介紹給他們，誰也決不會詫異。世人在冒充官爵時，一定不會知道冒充得太過度。

——還是不行，我不願意。

——隨你去罷。但是，在實際上，我要說伏你，真算是傻。我不信你能毅不待人家給你一個頭銜而走進那客廳，這正和世人在某一類的商店門口，拿那些紫羅蘭的花球獻給女賓似的。

他們在貝禮街中右手轉灣了，走上了一座新式的華美房屋的二樓，拿他們的外套和手杖交給了四個身着短褲的男僕。一陣宴會場裏的煖香，一陣鮮花的芬馥，香水的芬馥，婦女的芬馥，增加了空氣的密度；而一陣大的呢喃莫辨的聲音，從那些使人悟

到其中賓客滿座的附近的房間裏傳了出來。

一個高大，挺拔，氣象莊重，白鬚鬢鬢的類似司儀者流，走近這兩位新客身邊行了一種豪爽的敬禮，一面詢問：

——我應當報告誰來了呢？

塞微尼說了個『莎瓦爾先生』。

於是那個人拿門打開，用一種漂亮的聲音，在那些賓客的堆裏高呼：

——公爵，塞微尼先生；伯爵，莎瓦爾先生。

第一個客廳裏完全是那些女客。他們最初所看見的，就是一羣在那些繽紛奪目的衣裳的光浪上面所陳列的袒胸。

那立着和三位女朋友談話的女東家，這時轉過身軀帶着步趨裏的嫵娜和面目上的微笑，從容地走了過來。

她那側而低的額頭，被一簇漆黑平滑而略掩髮角的頭髮蓋住。

她是高大的，略略過於強健，略略過於肥碩，略略過於成熟，但是很美，一種豐富而熱烈的美。在這頂使人揣測使她化為神秘而可羨豔的「髮盔」之下，那雙大而一樣地漆黑的眼球，放出了牠們的神采。那鼻子是略見瘦削的，那張有無限的誘惑力的口，使人一見就知道牠是長於談話和操縱的。

她那最活潑的嬌媚，尤其，却在她的聲音裏。牠從那張口裏，如同那種從泉眼裏流出的水似的，那樣輕清，那樣鏗鏘，那樣朗潤，使我們聽着時便感到一種肉感的快樂。聽見那陣帶上一種溪流幽韻從那口裏流出來的軟語，真是耳福，看見這合略略過紅的嘴唇爲着給那些軟語做過程而自行開闢，真是眼福。

她向塞微尼伸出一隻手給他吻着，一面却任憑她那柄用一條小金鍊繫着的摺扇下墜，她向莎瓦爾伸出另外的一隻，一面向他說：

——歡迎您，爵爺，這位公爺的朋友們，都在他們這裏的家裏。

隨後，她睜起那副光艷照人的眼，在這位剛才被人給她介紹的偉丈夫身上釘着。

在她的上脣的上面，有一小撮黑色毫毛，說話之時，愈形其潤。她是滿身芬馥的，一種強烈醉人的美國的或印度的香水。

許多其他的人物進來了，一些侯爵，子爵和王爵。她用一種慈母式殷勤向塞微尼說：

——您在那一個客廳裏，可以尋得到我的女兒。先生們，好好兒行樂呀！這所房子是屬於您各位的。

於是她離開了他們去招待那幾個新進來的客了，一面向塞微尼使了個娘兒們用以使人悟得自身受悅之微笑而急遁的眼色。

塞微尼挽住他朋友的胳膊向他說：

——我給你做嚮導罷。這裏，我們所在的這客廳，女客廳，是座或鮮或否的肉神之廟。像簇新的一樣有用的高價舊貨，倘若用契約取用或者更會好一些。左邊，賭博廳，是座錢神之廟。你一定知道這玩意。一直往裏走，跳舞廳，是座天真神之廟，是

座聖殿，是座少女賣買場。就是在那裡，用各種不同的關係，這廳子裏的這些女客陳列她們的出品。並且有人可以徵求那些合法結合上的同意！這就是我們在這裏的……夜會的前途和希望。這也就是這座精神博物館裏的最奇的事；因為這些女孩兒的靈魂，正和那些由江湖賣藝出身的「開口跳」的支體一般，已經是脫臼的了。

他向左向右用客氣的言詞致敬，用一種玩賞家式的活潑注視，向他所認識的那些袒胸女賓每一個都瞧一下。

一隊音樂師，在第二個客廳的那一端，奏着一個華爾司曲子；於是他們兩個人，在那客廳的門傍停住脚步去看。十五六對的人正旋轉着；那些男賓的外表，都是莊重的，女客們的嘴唇上帶着一點固定的微笑。她們也像她們的娘一般，露出許多的肉；而其中有好幾個，她們的上衣，祇用一條跨在肩上的薄絲帶繫着，有時，我們彷彿瞧見一點兒潛伏在腋下的黑影。

陡然；一個長大的女孩兒從這客廳的那一端，穿過一切，和跳舞的女客們相撞；



用左手撩起她那裙袍的長尾突然而出。她用婦女們在人堆裏奔跑的那種急而小的脚步跑着，並且高聲說：

——哦！荳蔻來了。早安，荳蔻。

她的神態上，顯出一種生活上的快樂，一種幸福上的光輝。白而帶金色的皮膚——一種赤髮者的皮膚——彷彿發光似的。而那堆盤在頭上的火一般的鬚髮，壓着她的額頭，壓着她那尚類纖細的項頸。

她的動作是那樣的自然的，名貴的，簡單的，竟使人以為她彷彿爲着自身動作而生，正和她母親爲着說話而生是一樣的事。我們覺得感受了一種精神上的快樂和一種物質上的安逸，當我們看見她走動，俯首和振臂的時候。

她重述着：

——哦！荳蔻，早安，荳蔻。

塞微尼如同和一個男子握手一般，激烈地搖動着，並且他給他們介紹：

——艾威狄小姐，我的朋友莎瓦爾伯爵。

她向這陌生人致敬，隨後便向他端詳：

——早安，先生。您每天也都是這樣地高大嗎？

塞微尼使用他和她所常用的這種弄嘲口吻答復她，去遮掩他的疑惑：

——不是，小姐。他今日採用了他最大的體積，來取悅您那位愛質量的令堂。

於是這少女用一種正經的滑稽態度說：

——那就很好！但是您將來來看我，請您要拿您自己縮減一點兒；我歡喜那些得

乎其中的。看呀，壹蔻正合我所定的比例。

於是她向着這位新客，伸起那隻張開了的小手。

隨後，她問：

——您跳舞嗎，壹蔻？想想罷，一個圈子的華爾司。

塞微尼並不同答，驀地裏一下箍着她的腰，並且他們立刻用一陣旋風的迅疾，鼻

到人堆裏去了。

他們動作比誰都快一些，旋着，旋着，激烈地用直軸旋轉式跑着，兩人緊抱着祇像是一人似的，並且身軀都是挺直的，幾條腿幾乎是不動的，彷彿如同有一種藏在他們腳底下的不可目觀的機械，使他們這樣迴翔。

他們像是絕不疲乏。其餘的跳舞者都漸漸停了下來。他們仍然不顧限際地單獨舞着。他們彷彿竟不知道自己在甚麼地方，也不知道自己所做的事，像這樣遠離跳舞之羣而在消魂的境徜徉着。那音樂隊的樂師永遠奏着，全部的視線都集在這一對熱心家的身上；大眾都觀察他們，末了在他们停止下來時，拍掌之聲四起。

現在她面上略顯紅色，那雙眼睛，是異樣的了，熱烈而畏怯，不似剛才那樣有勇氣的丁，帶着那樣黑的瞳孔而彷彿那樣蔚藍得不甚自然了，閃灼不定了。

塞微尼彷彿醉了似的。他靠住了一張門勉強站着。

她向他說：

——沒有頭腦的，可憐的葦蔻，我比您還結實一點兒。

他用一種神經質的笑容微笑着，並且用那種帶着眼光裏和口角裏的獸性意味的渴望的注視，去籠罩她。

她立在他的前面，並且任憑她那個被微喘所掀動的胸部，在這青年人的視線之下全個兒呈露。

她接着說：

——在某幾種動作裏，您彷彿是一更想跳到人身上的貓。瞧罷，請您拿您的胳膊給我，我們去找您的那位朋友罷。

他一言不發地拿自己的胳膊給她，於是他們便穿過這個大客廳了。

這時莎瓦爾並不是孤單的。奧柏蒂侯爵夫人早已陪着他。她用那種醉人的嬌聲，給他談論上流社會的事，常見的事。而從那種由心田深處發出來的顧盼裏，她彷彿向他說了一些口傳以外的其他詞句。及至她瞧見塞微尼時，她面目立刻露出一個微笑的

樣子了，於是拿身軀轉了過去向他說：

——您知道，親愛的公爺，我新近在布奇瓦村租了一個別墅預備去住兩個月嗎。

我要您將來到那裏來看我。請您帶您的這位朋友來罷。留心呀，我星期一就搬過去，您兩位願意在下星期六一齊去晚餐嗎？第二日我可以留您兩位一整天。

塞威尼急急地向苡威荻回顧。她微笑一下，態度是寧靜的，接着便用一種禁止懷疑的穩定的口吻說：

——荳蔻自然一定在星期六來晚餐。這可以不必去問他。我們在鄉下，可以盡興胡鬧一下。

塞微尼相信在她的微笑裏看見了一種允許，並且在她的聲音裏悟到了一種意思。

於是那侯爵夫人抬起她那雙大眼向着莎瓦爾：

——您也一樣嗎，爵爺？

她的微笑是絕無疑義的。他鞠躬致敬：

——我若到了那兒，真是太舒服了，夫人。

葛威荻用一種天真的或者不甚信服的狡猾神情喃喃地說：

——我們會驚擾那邊的一千人證，對嗎，荳蔻？並且我們要整理我的隊伍。於是她使了一個眼色，指出那幾個在遠處觀察他們的人。

塞微尼答道：

——照您的意思辦，小姐。

他和她說話時，因為一種家庭式的友誼的結果，總用巴黎的土音來說「小姐」這個名詞。

於是莎瓦爾問：

——爲甚麼葛威荻小姐總叫我的朋友塞微尼做「荳蔻」呢？

那少女用一種誠實的神氣說：

——這是因爲他常常會從您的手中滑走，先生。我們以爲抓住了他，但是我們永

遠不能守住。

那侯爵夫人，明顯地追着一種傍的意思出神，並且眼光一直沒有離開莎瓦爾，一面用不甚留意的神情說：

——這些孩子們，不是奇特嗎？

苡威荻生氣了：

——我不是奇特的，我是誠實的！苡蔻合我的意思，而他却又永遠拿我丟開在一邊，真是討厭，這件事。

塞微尼向她深深地致敬：

——我現在不離開您了，小姐，無論是白天是夜晚。

她做了一個害怕的手勢。

——那可不行！仔細想想罷！在白天，我很願意；但是夜晚，您一定碍我的事。他用傲慢的神情問：

——那是爲甚麼呢？

她用一種寧靜的勇氣答道：

——因爲您在脫了衣裳之時，不應當也是這樣地有規矩。

那侯爵夫人不露甚麼詫異的樣子，高聲說：

——他們到底又說到界限外邊去了。一個人能夠糊塗到這步田地嗎！

於是塞微尼用一種譏諷的神情接着說：

——我的意見也是這樣，侯夫人。

葛威荻睜起眼睛釘住他，生氣似地用嚴厲的聲音說：

——您，您剛才又鬧了一個不恭敬的舉動。自從不多幾時以來，這種事情，您鬧

的太多了。

於是她拿身軀扭過去喊着：

——都尉，您來給我防衛罷，有人侮辱我。



一個舉止遲緩的紺髮瘦子走了過來，他帶着一種不自然的微笑說：

——誰是有罪的呢？

她用腦袋動了一下去指出塞微尼：

——是他；但是我之愛他，却依然超過我之愛您各位，因為他是比較不甚那樣淘氣的。

那都尉鞠躬：

——各人盡各人的能力。我們的品格也許差一些，但是忠實却不欠缺。

一個大肚子長鬚子的高個兒突然而來，他高聲說：

——威荻小姐，我是來聽命令的。

她喊着：

——哦！貝衛臬先生

隨後，她轉身向着莎瓦爾，給他介紹：

——我的預備求婚者，又高，又胖，又富，又笨。我是這樣地愛這些特點。這是一個道地的鼓手頭兒……鄉下飯店的鼓手頭兒。哎呀，您却更比他還要高一些。我怎樣來稱呼您呢？……好！我來叫您做小洛德先生，因為洛德那個高個兒一定是令尊。但是您兩位應當有一些有趣的事，彼此在其餘的人的頭頂上對談，好，晚安，再會。於是她活潑地朝着那音樂隊而走，去要求樂師們奏一曲八人對舞曲。

與柏蒂夫人彷彿不甚留心似的，她低聲找塞微尼說話：

——您常常和她開頑笑，一定會拿她脾氣弄壞，並且還連着許多怪不好的短處。

他極力辯駁：

——您果然沒有完成她的教育嗎？

她彷彿不懂似的，於是繼續和藹地微笑着。

但是她瞧見一個偉大而掛著十字勳章的男賓向她走來，於是便向他跑了過去：

——哦！王爺，王爺，甚麼福氣！

塞微尼重行挽住莎瓦爾的胳膊，於是拉着他走：

——這就是那個最後的正式預備求婚者克拉瓦勞王爵。那女子不是鉅麗的嗎？

莎瓦爾答道：

——在我，我覺得母女兩個都是鉅麗的。那個娘已經十分可以合我的意思。

塞微尼向他致敬：

——隨你意思辦罷，好朋友。

那些跳舞的女客擠開了他們，去排列那八人對舞的地位，她們兩個一組兩個一組地分列在兩條對面的直線上。

塞微尼說：

——現在我去看看那些翻戲黨罷。

於是他們走到那賭博廳裏去了。

每一張棹子的周圍，一羣繞成圓形的人站着觀看。他們不大說話，有時一陣擲在

掉毯上或者從掉毯上匆忙地拾起的響聲，在賭友的喃喃的聲音裏，襉出一陣金屬物的鏗鏘，彷彿那錢幣的聲音，在人類的聲音裏說出牠的字眼。

這些漢子，都佩着不同的勳章。罕見的勳表，並且他們雖然面貌不同，但是却都裝出相同的嚴氣正性的態度。我們尤其從那種鬍子上面，可以分辨他們。

那美國人的，修成馬蹄銼的樣子；那英國人的，彷彿是一柄鋪在胸前的毛扇子；那西班牙人的，是兩撮上翹而到眼角邊的黑毛；那羅馬人的，摹仿意大利王維克多馬魯贈給意大利的那種濃而多髭鬚；那奧國人的，固然很多，却是頰部剃得很乾淨；一個俄國將官，他那嘴唇上如同佩着兩枝由拳毛所做的長矛；而那些法國人的含媚的髭鬚，却表出世上各種鬍子的尊貴。

——你不賭錢嗎？塞微尼問着。

——不，你呢？

——從來不在這裏。你想走嗎？我們到那一天比較安靜一些時再來罷。今天人太

多了，我們甚麼也不能做。

——快走罷！

於是他們從一張通到室內過道的門走掉了。

他們一經走到街上，塞微尼便說：

——喂！你說怎樣！

——這實在很有意思。但是我覺得那女客的道伴，比那男客的道伴可愛得多。

——誰說不是。那些女客們，都是我們時代中的比較好一些的。你在她們的道伴裏，難道沒有像那一到理髮店裏便嗅到香水的芬馥一般，嗅到戀愛的味兒嗎？在實際上，這本是一些真地以金錢行樂的地方。並且都是何等的飽於世故者，好朋友！何等的藝術家。你有時也偶在麵包店裏吃過點心嗎？那些點心，看來很像好的，然而一點也不中吃。那個做那些東西的人，祇知道做麵包呀。既然有這一層理由，所以一個平常的上等社會婦人的戀愛，常叫我想起麵包店做的點心，至於我們在與柏蒂侯爵夫人

那樣的婦人堆裏所覺得的戀愛，真是甜美的餛飩。嘿！她們真知道做餛飩，這些餛飩店的女掌櫃！我們不過是花五個銅元，到她們家裏去買那些在別處祇討兩個銅元的貨罷，絕對沒有傍的事。

莎瓦爾問道：

——那一個是內幕的主人呢，在這時候？

塞微尼茫然拿雙肩聳了一下。

——我這時一點也不知道。那個經大衆最近所公認的，是一個英國貴族，他已經走了三個多月了。目前，她應當靠公衆生活，也許靠賭博生活，和靠賭博者生活，因為她有許多花樣。但是，你得告訴我一聲，星期六我們自然要到她家裏——在布奇瓦村——去晚餐，行嗎？在鄉下，我們自由一些，於是我到末了一定會好好地知道威荻頭腦裏裝的甚麼。

莎瓦爾答道：

——我正求之不得，那一天我甚麼事都沒有。

他們再由極樂公園的下坡道兒上走，誰知却在星光之下，驚動了一時在一條長欄上躺着的兩口兒，於是塞徹尼喃喃地說：

——何等可笑的事，同時也是何等值得注意的事。真是平凡的，有趣的，永遠一樣而永遠變化的，這戀愛！這個拿二十個銅元給這女子的窮鬼所要求的，和我將拿一萬佛郎給一個奧柏蒂氏那樣的人所要求的，是一件相同的事，而這一個奧柏蒂氏也許並不比這個女小工年輕一些聰明一些！何等的笨事！

他緘默了好幾分鐘，隨後重新又說：

——這是相等的，若是能做威威的第一的情夫，那就是一點真的運氣。唉！爲這件事，我可以給……我可以給……

他不尋着他所將要給的。於是莎瓦爾因爲已經走到了王宮街的拐角上，就向他道：  
「晚安分手了。」

(註一)法國都市中的街道，有廣衢 Boulevard 通衢 Avenue 街 Rue 巷 Impasse 的種種分別。廣衢多爲舊日城基所改築，路幅長寬；巴黎的繁盛街道，幾全在各廣衢，所以社會上稱酒食徵逐者流爲「廣衢客」Boulevardier。大概讀文學作品中之談巴黎者，不可不知道廣衢在巴黎的位。通衢則多爲由舊日都市到鄉村之大道，近世都市擴張，所以通衢多有包入都市之中心者——巴黎尤甚，且亦爲次於廣衢的繁盛街道。公共大建築物和富人住宅，多在通衢，所以牠在巴黎的地位，也是有特性的。

(註二)海朱爾 Hercule 爲希臘神話史的力士，能殺長蛇猛獸。梅莎林 Messaline 爲羅馬帝國克勞德 Olyande 帝之妻，以放逸著名於世。後世以此二人爲力士及淫婦的代名詞。



## 第二節



餐棹已經在臨河的那條寬廊裏端正好了。與柏蒂侯爵夫人所租的春光別墅，位置在那小山坡的適中的地方，剛好在塞因河向着馬爾里那地方折流而從這園子牆外經過的那帶曲堤之畔。

那座十字洲，在這房子的對面，從水平面上顯出一帶高的樹林，一叢遠接天邊的蒼翠。我們可以順着河流，從直裏望見一幅很長的河面，一逕到那所浮在河面而藏在樹葉下的蛙池加非館爲止。

黃昏已經到了，這正是一個天空著色而景象愉快的寂靜的黃昏，一個使我們感着人生幸福的安逸的黃昏。沒有一點兒微風，驚動那些樹葉，吹縐這條塞因河的均一而清淺的水。這時氣候溫和，並不很熱，我們真是舒服的。兩岸的涼氣，向着那晴朗的天空騰起。

日光在那樹林的後面，向着傍處移動，我們感着這個業已在睡境裏的大地的安逸

了，我們在空間的和平裏，感着人間的閑暇生活了。

當他們從客廳裏出來而到餐棹邊時，人人都感歎不置。一種使人感動的快樂，侵入他們的心田了；他們覺得在這鄉下，對着這條河這和這輪做裝點品的落日，呼吸這種清明鮮美的空氣而一面用晚餐，是那樣的舒服的。

那侯爵夫人挽着莎瓦爾的胳膊，苡威荻挽着塞微尼的。

他們這時祇有四個人。

這母女二人，彷彿和在巴黎時，完全是另外的一種樣子了，尤其那苡威荻。

她幾乎不說話了，竟像是疲勞的，持重的。

莎瓦爾不認識她了，向她問道：

——您有些甚麼不得勁，小姐？我覺得您從上一個星期，就換了樣子。您已經成了一個很理智的人。

她說：

——這是鄉下使我起了變化。我已經不是從前的我了。我覺得我很奇怪。我，並且，我從沒有在相連的兩天光陰裏，本身不變樣子呀。今天，我可以像一個瘋子，明天，却又像一首悲怨的小詩；我像時間一樣地會變化，自己却不知其所以然。您看見嗎，我甚麼都會幹，祇看時候罷了。有些日子，我可以屠殺人類，而却不及衆生，從來我不殺衆生，但是人類，對呀，並且時常在其他的日子裏，沒來由地哭泣。許多不同的理想，在我頭腦裏穿過。這些事也要以我怎樣起床爲條件。也許就是我們的夢境，這樣地布置我。這也要依賴我新近觀看的書。

她全身着了一套白色法蘭絨的衣裳，這衣裳拿她身體微妙地包裹在那飄蕩的柔軟組織裏。她那件寬綳的上衣，使人認識她那堅韌已達成熟而並未緊束的坦白的胸部。她那纖潔而因微動傾側的項頸，從一圈茸膩如苔的淺黃花邊叢中，托出一件滿堆如雲金髮的肉質的寶玉。

塞微尼瞧着她好一會。隨後他說：

——您是令人傾倒的，今晚，小姐。我真想看見您常常是這樣的。

她略略用她那通常的跳皮神情說：

——您不要來宣言甚麼，豆蔻。今天我對於那套玩意兒，預備嚴厲地對付，那末這便使您要費大事了！

那侯爵夫人彷彿舒服的很。她滿身都是黑的，名貴地在一套籠出她那些豐滿而壯健的線條的氣象靜肅的裙袍裏，表示她的獨居的身分，上衣略略點綴了一點兒紅色，一條用紅色石竹花所結的纏子，像一條表練一般從腰帶上墜出來，再重新回轉而結在腰下，一朵紅的薔薇半藏在她的密髮裏，這朵花在她的身分裏，在這種簡單而有鮮花如血的裝束裏，在她今晚這種向衆人壓迫的注視裏，在她的低緩的聲音和平罕見的動作裏，顯出一點兒熱烈氣象。

莎瓦爾彷彿也是莊重的，沈思的。偶然，他用一種熟溜的手法，掙着自己的那撮修成尖角一般的亨利三世式的長髯，並且他竟像攷慮幾件深邃的事似的。

在好幾分鐘裏頭，誰也沒有說一句話。

隨後，塞微尼在僕人拿一份魚送上來的時候，便高聲說：

——沈寂境界，有時很有好處。有人以為大家在緘默的時節，彼此却比談話的時節接近的多；對嗎，侯夫人？

她拿身軀略略轉過來對着他，隨後便答道：

——這個，不錯的。一個人想着一些可愛的事情的時節，那境界真是那樣地甜美。於是她抬起她那熱烈的眼光對着莎瓦爾；於是他們便四目相視地互相端詳了好幾秒鐘。

一陣幾乎不可目觀的小動作，在那餐檯下面發生了。

塞微尼開始再說：

——威荻小姐，您將要使我以為您鍾情於我了，倘若您繼續是這樣地謹慎。您究竟鍾情於那一偶呢？倘若您願意，我們一同來研究罷。我現在拿那些不相干的浮蕩

子弟攔在一邊，祇來談那些主要的人物，聽呀，克拉瓦勞王爺呢？

威威聽到了這個人名，便同醒了似的：

——可憐的查寇，請您想想這一層罷！這王爺很像博物館裏蠟製的俄國人，他也許已經在那些理髮術的競爭會，得了一些獎牌呀。

——好。我們除去這王爺不算罷；您究竟對於彼埃爾貝衛桌子爵，久已另眼相看。

這一次，她開始笑起來了，並且問道：

——您大概是瞧見我攀着果子醬（她按着日子的不同，或者叫他做「果子醬」或者，「希臘甜酒」或者傍的名稱，因為她無論對誰都取過綽號）的項頸，並且對着他的鼻樑說：『我的小彼埃爾，或者我的天上的彼得洛，我的尊貴的彼埃得里，我的嬌小的彼埃洛，拿你那大的腦袋，給你那個想吻牠的親愛的老婆罷』這樣的話罷。

塞微尼說：

——請您除開這兩個。現在祇留下華雷禮都尉了，侯夫人彷彿契重他。

亞威荻便又興高采烈了：

——那個流淚眼嗎？但是他哭的像馬德來恩一樣。他對於第一等的大出喪，總不肯不送。所以他一瞧着我，我便以為我死了。

——去了三個了。那末您對於這位近在眼前的莎瓦爾爵爺，取了那迅雷一般的手段了。

——對於少洛得先生，不行，他太偉大了。我彷彿愛巴黎的那座星辰凱旋門。

——那末，小姐，您是了無疑義地鍾情於區區了，因為我在您的那些傾慕者之中，還沒有被我們談過。我由於謙退和謹慎的作用，向來是留有餘地的。現在祇剩下給您道謝了。

她用一種快樂的嬌態答道：

——鍾情於您嗎，豆蔻！到底不然。我很愛您……但是我不愛您……等着罷，

我不想使您失掉了勇氣。我不愛您，因為還沒有到時候。您有一些希望……也許……堅守着罷，豆蔻，請您放忠實點，放殷勤點，放順從點，放注意點，我的細微的要求也不要忽略，極力使我喜悅……於是我們再看……將來。

——但是，小姐，您所宣言的一切，倘若不妨您的事，我情願事後供給您這一大堆的材料，而不必在事前。

她用一種宛轉的坦白態度問道：

——在甚麼的以後？……豆蔻？

——在您將向我表示您愛我的以後，自然。

——既然如此！那末請您權且如同我愛着您那般去做罷，並且倘若您願意，不妨就相信這件事……

——但是，這就是……

——肅靜，豆蔻，這問題討論的够了。



他行了個舉手的軍禮，於是便不做聲了。

落日已經遮掩在那江心的十字洲的後面了，但是天空一直像炭火一般地緋紅，河面的靜水彷彿變成了血似的。空際的迴光，使這些房屋和人物都成了紅的。於是那侯爵夫人頭髮裏的那朵真紅的薔薇，竟像一滴墜在她頭上的流霞了。

苜威荻遠地瞧見她的娘如同不注意似地，拿手攔在莎瓦爾的手上；但是，這當少女表示了一個動作以後，那侯爵夫人的手立刻用一種迅疾的姿勢飛開了，於是去在自已的上衣的摺紋裏整理一下。

塞微尼本瞧着他們，這時說道：

——您願意，小姐，我們在晚餐後到那洲上去兜個圈子嗎？

她竟因這理想而喜悅了：

——哦！是的；這一定很不錯；我們等會兒單獨地去，行嗎，豆蔻？

——可以，單獨地，小姐。

隨後，他們又重新緘默起來。

天空廣漠的沈寂境界，和晚景的使人欲睡的休息境界，使他們的心，他們的身，他們的聲音，都帶着痺麻的意味了。這正是清靜的時節，這正是幾乎不能說話而識之的時節。

幾個僕人，鴉雀無聲的伺候着。天際的霞光漸漸收縮起來，而那遲緩的夜色，在大地之上展開牠的黑影了。莎瓦爾問：

——您有在這裏久居的意思嗎？

於是那侯爵夫人鄭重地答道：

——是的。我若是覺得舒服，便盡興地住。

因為大家都看不見了，於是便拿那些煤油燈點燃。這些燈從空間的無邊黑暗裡，放出一種異樣灰白的光射在那餐桌的上面，於是一陣蟲雨墜在那棹布上了。這是一種很小的蠅類，牠們在燈罩上經過時便受了自焚的痛苦，隨後，那些燒焦了的翼翅和脚

爪，便紛紛地像一陣灰色而飄泊的塵土，撒在那棹布上和杯盤裏了。

他們在酒裏，喝到這些東西，在肉汁裏嘗到這些東西，在麵包上看見這些東西。並且臉上和手上，都被這些細蟲的飛翔而不可計數的羣衆，弄的發癢。

於是他們便非不住地更換飲料，遮覆盤碟，用盡無窮的預防而遮遮掩掩地吃着不可了。

這玩意兒却使荻威荻有了消遣的事了，塞微尼便極力注意去掩護她所搬到嘴邊的東西和防護她的杯子，拿起他那塊展開了的飯巾像屋頂一般蓋在他的頭上。但是那心生厭惡的侯爵夫人成了忍耐不住的了，於是這頓晚餐不久就結束下來。

荻威荻絕沒有忘記塞微尼的提議，她向他說：

——我們到那洲上去罷，現在。

她母親用一種沈滯的聲音吩咐道：

——千萬不要耽誤久了。並且，我們去送你們到渡口。

於是大衆起身了，永遠是兩個兩個一組，那少女和他的朋友在前面，依着那條繚道走。他們聽見那侯爵夫人和莎瓦爾，正在後面低聲說話，很低很快。一切都是黑暗的，一種深邃的黑暗境界，一種墨水般的黑暗境界。但是那佈着一些火點的天空，彷彿拿這些火點播散在這河裏，因為那幽黯的水面，點綴了許多的星。

一些蝦蟆，沿着兩岸嚶嚶地叫着，送出牠們那些旋轉而單調的聲音。

無數的杜鵑，在寧靜的空氣裏，放出牠們那些平易的歌唱。

芮威荻陡然問道：

——瞧罷！我們後面到底沒有人走了。他們到那兒去了呢？

於是她喊着：

——媽媽！

那兒有應聲呢！那少女接着說：

——然而他們不能在甚麼遠的地方，我剛才還聽見他們說話。

塞微尼喃喃地說：

——他們應當是回去了。令堂也許有點畏寒。

於是他便極力籠絡她。

在他們跟前，一道燈光耀着。這就是馬丁內旅館。因為應付這兩個散步者的呼聲，便有一個人從那旅館裏出來，於是他們便上了一隻停在岸邊草裏的大划子了。

那艙公搖起了那兩枝槳，於是那划子前進了，驚動了那些睡在水面的星，使牠們舞着一種漸漸又在划子後面復行寧靜的狂舞。

他們到了那對面的岸邊了，接着便在那些大樹的下面登岸。

一陣濕地的涼氣，在那些儼有宿鳥多如其葉的縱橫錯雜的高枝下面浮着。

一陣由遠處傳來的鋼琴獨奏之聲，開始奏着一個流行的跳舞曲。

塞微尼早已挽着葛威荻的胳膊，現在，慢慢地拿自己的手在她的腰支的後面滑過去，並且用一種和緩的壓力箍着。

——您想些甚麼事呢？他說。

——我嗎？甚麼也沒有想。我現在是很舒服的！

——那末，您一點兒也不愛我嗎？

——到底愛，豈慙，我愛您，我很愛您；不過請您別拿這件事來打攪我。若是在這樣的好天氣裏來聽您的廢話，那就太可惜了。

他拿她緊緊相貼地箍着，雖然她用一些小小的動搖，試着給自己解除束縛，而他的觸覺力，却穿過了那層輕而細的法蘭絨，感到了她皮膚的溫度。他吞吞吐吐地說：

——苡威荻！

——喂，甚麼？

——因為我愛您，我。

——您不正經，豈慙。

——到底正經：到現在，我愛您已經長久了。

她始終想和他分離，極力想抽出她那隻被壓在他們身軀之間的胳膊。於是他們因為這種連牽和這種動作的原故，行走起來頗覺費事，彳亍偏側，竟像那些醉了的人似的。

他竟不知道要說甚麼了，覺得一個人對一個少女所談的，不能像對一個婦人所談的一樣，他胸無主宰，尋覓他所應說的事，獨自詢問她是否已經贊成或者她並不能解，並且鉤心鬥角去思索那些溫存的，恰到好處的和應當採用的決斷的話。

他不住地念着：

——艾威荻！請您說罷，艾威荻！

隨後，匆匆地，從偶然的機會，他在她的頰上栽了一個吻。她小小地躲了一下，接着用生氣的樣子說：

——唉！您真地可笑。您願意給我安靜點兒嗎？

她聲音的神韻，絕不拿她所思慮的和她所願意的漏洩出來；末了，他聽見她並沒

有大生氣，於是便拿自己的嘴唇，在她的項頸的最低部分，在那金髮和毫毛交界的處所，在這個被他渴想多時的嬌洽處所，貼了一下。

於是，她極力騰躍起來以圖逃避。但是他却堅強地箍住她，並且舉起那另外的一隻手放在她的肩上，強迫她的腦袋向着他，並且在她的嘴上，刮了一個深刻而醉人的吻。

她從一種全身的迅速波動，在他的兩隻胳膊之間滑了出來，於是沿着他的胸部往下一沈，活潑地突圍而出，接着便在這黑境界裏，帶着一陣儼如小鳥振翼的響聲一般的衣裙悉率之聲不見踪跡了。

他始則呆呆地站着，完全被這種伸縮自如的現狀和這種失蹤所驚訝了；繼而因爲甚麼也聽不見，便低聲喊道：

——威荻！

她並不回答。他便開始走動起來，用限方在暗中搜索，在草叢裏尋覓她那件裙袍



所應有的白點兒。一切都是漆黑的。他便拿聲音提高一些再喊道：

——苡威荻小姐。

那些杜鵑也不響了。

他拿脚步提快，漸漸憑空地不放心起來，仍然高聲喊道：

——苡威荻小姐！苡威荻小姐！

甚麼也沒有了；他止住脚步，側耳細聽。這洲是全部沈寂的；略略有一陣樹葉的顫動在空間微響。兩岸祇有繼續不斷的囑囑的蛙聲。

於是在這一叢矮樹裏走到那一叢矮樹裏，快步從下坡道兒走到那些挺直而荆棘叢生的堤岸邊，隨後折轉而又向着那洲後平坦而毫無樹木的堤岸走去。他前進一直走到和布奇瓦村相對的地方，重新又回到了蛙池館，搜索了一切的樹林，一面永遠喊着：

——苡威荻小姐，您在那兒呢？回答呀！以前是一種玩笑！想想罷，回答呀！請

您別叫我這樣地尋找。

遠處的時鐘正報着。他數着那些點數：十二點了。他在這洲上追趕了兩個鐘頭。於是，他想起她也許是回家去了，便繞着灣子從橋上經過，悶悶地走了回來。

一個在圍椅上打盹的僕人，在暗廊裏等候他。

塞微尼拿他喊了醒來，向他詢問：

——苡威荻小姐已經回來多時了嗎？我先頭因為要去看一個人，所以在那水邊就和她分了手。

那男僕答道：

——哦！是的，公爺。小姐在十點鐘以前已經回來了。

他走進了他的臥房，於是便上床安歇。

他竟不能睡了，祇張開眼睛等着。那個強取的乖乖早就拿他擾亂了。於是他極力揣測。她以前究竟要怎樣呢？她以前究竟怎樣想的呢？她以前究竟知道些甚麼呢？她

真是嬌冶的。使人熱中的！

他的一些慾望，本來早已因自身的生活而疲乏了。早已因那些到過手的婦人而疲乏了。早已因那些搜索而來的愛情而疲乏了，現在在這個那些鮮艷動人而神祕的奇樣的少女之前，却又行復活。

他聽見報過了一點鐘，隨後，又是兩點。他真地不能睡了。他覺得因熱而發汗，他覺得他心跳耳鳴，於是起身去開窗子。

一陣涼的微風進來了，他深深地呼吸了一陣。那深邃的黑暗境界，是沈寂的，全部黑暗的，沒有動靜的。但是忽然，他看見他的前面，在園裏黑暗處所，有一點火星；那簡直可以說是一塊兒小的紅炭。他想道：『噢，一枝雪茄煙……這大概祇能說是莎瓦爾罷……』於是他輕輕地喊道：

——雷昂！

一個聲音答道：

——是你嗎，約翰？

——是我。等我一下，我就下來。

他拿衣裳着好，走了出去，找着了那個坐在一張鐵椅子上面吸着雪茄的朋友，

他說：

——你在這裏做甚麼，這個時候？

莎瓦爾答道：

——我嗎，我正在這裏休息！

接着他笑將起來。

塞微尼給他握手道賀：

——我一切的頌揚，朋友，都拿給你。至於我……我真氣悶。

——這就是說……

——這就是說……艾威荻和她的娘，彼此是不相似的。

——有過了一些甚麼玩意兒呢？說給我聽罷。

塞微尼拿他的試演和他們的不良的成績，却述了一遍，隨後他接着說：

——真地，這個小鳥兒使我顛倒。你想想罷，我竟沒有能穀睡。真是與衆不同，一個女孩子。這彷彿是完全簡單的，然而我們絕對不知道她的心事。一個年齡大的，有過戀愛的，認識人生的婦人，我們立刻可以參透。若是說到一個處女就不然了，我們就一點也猜不着她的心事了。說句真心話，我漸漸相信她竟是玩弄我。

莎瓦爾在他的椅子上前一後地搖着。他從容說道：

——當心點罷，朋友，她正引你向着婚姻的道兒上走呀。你記一記那個有名的例罷。孟第爵小姐（註一）至少可以說是個良家子，她就是用相同的辦法而成法蘭西的皇后。你不要學拿破侖家裏的人罷。

塞微尼喃喃地說：

——至於這一層，你絕不必害怕，我既不是一個胸無城府的，也不是一個皇帝。

若是有人要用這種硬幹的手段，無論如何，總要對方是二者之一。說罷，你現在有瞌睡嗎，你？

——沒有。一點也沒有。

——你願意到水邊去丟一個圈子嗎？

——可以。

他們開了那鐵門，於是循着河沿向那下游的馬爾黎村走。

這正是天明以前的涼爽時候，熟睡，久憩而深沈地靜寂的時候。夜間的聲響，都自歸緘默了。杜鵑和蝦蟆也都不唱了；僅僅祇有一種不爲人所知的蟻蟲兒——也許是一隻鳥兒，在附近的地方，發出一種微弱的，單調的，像機械工作那樣地規則的鋸木般的磨擦聲。

時時懷着詩意和哲理的塞微尼忽然說：

——你瞧，這個女子使我完全顛倒。在算術裏，一加一，得二。在情場裏，一加一，應當得一，而這件事依然是二。你從沒有感到這一層嗎，你？這種拿一個女人吸收在自身裏的渴望，或者拿自身在她身上消滅的渴望嗎？我不是談那緊緊撞住的獸性渴望，却是那個祇想和一個存在者合而爲一的心性上的憂苦，肺腑洞開和推誠相見的憂苦。然而我們永沒有知道這一個生存者的一點兒心事，我們永沒發現她的意志上，欲望上，見解上的一切波動。即令一個靈魂，是儼在咫尺的，藏匿在那雙清淺如秋水而透明如絕無祕密並且向你注視的眼球裏的，摹倣你的甜言蜜語和你談心使人那樣期望的，我們也從來不能揣測到她的任何神祕；這樣的靈魂，常常拿她的思想，從一個字一個字的細談裏獻給你，然而她所守住那種達到你身邊的距離，却比這些星宿彼此相距的途徑還遠一些，並且比這些星宿更難測度呀！不是奇事嗎，這一切？

莎瓦爾答道：

——我却不敢研究這樣多。我不注視到眼球裏面。我對於被包涵的東西不甚專注，

但是很留心那包涵者的主體。

於是塞微尼喃喃地說：

——這却因為苒威荻是一個罕見的人。等會兒到了早晨，她怎樣來接待我呢？

他們走到了馬爾黎的水塔跟前，便看見天邊已經發現了魚肚白。

一些雄雞，漸漸在牠們的啼裏啼起來了；但是牠們的聲音，却被牆壁略略遮住。

一隻鳥兒在一個小園裏，不住地咕咕着。

——大概是回去的時候了，莎瓦爾高聲說：

他們都回來了。塞微尼走進他的臥房，便從那個依然開着的窗口，看見了天空的朝霞。

於是他拿那百葉窗關好，拿那厚的窗幃放下，躺在床上，居然睡熟了。

他在這睡鄉裏所夢見的，一直是苒威荻。

一陣稀奇的聲響拿他驚醒了。他在床上坐着細聽，却甚麼也聽不見了。隨後，忽



然聽見有一陣像霰子般的簌簌之聲，撲着他窗子上的遮雨板。

他從床上跳了起來，向窗子跟前跑過去，誰知拿窗子一打開，便看見亞威荻站在園裏樹下的小徑上，手裏抓着一把沙子向他劈面洒來。

她穿上一身薔薇紅的衣裳，戴上一頂插着一枝駝鳥毛的寬邊草帽，用一種狡猾的樣子笑着向他說：

——喂！荳蔻，您還在那裏睡覺嗎？您昨天晚上做了些甚麼事，所以到這樣晏的時候才醒來呢？難道您去冒了甚麼險不成，可憐的荳蔻？

因為這陣強烈的日光，陡然射到他那尚為疲倦所困而又被這少女的諷刺式的寧靜態度所驚的視官裏，他不免昏眩了。

他答道：

——我在您眼前，我在您眼前，小姐。請您給我一點洗臉的功夫罷，以後我就下樓。

她高聲說：

——趕快，已經十點鐘了。並且我有一個大計畫要通知您，一個我們將要同去做的詭計。您知道我們在十一點鐘用午餐嗎。

他在一張長凳上尋着她，她膝頭上擱着一本書，一本甚麼小說。她用一種誠懇喜悅如同昨天絕無所經過的神情，親熱地和他握手，隨後便拿他引到園子的盡頭。

——您看我的計畫罷。我們要去反對我的媽，您等一會兒引我到蛙池館去。我要看看那個地方。媽媽說是正經女人不能去。我呢，無論是能去或不能去，在我是一樣看待。您可以領我到那裏，對嗎，豈惹？並且我們還要和那些頑划子的人，好好地誼鬧一陣。

她是有香味的，然而他却不能斷定是那一種輕淡的香氣在她的四周籠繞。這不是她的娘所用那類的強烈的香水，而爲一陣極靜的清香，如同我們可以在胡蝶花的粉裏或者馬鞭草的粉裏嗅到的。

這陣不可捉摸的香味從那兒來的呢？從那衣裳上來的嗎？從那些頭髮裡來的嗎？或者從那皮膚上來的嗎？他拿這件事獨自詢問自己，而因為她很近地同他說話，他竟滿面接受了她那彷彿吸來也一樣清妙的微噓。於是 he 想起他所尋覓名稱的這陣流動的香味，也許就是被她那副逸趣橫生的眼所幻出的，於是，那不過是這種妙年而有誘惑力的嬌冶所生的一種使人迷罔的揮發物罷。

她說：

——這已經說妥了，對嗎，荳蔻？……因為午餐後的天氣一定很熱，媽媽不會出去。天氣一熱，她就沒有一點氣力了。我們可以讓您那個朋友去陪她：於是您可以領我出去。我們那時如同走到高山的樹林裏一樣。倘若您早已知道一個人看見蛙池館的快樂！

他們走到了那一帶和塞因河相對的鐵柵欄的跟前了。日光射在這恬靜而刷亮的河面。一層因熱而起的微霧從河面發生——一種被蒸發的水煙在河面佈着一層微光蕩漾

的薄蒸氣。

偶然，有一兩隻小船經過，或者是輕捷的游艇，或者是笨重的貨船，並且他們聽見一些從遠處而來的或長或促的汽笛呼嘯，那就是那些每逢星期日裝載巴黎居民到附近鄉村的火車的，和那些報告自身的行程已近馬爾黎水閘的輪船的呼嘯。

但是一陣小的鐘聲響了。

這就是報告午餐已經端正。他們便向屋子裏走。

這頓午餐真是緘默的。一陣七月裏的炎午壓迫着這大地，防止着這些生存者的呼吸。那熱氣彷彿很厚，使那些靈和肉都痺麻了。那些已被昏眩的議論，一點也不能發展，而那些動作，如同因為空氣已經加增了抵抗力以致難於劃破似的，所以也彷彿感受困難。

祇有葛威荻一人，她雖然不發一言，却像是興奮的，因為不能忍耐而成焦燥的。

大衆一經吃完了糖果，她便問道：

——我們是否要到那樹林子裏去嗎？那大樹下面一定真涼快。

那侯爵夫人彷彿沒有甚麼氣力，喃喃地說：

——你發痴嗎？在這樣的天氣裏，我們可以出去嗎？

而那興高采烈的少女却說：

——既然如此！我們留着伯爵陪你。豈蔻和我，我們去爬山，我們可以在草地裏

坐下來看書。

說到這裏，她轉身對塞徽尼說：

——行嗎？就是這樣說妥了嗎？

他答道：

——伺候您，小姐。

於是她跑了去找自己的帽子。

那侯爵夫人拿肩膀聳了一下，一面嘆着氣說道：

——她真是發痴了。

隨後，她在她那有情而懶洋洋的動作裏，帶着一種嬌慵一種疲倦，向着那伯爵伸起那隻纖手，他拿住從容地吻着。

荻威荻和塞微尼都出門了。他們始則沿着那河岸而行，過了那橋，到了那洲上，隨後，他們靠着那急流邊的河岸的柳陰裏坐下了，因為這時到蛙池館去，似乎還過於早。

那少女立刻從她的衣袋裏取出一本書來，帶着笑容說：

——荻蔻，您讀給我聽。

於是她拿那本書對他伸了過去。

他做了一個避開的動作。

——叫我嗎，小姐？但是我不會讀。

她莊重地答道：

——快點罷，不用推托，不用說理由。您現在還得給我盡一個好的殷勤男子的職務！全個不算甚麼事，對嗎？這是您的口吻嗎？

他接了那書，拿牠揭開，却不免詫異。這是一本關於昆蟲學的著作。一本由一個英國作家所著的蟻族史。因為他蹲着不動——他以為她來玩弄他，她竟忍耐不住了：

——怎樣的，請您讀罷。

他問道：

——這是一種賽賭的物件或者是一件簡單的花胡哨？

——不是的，好朋友，我在一月書店裏看見了這一本書。那時有人告訴我，說這是談蟻的較好的書，於是我就想過倘若在草地裏看着這些小東西奔跑一面來研究牠們的生活，一定是有趣的。請您讀罷。

他讀着：

『這些類人猿，從牠們骨節上看來，決然是一切動物中和人類最相近的；但是倘

若我們觀察這蟻族的習慣，牠們的社會組織，牠們的廣大的共同生活，牠們所營築房屋和道路，牠們飼養其他動物甚或加以運用的習慣，我們一定非承認牠們有自稱在智識方面有一個和人類相近的地位的權不可……」

他用一種單調的聲音繼續讀下去，偶然歇着一下去問她：

——這還不設了嗎？

她搖頭表示不設；她折了一根草的芽兒，那草上有一個螞蟻，她等到這小蟲走到了這根草的這一端，便欣然拿這草顛倒過來，使牠又向那一端走。她用加重和沈默的當心，細聽這種脆弱蟲類生活裡的可驚的細情：牠們在地下的布置，牠們如同我們在牛欄裏飼養母牛一般，圍禁撫育那些分泌甜汁給牠們作飲料的木虱，牠們運用那些給牠們清潔蟻巢的盲目小蟲，牠們用戰鬥去撿拏那些給戰勝者服務且因受監視的作用漸漸失去自食習慣的奴隸。

並且漸漸地，對於這個纖細而聰明的小蟲，如同有一種母性的溫存在她的心頭活



動，苜蓿使牠在自己的指頭上攀登，帶着一陣和牠擁抱的熱望，用出神的眼光瞧着牠。

塞微尼正讀到牠們共同生活的方法，其中述及牠們相互間友誼式的角力和鬥智的比賽，這少女竟想同這個從她手中逃遁而開始在她臉上運動的小蟲吻一下。一會兒，她如同被一種可怕的危險所驚嚇一般，發出一個尖銳的叫喚，並且，她用一些發癩的動作，在自己的臉上拂拭，去屏除那隻小蟲。那狂笑着的塞微尼，在她的鬢邊捉住了牠，並且不待苜蓿拿腦袋避開，便在捉蟲的處所深深地吻了一下。

隨後苜蓿立了起來，一面高聲說：

——我覺得這本書，比一本小說可愛得多。現在我們到蛙池館去罷。

他們走到了這洲的那部分培養成園而樹木繁茂的地方了。一些成雙配對的人，沿着塞因河邊，在那有小艇梭巡的樹陰之下往來彳亍。這都是一些陪着青年男子的姑娘們，一些挽着情人的女工們——這些情人都是紳士式的，不過這時却拿禮服寬下搭在

胳膊上，拿高帽子像流氓的樣子一般向後掀起戴着，一些領着家小的小財主們——婦女們穿上星期日的漂亮衣裳，孩子們像一羣雞雛似的圍繞着他們的父母跳躍着。

一陣遠來而不斷的人聲的騷動，一陣震耳而拖延的喧譁，表出了那座在划船者視為貴重的館子。

陡然，他們瞧見那館子了。一隻停在岸邊的廣大而有屋頂的船，滿載着一大羣的男女，他們或坐或立，或飲或唱，或在那張節奏錯亂而像一口鍋子一般地聲音發抖的披雅娜的獨奏中的，叫號跳躍。

幾個身材高大而有赤髮的女子，陳列她們前部和後部的夾料的煽惑：她們的胸部和她們的肥臀；她們輪着那閃灼的眼睛，帶着滿腔醉意，血紅的嘴唇裡吐出一些放蕩的字眼，在人叢裏來去。

另外的幾個，却和一些身着薄布衫褲頭戴雜色軟帽的英國廠童式的半裸而放肆的人盡興跳舞。

而在這一類的現象裏，汗氣，粉氣，香水氣，腋臭，都混雜在一團。

那些喝酒者，圍着一些桌子狂飲那些或白或紅或黃或綠的甜酒，並且不顧理由喝着鬧着，他們完全受着一種製造騷動的強烈慾望所支配，受着一種具有滿貯喧譁的耳和腦的原人式的慾望所支配。

每次歇不上分把鐘，便有一個浮水者，立在那屋頂上向水裏一跳，於是一陣雨點般的水珠兒，濺在那些坐的很近的喝酒者的身上，他們便狂叫起來。

在水面，一羣小船正過着。那些長而窄的游艇，被那些光着胳膊而筋肉弩張的槳師，用很有力而一起一落的槳向前推送。那些在船上的女客，穿着或紅或藍的法藍絨的衣裳，撐着或紅或藍的日傘，在日光裏輝映，她們斜憑在船尾的圍椅上，彷彿在一種不動彈而且睡熟的姿勢裡，從水面奔跑。

幾隻滿載游人而比較笨重的船，走的不快。一個手舞足蹈的中學生，他想出點風頭，便拿槳起落不斷地划着，這樣一來，可和所有的小船都快相撞了。那些小船上的

人都罵着他，隨後，他在幾乎撞沈了兩個浮水的人，又經這個水上大加非館的羣衆用高聲吆喝斥責了之後，便張皇地躲起了。

葛威荻與高采烈，在這嘈雜擾攘的人堆裏挽着塞微尼的胳膊，彷彿因為這些無聊的擁擠而自以為得意，一面用寧靜和慈藹的視線，端詳那些姑娘。

——看看那邊罷，荳蔻，多麼好頭髮，那一個姑娘！她們都有很快樂的樣子。

那琴師——本是一個身着紅衣而頭戴一頂日傘般的大草帽的划船者——正奏着一個華爾司舞的曲子，葛威荻可裏一下箍住她那同行者的腰，於是帶着那急於跳舞的狂熱拿他牽動。他們那樣長久地和那樣顛狂地舞着，使大衆都向他們注視。那些喝酒者，站在桌上，用他們的腳拍出一種拍子；其他的一部分，却拿酒鍾兒敲打起來；而那位琴師彷彿也發狂了，渾身顯出癡人的動作，激烈地搖幌他那個庇蔭在那大草帽下面的頭顱，一面揮着手去撻擊那披雅娜的牙鍵。

陡然一下，他停住了一切動作，並且隨即任憑自身滑到地下，直挺挺地躺着，如

同因倦極而死似的，那草帽剛好蓋在他的臉上。一陣大笑在這加非館裏爆發了，於是大眾都鼓起掌來。

四個朋友如同護險一般，迅速地跑過去拿他們這位朋友扶起，接着便拿那屋頂般的草帽攔在他的肚子上面，於是托住他的四肢拿他抬着走。

一個滑稽者流，跟在後面唱着一闕送殯的喪歌，於是一個游行隊便在這假死者的後面成立了，接着便在這洲的道路上游行起來，引得那些喝酒者，那些散步者，以及他們在道路上所遇的人，都跟隨在他們的後面。

莎威荻追上前去，樂不可支，笑的前仰後合，隨意和大眾談話，她完全被這種動作和喧鬧所癡化了。一些青年男子用眼釘着她，故意向她擁擠，他們很動火了，彷彿想用眼光去嗅她，去剝她的衣裳似的；於是塞微尼漸漸以這種豪放舉動將有不好的結束不懼。

這游行隊永遠向前走動，並且增加了活動，因為那四個抬人的人已經帶着半跑的

步兒了，那呼號的羣衆跟在後面。但是，忽然他們轉灣向着那河岸而行，走到河邊一下便行停住，於是拿這位朋友搖搖擺擺地幌了幾下，隨後，這四個人一齊撒手，拿他扔到河裏了。

一陣發歡的狂呼，從那些人的嘴裏迸發而出，至於那位神經錯亂的琴師，却在水裏掙扎着，罵着，噉着，吐着，隨後，爬到了沙泥裏，極力向着河岸回來。

他那頂已入中流的帽子，却由一隻小划子送了過來。

苾威荻喜的跳了起來，一面還拍着手，並且說道：

——哦！荳蔻，我真快活，我真快活！

塞威尼便來觀察她，他這時已經成了不苟言笑的了，瞧着她在這種流氓式的環境裏很覺自如，自己不免略感拘束，略感難受。一種本能在他心上反側起來，這種敦品的本能，在一個好家庭的男子心中是永遠保留好的，即令他在自甘暴棄之時，這本能也能給他推開那些過於苟賤的狎昵和那些過於污穢的交結。

他自覺驚訝，一面心中向自己說：

——見鬼，你究竟有根底呀，你！

並且他真想對她用「你」字相稱，如同他在心中對她用「你」字相稱一樣，如同世人和那些屬於大眾的女人第一次見面使用「你」字相稱一樣。他這時覺得她和那些口吐村俗字眼而高聲叫笑的赤髮尤物無甚區別。這些字眼在這羣衆之中流動：這三簡明嘹亮而在其中產生儼如集於糞土之蠅一般的字眼，彷彿在空中飛繞着。誰也不覺得甚麼刺耳和驚詫。而威蕪似乎絕未注意。

——查寇，我想沐浴，她說，我們到河心去幹一下罷。

他答道：

——伺候您。

於是他們便走到那個游泳事務所去租浴衣。她的衣服，比他更換的快一些，便站在水面，微笑地在衆目昭彰之下等着。隨後他們倆排着對兒，向那微溫的水裏去了。

她帶着欣喜和陶醉的意味游泳着，滿身因波動而感受溫存，因一種肉體的愉快而微覺戰慄，每次她雙手在水裏向前伸齊再向後一分，她身體便像要從水裏出來一般地騰起。他吃力似地跟着她，略見喘息，深以體力不佳爲憾。但是她却減小了她的速度，隨後，陡然轉了過來，張眼叉臂，守着那仰浮的姿勢。她這樣地在水面平躺着，他極力端詳她那身軀上的起伏波折的線條，她那和薄衣緊貼而顯出圓峯的肥健的胸部，她那微凸的腹部，她那半淹着的腿，她那精赤而在水裏蕩漾的脛和她那伸出水面的脚。

他看見了她的全身了，如同她故意如此來引誘他，來自薦或者又來玩弄他似的。於是他開始帶着一種狂熱和焦躁而想她了。幕地一下，她又轉了過去，瞧着他開始笑着。

——您真是恬靜，她說。

他竟被這種諷刺所刺激了，被一種受了愚弄的鍾情者的惡怒所征服了；於是陡然



之間，竟聽憑一種報復的盲昧慾望所指使，開口去傷她：

——那樣的生活，竟激動了您嗎？

她用她那絕無城府的神情問道：

——究竟是甚麼事？

——快點，不用再拿我開心了。您很知道我所要說的！

——不知道，我說真話。

——想想罷，我們結束這一齣戲罷。您願意或者您不願意呢？

——我一點兒也不懂。

——您並不是這樣傻的。並且我昨晚已經對您說過了。

——究竟是甚麼事？我忘記了。

——就是我愛您。

——您？

——我。

——這真甚麼樣的頑笑！

——我向您發誓。

——既然如此，請您證明這句話。

——我祇求如此！

——甚麼事，如此？

——就是證明那句話。

——既然如此，請您做起來。

——您昨晚在這件事裏頭，不是一樣沒有說過甚麼話？

——您一點兒甚麼也沒有向我提議過。

——這個笑話！

——並且在第一步，您不應當問我。

——很好！問誰呢？

——問媽媽，自然是一定的。

他忽然大笑：

——問令堂嗎？不行，這太費事了！

她忽然露出很正經的神氣，並且深深地瞧着他說：

——聽我說，葦，倘若您爲娶我而真正愛我，那末第一步，請您和媽媽去談，以後我再答復您。

他以爲她又玩弄他，於是完全生氣了：

——小姐，您認錯了人。

她依然用她那柔和而明瞭的眼光瞧着他。

她遲疑了一下，隨後便說：

——我始終不懂您的意思！

於是，他活潑潑地用那含着一點兒急促而不良的意味的聲音說：

——想想罷，荻威茲，我們結束這齣延長過久的可笑遊戲罷！您裝着那不懂世故的小女孩子的樣子，然而這身分和您簡直不相稱，請您信我的話罷。您很明白在我倆的中間，不能有婚姻之說……但是談點兒戀愛。以前我說過我愛您，——這是實在的事，——現在，我再說我還是愛您的。請您不必假裝不懂，並且請您不必拿我當一個笨人看待。

他們本來是面對面地定在水裏，僅僅祇用手的小動作來穩住身軀。這時她依然在不動的姿勢裏守了好幾秒鐘，如同她沒有決定的能力去參透他言詞中的意義似的；隨後，她陡然臉紅了，紅到髮根了。整個臉蛋兒，陡然從項頸到那對幾乎變成紫色的耳輪都和朝霞一般了，於是，她一言不發，用全力拿雙臂迅速地一分一合向陸地划去。他不能趕上她，祇得喘着氣一面跟在後面。

他瞧見她從水裏出來，她披上那入浴長袍，和她竟不回顧而回到那整裝室裏。

他在着衣之時，耽擱了許久，對於自己所要做的事，不能取甚麼決然的態度，他思索在以後所應當向她說的，盤算他是否應當去求諒解或者仍然守住強硬的地位。

他穿着停當之時，她已經走了，單獨地走了。他祇得垂頭喪氣六神無主地慢慢地回去。

那侯爵夫人挽着莎瓦爾的胳膊，在樹陰下的小徑上繞着那草坡兒散步。

她看見塞微尼時，便用那種從昨天以來一逕疎懶的神氣說：

——我以前說了些甚麼，在這樣的熱天應當簡直不出去。看罷，苡威荻已經受了暑氣。她去睡覺去了。她紅的和一朵罌粟花一樣，可憐的孩子，並且很覺得頭疼。你們要在太陽裏散步，你們自然會鬧出一些花頭。我怎樣知道呢？您和她一般兒不大懂事。

這少女並不下樓晚餐。因為有人要拿東西送去給她吃，她便隔着門說是不餓，並且因為她既然要靜養，所以也央求大眾讓她安息。那兩個少年人趁着十點鐘的火車走

了，彼此約定下星期四再來，於是侯爵夫人獨自坐在那洞開了的窗子跟前出神，耳中却聽着那游船者跳舞會的音樂隊，在這深夜的莊嚴的沈寂裏從遠處送來那陣跳躍的樂聲。

她爲戀愛而被人引動，並且被戀愛引動了，這正像我們爲馳馬或爲划船一樣；這時她得着了那些像一種疾病一般制伏她的突然而來的柔情了。這些狂熱一下就拴住了她，鑽到了她全身的裏面，依着牠們自身的性格是激昂的，強烈的，悲壯的或者情感式的，使她發狂，使她焦燥或者使她屈服。

她本是那些爲戀愛而生也爲被戀愛而生的女人之一。從很低的處所起身，而由她那幾乎從不知不覺之中因本能和天賦的巧妙手段所倚爲職業的戀愛，達到了現在的地位了，她接受金錢和接受乖乖一樣，自然，不待辨別，從一種並不推敲而簡單的方式如同動物所做的一般，使用她那被生活上的必要所逼成敏銳的卓爾不羣的嗅覺。許多的男人在她的懷抱中經過了，然而她爲他們，並沒有感受過一點柔情，却也沒有因

爲他們的緊緊擁抱而感受過一點厭惡。

她用一種安靜的漠然態度，熬受那些不相干擁抱，這正如同我們在旅行中，無論甚麼烹調都得嚙下是一樣的事，因爲人都應當求生活。但是，有時候，她的心和她的肉，都如同着了火似的，於是她便墜在一種不可形容的狂熱裏，這期間可以延續幾個星期或者幾個月，那却要看着她情夫的物質和精神兩方面的品格做條件了。

這些期間，都是她一生裏的美而雋的歲月。她帶着激昂和恍惚的態度，盡靈肉雙方的能力戀愛着。她如同世人爲淹沒自身和任其浮沈而跳入水裏一般，奮身跳入那戀愛裏，倘若至必要時，她未嘗沒有視死如歸之意，她醉了，癡了，以爲無窮地舒服。每次，她想像從沒有感受過甚麼和前次相同的事，並且倘若有人詢問她在夜晚仰觀星宿時所夢想的各樣男人究有若干，她一定很爲詫異。

莎瓦爾已經拴住了降伏了她的肉體和靈魂了。她這時正在那種完成的幸福，實現而固定的幸福的寧靜的頌揚境界裏想像他，被他的幻影和他的前途所搖動了。

一種從她背後出來的聲响，使她回顧。葛威荻正走了進來，她依然穿着白天裏的那套衣裳，但是現在，她的臉色是灰白的，她的眼，如同我們在疲倦達於極點之後所有的眼一般地射人的。

她靠住那開了的窗子的口邊，正在她的對面。

——我有話和你談，媽媽，她說。

那侯爵夫人不免驚訝了，於是瞧着她。她在利己主義的爲人母者的地位愛她，因她女兒的麗都而自負，——彷彿一個人因爲一種好命運才能麗都似的，她自身依然是過於美的，不必妬忌她女兒，她對於執行旁人給她所計畫的事是過於不關心的，然而她對於這種價值却絕不肯失去那自覺心。

她答道：

——我聽你說，孩子，有甚麼事呢？

葛威荻仔細觀察她的眼光，如同要猜度她的靈魂的內部似的，如同要了悟她自己



的言詞所將喚醒的感覺似的。

——聽罷。先頭發生一點非常的事。

——究竟是甚麼事？

——塞微尼先生向我說他愛我。

放心不下的侯爵夫人等候着。因為葛威荻不再說下去，她便問道：

——這句話，他怎樣說出來的呢？你仔細說明一下罷。

於是這少女用她所慣用的撒嬌姿勢，坐在她娘的腳邊，並且抓住他的雙手說道：

——他向我求過婚了。

奧柏蒂夫人表示了一個短促的驚訝動作，並且高聲說道：

——塞微尼？你真正地發癡了！

葛威荻始終絕沒有拿視線和她娘的面目相離，窺探她的意思和她的驚訝。她用莊

重的聲音問道：

——爲甚麼我是發癡呢？爲甚麼塞微尼先生不會娶我呢？

那侯爵夫人不免受窘了，支吾地說：

——你自己想錯了，這是做不到事。你沒有聽清楚或沒有懂清楚。爲你，塞微尼先生是太富了……並且他是太……太……巴黎式了，爲他的婚姻。

苒威荻慢慢地立了起來。她接着問道：

——但是倘若他像所說的一般愛我呢，媽媽？

她的娘帶着有點不耐煩的神情答道：

——以前，我以爲你年紀殼大了，智識殼用了，可以使你免除這些理想。塞微尼是一個徵逐式的人和一個自私自利的人。他祇會娶一個和他有相同的階級與相同的財產的人做妻子。倘若他向你求婚……那就是他要……那就是他要……

那侯爵夫人竟沒有說出她心中的疑團的那種勇氣了，於是緘默了一兩秒鐘，隨後才接着說道：

——瞧罷，不要來打攪我，快去睡罷。

於是這少女彷彿這時已經知道了她自己所需似的，低聲答道：

——是的，媽媽。

她和她的娘親了額，便安安穩穩地離開了。

她正要走出那門時，那侯爵夫人又叫她回來：

——你受了的暑氣呢？

——我本沒有甚麼。就是這件事害了我。

於是這侯爵夫人又加上幾句：

——以後我們不要再談這件事。但是，尤其你從今日起，把些時不要單獨和他踰在一塊兒，並且你儘管相信他決不會娶你，你聽清楚了嗎，他祇想……誤你。

她竟沒有能力，找到再好一些的字眼來表現她的意思。於是芮威荻便回自己的臥房去了。

這時與柏蒂夫人開始想像起來。

自從許多年，就在一種戀愛式的和富裕的安樂境界裏生活着，她早用盡心機，推開了那一切能驚擾她的，使她不安的或者使她發愁的反省。從來她沒有願意拿這個艾威荻的前途的變化盤算一下；以爲在那些困難臨頭的時節再去想像，決不算遲。她從她那種賣弄風情者的預料，明瞭地覺得她女兒祇能由一種完全不可靠的偶然遇合，由一種擁戴投機女人正位「中宮」的戀愛上的意外奇緣，才可以嫁得一個有錢的和真的上流社會人物。所以她並不打算這一層，並且要她去編製這些不和她本身直接有關的計畫，她實在太忙了。

艾威荻將來一定摹仿她娘所做的事。那末她會變成一個戀愛上的女人。爲甚麼不呢？但是這侯爵夫人却從來沒有得過這樣的勇氣，去盤算這件事在甚麼時候從甚麼方法實現。

然而現在，她女兒轟地裏一下，絕無準備地向她提出這樣一個令人不能答復的問

題了，強迫她對於一件這樣困難的，這樣微妙的，這樣在各方面都含危險性的，這樣使她的良心大起惶惑的，使世人因兒女問題應當表示的那種良心大起惶惑的事件，採取一種態度了。

她本有過多的天然詐僞，——近乎睡境矇矓的詐僞，但是，却不是全在睡境裏的，塞微尼的各項意匠決不能欺誑她一會兒，因為她從經驗上，認識了那些男人，尤其是這個社會的男人。所以，一經那幾個字眼，從荻威荻口裏說了出來，她幾乎不能自主地高聲說道：『塞微尼，娶你嗎？你真是發癡了！』

他怎樣用了這個老法子呢，他，這個跳皮的，這個滑頭，這個專心於酒食徵逐的男人？現在他要怎樣辦呢？而對於她，那女孩子，怎樣格外清楚一點去通知她呢？去保護她呢？因為她不能放任她去鬧甚麼大笑話。

誰也偶然會相信這個年齡已近成人的女孩子，依然是這樣胸無城府，這樣智識不足和這樣不機警嗎？

侯爵夫人置身於優柔不斷的和因反省而已疲倦的境界裏了，她極力思索所應做的事，然而絕無所得，因為這環境對於她，彷彿真地有無窮的障礙。

末了，她竟被這些煩惱所困了，便決定一個主意：

——算不了甚麼事！我就就近監視他們，斟酌情形去辦。倘若在必要時，我可以和塞徹尼談一下，他是精細的，不待詳言便懂得我的意思了。

她却不盤算她所要對她說的以及他所將答復的，也不盤算那一種的契約可以在他們的中間成立；但是她以為這件事不待得到解決便使她寬心，總算是舒服的了，於是便想像那個偉而俊的莎瓦爾了，她出神地望着天空，側身向右面瞧着，向那在巴黎高處掩映而像霧一般的微光瞧着，她用雙手向這座偉大的都城送吻，送一些由她擲在這黑暗中而前後相繼不計次數的吻；並且，很低地如同她依然還同他談着一般，喃喃地說：『我愛你！我愛你！』

(註)孟第爵 Mondio 爲拿破侖三世之妻歐琴皇后的姓，她是西班牙人。

### 第三節



威狄也沒有睡。她像她的娘一般，在窗口上支起胳膊恁着，於是那眼淚，她那些第一遭含愁的眼淚，充滿她的眼眶了。

自從她有生以來到現在，一逕是在這那率直而安閑的少年快樂境界裏長大的。爲甚麼她會思慮，想像，追求呢？爲甚麼她沒有做成一個像一般少女們一般的少女呢？爲甚麼一種遲疑，爲甚麼一種畏懼，爲甚麼一些因遲疑而生的難堪想像，都會到了她心上來了呢？

她彷彿無論對於甚麼，都有相當的智識，因爲她的神氣，甚麼都能談談似的，因爲她早已得着了那些在她四周生活的人的那種舉止，那種風度和那些敢於出口的字眼。但是她之所知，却不比一個在教會女學受過教育的女孩子多一些，因爲她的大胆的論調，是由她的記憶力，由婦女們所固有的這種摹仿上的和剽竊上的能力而來，決不是由於一種有智識的思想取得的，並且因此而成氣壯的。

她像一個畫師或一個音樂家的兒子，在十一二歲年紀談論圖畫和音樂一般，談論戀愛。她知道，或者不如說她很疑慮到這個名詞所藏的甚麼樣的一種秘密，——因為以前有過一些過多的戲謔，在她跟前被人低聲談論過，而却以為她的年幼無知不甚避忌——但是從這一點，她怎樣便能敲斷定一切的家庭不和她的這一個相類呢？

許多人用過一種明瞭的恭敬態度，給她的娘親過手；她們的朋友們，全部都有頭銜；都是或者都像是有錢的；對於皇族的王爵，都親密地以名字相稱。並且有兩個國王的兒子，在夜晚到這侯爵夫人家裏，來過了好幾回！她又怎會早知道呢？

並且還有一層，她自然是胸無城府的。她不甚思索，她絕不像她的娘一般預測那些來往的人物。她安靜地生活着，若是要她顧慮那種使那些寧靜一些的生存者，有深思遠慮一些的生存者，沈毅一些的而不甚意氣發揚不甚興高彩烈的生存者所認為可疑的事而生活，她就不免過於快樂了。

但是現在幕地裏一下，寒微危用的幾個使她莫名其妙而認為惡劣的字眼，竟在她



心裏始則喚醒了一種突如其來而不及推想的不安，繼而揭出了一種使人懊惱的恐怖了。

她已經回來了，她早已彷彿一隻受傷的鳥雀似地逃走了，在事實上，她誠然被那幾句她所不斷地述着以求意義以測輕重的話所傷了：『您很明白在我倆的中間不能有婚姻之說……但是談點兒戀愛。』

他算是說了甚麼呢？並且爲甚麼用了這種糟蹋人的話呢？她對於某一種事，某一種秘密，某一種羞恥，果然是不知道的嗎？果然祇瞞着她一人嗎？但是甚麼事呢？她這時如同世人發見了一種潛伏的羞辱，那種由一個親愛的生存者所造違背大義，一種使您發狂的傷心之事似的，惶惑萬分地一直躺在地下了。

並且她因恐懼和疑團的傷痕，便推想，攷慮，哭泣。隨後，她那年輕而快樂的心靈，却明朗了，於是專心預備布置一件冒險的事，編造一件從她讀過的那些詩意小說的回憶所構成的反常而有悲劇意味的境界。她想起了一些使人惶惑的變遷，一些被她

混合涉及本身並且使之增光的憂鬱而使人嘆息的歷史。

她已經不傷心了，她在夢境裏想着，她揭開那些黑幕，她揣度那些不可信的複雜情形，成千累萬的罕見的可怕的然而因其新奇竟能引人入勝的事。

以前也許她本來是一個王爵的私生女嗎？她這位始則受亂終乃見棄而被某一個國王——也許是意大利王——封爲侯爵夫人的娘，從前是因爲家庭的暴怒而潛逃的嗎？

或者她莫非本來是一個被她的父母，她那很尊貴很有名望的父母所棄的孩子——不名譽的戀愛之果，——在後來被這位撫養她教育她的侯爵夫人所收容的嗎？

許多其他的揣度，又在她的思想中穿過了。她全憑自己的好惡，去做承認或否認的準則。想到了處於亦喜亦憂的境界裏，自覺大受感動，尤其是想到了自身化爲一種可以自白而採用一個名貴莊嚴態度的小說式的女英雄，頗爲滿意。於是想到了她應付那猜度上的變化所將使的身手。她泛泛地看見這身手和司克利伯先生的或桑德夫人的書中人物的身手是一樣的。他——這人物——是由忠誠，高岸，克己，聰明，和藹而

長於言詞的各種品德而成。她那不固定的本性，幾乎因這種新的地位而自樂了。她一巡躡到傍晚時，完全在她所將要做的事情上面考慮，尋覓怎樣得個訣竅，去採取那侯爵夫人的真像。

於是在那合宜於悲劇式的環境的黑夜繼着白天而來時，她竟捏造了一種簡單而陡來的狡獪手段去達她的志願；這就是告訴她的娘，說塞微尼向她求婚了。

對於這件新聞，受驚的奧柏蒂夫人，自然會無意地漏出一兩個字，一種可以在她女兒頭腦裏放射一道光明的叫號。

這樣一來，於是艾威荻可以立刻成就她的計畫了。

她期望一個因駭怪而生的爆發，一種因愛情而生的洩漏，一種充滿着動作和眼淚的心腹之事。

但是她的娘聽見了那件事情，僅僅彷彿是不耐煩，並沒有多大的驚訝和駭痛；然而從她所用以答復她女兒的那種忸怩的，不悅的和含糊的論調看來，艾威荻忽然明白

了這種女性的欺騙和狡獪了，悟到了不宜盤詰，悟到了那神祕另有本源，悟到了若要說明內容更使她難受，悟到了應當獨自揣測，於是便回到自己的臥房裏來了，挹鬱憂悶，完全被一種真的惡運的恐怖壓伏住了，却沒有確定地知道這種感觸從何處爲何事而降到她身上來。她在窗口支起胳膊哭着。

她哭了多時，現在，甚麼也不推想，甚麼另外的發明也不尋覓；於是，漸漸地被困乏壓伏了，便閉上了兩隻眼睛。她在這種失去了那解衣和就榻的氣力的感倦憊者的困人磕睡裏，在這種沈重而陡被急呼震醒的磕睡裏，打了幾分鐘的盹，隨便拿兩隻手遮住自己面目。

她一直到黎明時的涼氣冰着她而壓着她離開那窗口時，才上床去睡。

她在第二天和第三天，依然保留着那謹慎和惆悵的態度。他心中做着一種不停止而迅速的工作；一種反省的工作；她學上了窺探，猜度和推想。一種尚在泛泛間的微光，彷彿從一種新的方式，給她照見了那些圍着她的人和物；於是她心上起了一種猜

疑，對於無論何人，對於她素所信服的，對於她的娘，都處於防範的地位了。一切設想，她在這兩天裏，都尋到了。她審度了一切可以做得到的事，於是用她那愛變更而無分寸的本性的迅疾態度，置身在那些極端的解決方法裏。星期三那一天，她決定了一個計畫，那竟是一種約束隊伍的規則和一種偵探式的制度。星期四早上，她一經起床，便決然拿定主意：自身要比一個巡警還得狡詐一些，而無論對於誰都取戒嚴手段。

並且她決然用「我獨自」這三個字做格言，於是她極力尋覓了點把鐘，要如何準備，才使這三個字收到好的效果，牢記不忘。

沙華爾和塞微尼，在十點鐘光景都來了。這少女安然用謹慎的態度和他們握手，並且用一種雖屬莊嚴究竟親熱的聲音說：

——早安，豈惹好嗎？

——早安，小姐，不壞，您呢？

他偷眼瞧着她，一面獨自想着：

——她今日要和我串一齣甚麼戲呢？

那侯爵夫人挽住了莎瓦爾的胳膊，他便去挽着荻威荻的，於是他們開始繞着那草地散步，在那些大樹和矮樹的後面，時隱時現。

荻威荻帶着一種慎重而沈思的神情走動，瞧着小徑上的沙子，彷彿祇靜聽她的伴侶所說的，而不甚加以答復。

忽然她問道：

——您真地是我的朋友嗎，荻威？

——自然，小姐。

——但是這一層，真地，的確是真地裏頭的真地嗎？

——完全整個是您的朋友，小姐，無論肉體和靈魂。

——一逕到那連一回謊話都不說的地位嗎？

——就是兩回也可以的，倘若應當那樣做。

——一逕到那向我說那完全真像的地位，那種整個的醜醜真像的地位嗎？

——是的，小姐。

——既然如此，在您的心裏，在您的心坎兒裏，您覺得克拉瓦勞王爵怎樣呢？

——哈！魔鬼！

——您看得清楚您已經預備說謊嗎？

——沒有看見，但是我找我的字眼，一些很正確的字眼，上帝，克拉瓦勞王爵是一個俄國人……一個說俄國話，在俄國生長，也許有一張到法國來的俄國護照，而姓名頭銜都不實在的俄國人。

她深深地向他注視：

——您想說這是個？……

他遲疑了一下，隨後，毅然決然說：

——一個心術不端的人，小姐。

——謝謝您。那末華雷禮都尉也未見得多值分文，對嗎？

——您已經說了。

——那末貝衛臬先生呢？

——這一個却是另外一件事了。這是一個上流社會的人……外省來的上流社會的人，正經的……在某種限度以內……但是僅僅有點憔悴……因為以前的生活過於不規則……

——那末您自己呢？

他並不遲疑地答復道：

——我嗎，我是個世人所謂「行樂者」那樣一個人，一個好人家的孩子，本有聰明，却因尋覓字眼而枉費掉了，本有好身體，却因行樂而受損壞了，也許本有價值，却因無事可幹而消散了。現在我所剩下的幸運，就是生活上的某一種經驗，一種絕對



破除成見的觀念，一種對於人類的——包涵女人在內的大規模的蔑視，一種對於我自身行爲的無用處所的深刻的情感，和對於一般卑賤行爲的寬大的容恕。然而我有時還有點兒信實，如同您現在所看見的似的，並我也能穀感人，您將來也會看見。有了這些短處和這些長處，我現在靜聽您的號令，小姐，無論精神上或物質上無不服從，一心祇候您隨意指使，現在。

她並沒有一點兒笑容了；祇靜聽着，一面推敲那些字眼和意義。

她說：

——您以爲拉糜子爵夫人是怎樣一個人呢？

他活潑地說：

——我央求您許我對於這些婦女們，不發表我的意見。

——無論對於那一個都不加以批評嗎？

——無論對於那一個都不加以批評。

——那末，這就是您有很壞的判斷對於她們……全體。想想罷，您覺得一個例外都沒有嗎？

他用那個幾乎常在他臉上流露的高傲神情冷笑着；末了他用這種恃爲一種實力一種武器的粗豪大胆說道：

——自然那些在目前的人物，應當放在例外。

她的臉微微地紅了起來，但是用一個極寧靜的態度說：

——既然如此，那末您以爲我是怎樣一個人呢？

——您要嗎？可以。我以爲您是一個有大明察有大謀略的人物，倘若您還要進一層說，那就是一個有大謀略上的明察的人，長於顛倒玩弄，拿傍人開心，掩飾自己的意思，標起自己的高調，然而自己却不性急……祇等候變化。

她問道：『都在這裏嗎？』

——都在這裏。

於是她用一種嚴厲的莊重態度說：『我將來要使您變更這個判斷，豈。』

隨後她走近她娘的身邊，這一位却正低頭緩步走着，那種疲倦的態度，就是我們在散步時候，低聲談論那些很親密和很愉快的事所用的。她向前面緩進，一面却用傘尖在小徑的沙子上畫一些圖形——也許是一些字母，並且不瞧莎瓦爾而談着，她緊緊貼着他的身邊長久地從容地談着。苡威荻忽然拿眼釘住她，於是一個疑團——一個空泛的連她自己都不能說明而近乎懷疑的感覺——像那被風推送的雲影在地面上經過一般，在她的思想裏經過。

那座報午餐的小鐘響了。

這頓午餐，是緘默而幾乎黯澹的。

那時的天色，彷彿像世人所說的一般，在空氣裏面有點兒風暴。一些不動的大塊黑雲，如同在天空潛伏着似的，沈寂而凝重，但是其中裝滿着颶風。

他們剛好在涼台邊喝了加非，那侯爵夫人便問道：

「喂！小鳥兒，你今天要和你的朋友塞微尼去散步嗎？這真是在樹陰裏乘涼的天氣。」

葛威荻向塞微尼迅速地瞧了一下，但是立刻又拿眼光移開：

——不要，媽媽，今天我不出去。

侯爵夫人露出反對的神情，她堅持地說道：

——你去走一趟罷，孩子，這於你很有益處。

於是葛威荻用一種急促的聲音說：

——不去，媽媽，今天我蹲在家裏，並且你也明白是爲着甚麼，那天晚上我早已對你說過了。

奧柏蒂夫人一心祇希望能穀單獨地陪着莎瓦爾，早已沒有想起這層。現在她不禁臉紅了，迷惑了，給自己著急了，一點也不知道要如何才能穀自由自在的蹲一兩個鐘頭，她口吃着說道：

——真的，我剛才簡直沒有想到，你說的不錯。我不知道我的心到那裏去了。

於是葛威荻拿出那塊她所稱爲「公開的敬禮」而每年祇在無聊的日子裏拈弄五六次的那塊綉花活計，在她娘身邊的一張矮椅上面坐着，至於那兩個少年男子，却在兩張帆布折椅上吸着雪茄。

光陰就在一陣無精采而不住地間斷的談話裏流着，那個心中焦躁的侯爵夫人，向莎瓦爾丟了些失望的眼色，尋覓一種藉口，去推開她的女兒。結果，她懂得她不會成功，竟不知道要用那樣的巧計了，她向塞微尼說道：

——您可知道，公爺，我今晚要留住您兩位嗎。明天，我們到沙杜村的敷賴司飯莊去用午餐。

他懂得她的意思，微笑了一下，於是略略地鞠着說道：

——遵命，侯爵夫人。

午後的日子，是慢慢地不舒服地在那欲來的風暴的威嚇之下挨過的。

晚餐的鐘點看看到了。那陰霾的天際，充滿了重滯的雲堆兒。絕無一點兒微風在皮膚上拂過。

那晚餐也是沈默的。一種拘束，一種不自在，一種空泛的恐懼心，彷彿使這兩對男女都啞化了。

那些餐具撤去了之後，他們便在簷前的涼台邊坐下，僅僅祇在那些長的間歇裏談論幾回。天色完全是黑夜了，悶的真使人難於呼吸。陡然一下，那天空被一道莫測短長的火練撕破了，這火練用一陣使人目眩而灰白的光，照耀着這四副已經隱沒在黑暗裏的面目。隨後，一陣遠來的響聲，一陣鈍弱而儼如一乘車子過橋的響聲，在地上經過；於是彷彿那空中的溫度增加了，空氣也陡然更使人氣悶了，夜間的沈寂現象，愈見深邃了。

葛威荻立了起來，她說：

——我去睡覺，風暴使我害怕。

於是她拿額頭伸到侯爵夫人的嘴邊，拿手伸給那兩個少年男子，隨後便走開了。

因為她的臥房，正在這涼台上面，所以一株種在門前的高大栗樹的枝葉上，立刻就顯出了一種綠色的光，塞微尼却拿自己的視線，留在這叢似有人影於焉經過的密葉裏的微光上面。但是那陣光忽然熄了，奧柏蒂夫人長嘆一聲。

——我的女兒睡了，她說。

塞微尼立了起來說：

——我也要去照樣做了，侯爵夫人，倘若您允許我。

他吻過了她伸給他的那隻手，於是也走開了。

於是她單獨地在黑暗裏和莎瓦爾相伴。

立刻，她在他的懷裏了，抱着他，擁着他。隨後，他雖然極力攔阻她，她却跪在他的跟前一面喃喃地說：『我想在閃電的光裏瞧瞧你。』

但是艾威荻在熄了蠟燭之後，便赤着雙腳，像一條影子一般重新溜到窗前的露台

邊，於是側耳靜聽，這時她已經被一個痛心而隱約的疑團所毀傷了。因為這地方正是那涼台的頂上，所以她並看不見甚麼。

除了一陣喃喃之聲以外，她甚麼也聽不出來；而她的心房的跳躍，竟強到使她的聽官裏充滿了聲響。一合窗門在她的頭上關閉了。所以知道塞微尼已經升到三樓。那末，她的娘是單獨地和莎瓦爾相伴了。

又來了一道拿天空割而爲二的閃電，牠逼着她所認識的這個全幅兒的風景，在一陣強烈而猶惡的光明裏顯了一刹那；於是她望見了那條色如青鉛熔汁的河，彷彿和我們夢見的虛無世界的江流一樣。立刻一道聲音，在她的下層說道：『我愛你！』

末了，她絕無所聞了。一陣異樣的毛髮悚然在她身上經過，而她的靈魂在一種醜惡的疑駭境界裏漂泊着。

一種凝重而無止境的沈寂，在宇宙間展開了。她幾乎不能呼吸，胸部被甚麼不可名狀而使人駭絕的東西壓迫住了。另外一道閃電，彷彿使空間發了火，拿天空照耀了



一會兒，隨後另外又有一道，幾乎立刻接着就來，隨後，接着還來了許多道。

末了，她所久已聽見的那聲音漸漸高了起來，重疊地說：『哦！我真愛你！我真愛你！』而亥威荻却清楚地認識牠，那聲音，她的娘的。

一大滴的溫涼參半的水掉在她的額頭上，而一陣幾乎不會察覺的小動搖，在那些樹葉叢中發生，雨的波動已經開始了。

隨後，一陣喧聲從遠處奔馳而來，一種混亂的喧聲，如同那陣在樹枝間穿過的風聲一樣；這就是那種在地上，在水上，在樹上像匹練一般傾注的狂雨來了。頃刻之間，她的四周都有水流動了，那水蓋着她，濺着她，像洗澡一般淋透了她的身體。她絕不動彈，僅僅祇想像旁人在涼台上所做的事。

她聽見他們立了起來，和他們上樓之後各人分別到了各人的臥房裏。幾張門在這住宅的內部關閉好了；於是這少女從了一種使她發狂使她受苦而不可抵抗的「求知欲」的命令，走下了那扶梯，從容地開了那合對着園裏的門，在狂雨之下穿過了那草

地，便跑到了一堆大樹叢裏藏躲起來，去瞧那幾個窗子。

祇有一個是有燈光的，她的娘的那一個。隨後，忽然有兩個人影在那窗子的有光的正方框兒上出現了，兩個並立的人影。隨後，這兩個人影互相接近，合而爲一了；末了，一道新來的閃電，向這房屋的正面射出了一道迅疾而炫目的火光，她便看見了他們正用胳膊箍住項頸接吻。

於是她不禁狂駭了，便不待思索，不知道自己所作何事，盡力用一種尖銳無比的聲音狂叫一聲「媽媽！」如同世人向同類報告一種生命上的危險似的。

她那種失望的呼號，在那嘈嘈的大雨聲裏消滅了，但是那一對互相箍住的人兒，却因心中不甚自在已經彼此分開。末了，有一個人影兒不見了，而其他的那一個，正極力想從這園中的黑暗世界裏，辨別一點兒東西。

於是因爲恐怕遇見她的娘而爲其所捉住，葛威荻便向房屋裏飛跑，急急登樓，一面却拖帶了一些水進來，任其在樓梯上滴了下去，末了她走進臥房拿門關上，決定無

論爲誰都不開放。

末了，她不待脫下那些濕透了而粘在身體上的衣裳，便合掌跪在地上，從她的憂危境界裏，懇求甚麼超乎人類的保護，從天上來的那種神祕援助，世人在痛哭和失望裏所高呼的那種不可名狀的援助。

閃電向她的臥房，一陣一陣射入許多道的青而白的光，於是她忽然從衣櫥上的大鏡子裏面，看見了自己那些凌亂潮濕而異樣到不能自識的頭髮。

她這樣挨了多時，一逕到那風暴去了還沒有注意。那雨停住了，一點兒微光，佈在那尙爲雲所遮掩的天上，一陣淡薄而清新的涼氣，一種潤濕了的草木所生的涼氣，從那洞開的窗口走了進來。

苒威荻立了起來，脫下了她的那些軟而冷的衣裳，絕不憶及自己做過的事便上床了。隨後，她瞧着那微露的黎明之光出神。隨後，她又哭了一場，隨後，她想像着。她的娘！一個情夫！甚麼樣的羞辱！但是她看過多少的書，其中有一些婦女，並

且有許多是爲人母者，在書的末篇都是這樣地失了勇氣，她正不必以自身被一種和她那些讀物裏的一切悲劇相同的悲劇所籠罩而過於驚訝。她那第一遭的傷感的激烈，那個襲擊的殘酷的駭人狀況，已經在模糊的記憶裏，略略減輕了那些那樣悲憤的地位。她的思想，早在那些被小說家用吟詩的手段所引來的那樣悲憤的偶然上盤桓，於是這個駭人的發明，在她心裏，漸漸像是從昨天開場的甚麼小說欄裏的那種天然的連續記載了。

她自言自語：

——我要救我的娘。

末了，因爲這種英雄式的決心，幾乎神志清醒，她覺得自己有氣力了，長大了，立刻預備去犧牲去奮鬥了。於是她在那些應當使用的方法上思索。一個唯一的方法合了她的意思，那就是那和她的小說式的本性相近的。末了，她便像一個戲子預備那齣將要表演的戲一般，預備了自己的將要和那侯爵夫人所開的談判。

日光已經上來了。僕人們在房屋裏往來工作。那女侍端着一份可可茶進來，苡威叫她拿茶盤擱在那桌上並且說道：

——您去告訴侯爵夫人，說我不舒服；說我要等那兩位先生去了才起來；說我昨晚沒有睡；說我央求旁人別來打攪我，因為我要勉強休息。

那女侍不免驚訝，瞧着那些透濕而像一堆舊布一般墜在地毯上的衣裳出神。

——小姐出去了一趟嗎？她說。

——不錯，我為乘涼，在雨裏頭散過步了。

於是那女侍拾起了那些弄髒了的衣裙鞋襪；隨後，她用一些帶厭惡的小心，拿這些像網子一般透溼的衣裳搭在胳膊上走了。

苡威知道她的娘一定會來，便等候着。

那侯爵夫人進來了，原來她在聽見了那女僕所說的開頭幾個字之後便從床上跳了起來，因為自從聽見了黑暗裏的那一道喊「媽媽」的尖銳的叫號，她便懷了一種疑

慮。

——你有些怎樣？她說。

「艾威荻瞧着她口吃地說：『我會經……我會經……』隨後她因為被一種陡來而不可抵抗的感觸所制服，便開始嗚咽了。

那侯爵夫人驚訝起來，重新又問：

——你有些怎樣，究竟？

這少女忘了她那些計畫和她那些言詞了，於是便拿雙手遮住了面龐，吞吐地說：

——唉！媽媽，唉！媽媽。

奧柏蒂夫人呆呆地站立那床的跟前，雖然感動過深不能懂的明白，但是從那種給她產生實力的敏銳本能，已經幾乎全部猜着了。

因為艾威荻為眼淚所咽，不能發言，她的娘末了便有點不耐煩，並且感到了一種可怕的說明就會實現，於是急促地問道：

——想想罷，你能拿你不舒服的樣子告訴我嗎？

葛威荻極力鎮靜，勉強說道：

——唉！昨晚……我曾經看見了……你的窗子。

那侯爵夫人的臉色成了慘白的了，她清朗地說道：

——哦！怎樣呢？

那少女一逕在哭聲裏連着說：

——唉！媽媽，唉！媽媽。

與柏蒂夫人的恐懼和不自在，這時已經變而為憤怒了，她拿肩頭聳了一下，於是

轉身預備走開。

——我真相信你發痴了。且到這事情過了，你再告訴我罷。

但是這少女忽然拿她那副熱淚淋漓的面目，從自己的雙手裏伸了出來。

——不行！……聽我說呀，……我應當現在和你說……聽我說呀，……你會誤我

的事……我們倆一同離開這裏，極力走遠些，到一個鄉村裏去過鄉村婦女的生活罷：這樣一來，沒有一個人會知道我們的變化！說呀，你肯嗎，媽媽？我請你這樣做，我求你這樣做，你肯嗎？

這侯爵夫人驚駭住了，呆呆地站在這臥房的當中。這時她那種下流人脾氣來了。隨後，一種恥辱，一種爲人母者的羞惡之心，同一種空泛的畏懼情感以及一種戀愛被人威脅的熱中婦人的激怒，通通湊混在一處了，她渾身發抖，預備要求原諒或者大發雷霆。

——我懂你的意思，她說。

葛威荻答道：

——我看見了你……媽媽……昨晚……再不應當……倘若你知道……我們倆要一同離開這裏……祇要你能設忘記……我一定會愛你……

奧柏蒂夫人用發抖的聲音說：



——聽我說罷，孩子，世上有許多你還不懂的事。既然如此……千萬不要忘記……千萬不要忘記……我禁止你……再給我談……這些事。

但是這少女忽然採用她所預備担任的那個救護者的職務了，所以便說：

——不對，媽媽，我現在不是一個小孩子了，並且我有知道的權利。既然如此，我知道我們接待一些名譽不好的人，一些心術不端的人，我也知道傍人因為這些事不敬重我們。我還知道另外的事。既然如此，再不應當了，你聽見了嗎？我不願意這些事。我們要離開此地；你可以賣掉你那些珍珠寶貝；我們至必要的時候可以做工，於是我們可以過正經女人的生活，在一個很遠的地方。倘若我找到一個可以嫁的人，那就更好。

她的娘用生氣的眼光瞧着她，一面答道：

——你發痴了。你起來到下面和大家一同用午餐罷，這是討我的歡喜的。

——不行，媽媽。有一個人我不願意再和他會面，你自然懂得我的意思。我要他

走，不然那走的就是我了。你可以在我和他之間選擇一個。

她這時在她的床上坐了起來，並且拿聲音提高了，如同在舞台上說話一般地談論着，她已經在她所夢想的悲劇裏神往了，而幾乎忘掉了她的傷感，祇專心去記着自身的使命。

這位呆化了的侯爵夫人，接着又述了一遍：『你真地發痴了……』另外却找不着可說的話。

莫威荻用一種舞台式的毅力說：

——不然，那漢子非走不可，否則就是我走，因為我決不會示弱。

——那末你往那裏走呢？你去幹甚麼呢？……

——我不知道，這於我沒有多的關係……我所要求的，就是我們要做正經女人。這個再來一趟的名詞——正經女人，却使侯爵夫人對於她的女兒動了一種激怒，

於是高聲說道：

——不許做聲！我不准你對我這樣說話。我像傍人一般兒有價值，你聽見嗎？我是一個賣弄風情的女人，這是合乎事實的，並且我因而自豪：那些正經女人，在我看來並沒有價值。

躺下了的威威藉瞧着她；隨後吞吐地說：

——唉！媽媽！

但是侯爵夫人愈見激怒了：

——喂！是的，我是一個賣弄風情的女人。此外的呢？倘若我不是一個賣弄風情的，我，那末你今天大概是一個廚房裏女工，你，如同我往日一樣，於是你可以做三十銅元一天的零工，給人家洗洗杯碟和到肉店裏來往，你聽見嗎，倘若你逍遙一下，那末你的女東家就拿你攆到門外了；然而現在你却鎮日裏逍遙着，因為我是一個賣弄風情的女人呀。道理就在這裏。倘若一個人不過是一個女工，一個帶着五六十佛郎的蓄積的可憐的女子，却又想不捱餓，那末就應當知道逃出生苦境；世上並沒有第二個法

子，爲我們，並沒有第二個，你聽見嗎，倘若一個人是一個女工！我們不能因官職或因交易所集點家產。我們除了我們的身體以外，一無所有，身體以外，一無所有。

她如同一個懺悔者自白一般，拍着自己的胸部，臉紅氣盛地向着她女兒的床前走去：

——真是倒運，一個人做着美貌女子時，應當以此謀生，否則非畢生熬受貧苦不可……畢生……沒有選擇。

說到這兒，她陡然回到她的理想上了：

——她們却免除了這一層，那些正經女人。然而賤貨也就是她們，你聽見嗎，因爲並沒一點東西強迫她們。她們有錢，這就是過活和行樂所需要的，誰知她們却因爲不道德的作用而招惹男人。賤貨真就是她們呀。

她已經站在茵威挾的床邊了，這個惶惑萬分的少女，竟想高呼「救命」和奔逃，而結果却像那些被人責打的孩子們一般放聲大哭了。

侯爵夫人不做聲了，瞧着她女兒出神了，她看見她女兒因失望而近乎癡顛，覺得自身深受悲傷，懊悔，軟化，憐憫所感動，於是張臂仰在床上一面開始痛哭了，隨後她吞吐地說：

——我可憐的孩子，我可憐的孩子，倘若你知道你使我傷心！

於是她們母女倆一齊哭了多時。

隨後侯爵夫人的傷感沒有延續力了，她便慢慢地起來。末了低聲向她女兒說：

——瞧罷，小鳥兒，本是這樣的，你要怎樣呢？現在，我們在這裏頭一點也不能變更。對於生活，應當照牠的來勢去主張。

她繼續哭着。這次的打擊，來的太猛太促，使她沒有反省和恢復原狀的能力了。

她的娘接着說道：

——想想罷，趕緊起來去用午餐，使別人甚麼也不覺得。

這少女不能說話了，祇搖頭表示不願；末了，從一種充滿着嗚咽的聲音，慢慢地

說道：

——不行，媽媽，你得知道我所向你說的，不會變更意見。在他們未走以前，我不會離開我的臥房。這班人的裏頭無論是誰，我都永不願意看見。倘若他們再來，我……我……你就不會再看見我了。

侯爵夫人擦了擦她的眼睛，因感觸而覺倦乏了，末了，喃喃地說：

——瞧罷，仔細想想罷，放懂事一點罷。

隨後，歇了一兩秒鐘又說：

——對的，你在午前休息一陣，自然好一些。午後，我再來看你。

於是她在和她的女兒吻額之後，便出了臥房給自己梳裝去了，她已經寧靜了。

亞威蕪一經她的娘出了臥房的門，便從床上走下來去拿那門栓好，以免有人來打攪她，隨後便開始來反省一切。

那女僕在十一點鐘的時候來叩門，並且隔着門問道：

——侯夫人叫我來問小姐短不短甚麼，和小姐午餐要甚麼……

葛威荻說：

——我不餓。我祇央求傍人不來打攪我。

末了她便在床上休息着，如同她得了大病似的。

在三點鐘光景，有人又來叩門。她問道：

——誰？

這回却是她娘的聲音：

——是我，小鳥兒，我來看你這時是怎樣的。

她遲疑着。她怎樣去辦呢？她拿門打開，隨後，仍然再睡下了。

侯爵夫人走到床邊，如同給一個養病的人說話一般，用很低的聲音說：

——喂，你覺你怎樣呢？你不要吃一個雞蛋嗎？

——不要，謝謝，一點都不要。

奧柏蒂夫人在床邊的一張椅子上坐着。母女倆相對無言，末了，因為那少女絕不  
動彈，她便問道：

——你不要起來嗎？

荻威荻答道：

——要起來，等一會起來。

隨後，她用一種莊重而遲緩的神情說：

——我思索了多時，媽媽，聽罷，……聽罷，我的解決的方法是這樣的。過去的事是過去的事了，不必再談。但是未來的事，却要兩樣才好……否則……否則我知道那些留給我去做的事。現在，這一切應當立時結束。

那侯爵夫人知道這種說明已經終止了，便覺心上漸漸不甚耐煩。鬧的太過度了，現在。這傻丫頭應當早就知道。她始終絕不答覆她的女兒，祇又說道：

——你現在起來嗎？



——起來，我已經預備了。

於是她的娘給她盡女侍的職務，給她拿襪子，拿腰甲，拿短裙；隨後，抱住她吻着。

——你願意在晚餐前去兜一個圈子嗎？

——願意，媽媽。

她們到河邊散步去了，祇談了點兒極平凡的事。

第四節

# 第

二天一早，苡威荻單獨地一人走到了塞威尼給她讀那本蟻族史的地方坐

着。她向自己說：

——我在沒有得到一個解決的方法以前，決不離開這裏。

在她的眼前，脚跟前，那水流着，那種在急流部分有旋紋有迴流的水，在一陣無聲的奔逝裏帶着一些深沈的水渦兒不斷地流着。

她已經觀察了那環境的各方面和這從中突圍而出的法子。

倘若她的娘不從自覺心上遵守她向她提出了的條件，她怎樣同她到一個遠的地方去躲藏呢？

她本人很可以單獨離開……逃走。但是那兒呢？怎樣地離開呢？靠甚麼生活呢？

做工嗎？做甚麼工作呢？她去托甚麼人給她找工作呢？並且那些女工人的，平民女兒的，黯淡而卑屈的生活，在她心上彷彿是略帶羞慚和不甚名譽的。她便想使自己做個家庭女教師，如同那些小說裡的青春人物一樣，於是可以使自己被愛了，隨後使那個家庭裏的小主人娶了去了。但是倘若這家庭的主人翁憤然大怒，責備她偷了他兒子愛情，那末就要她本是一個大家女兒，才能穀穀傲然說『我姓與柏蒂，名威』  
『威。』

這却是她做不到的事。並且這依然是一個平凡的老法子。

那女修道院也不見得好一些。尤其，她對於女修道士的生活，素來絕無羨慕的意思，祇有一種偶然發見而立刻便消滅的憐憫。一經成了這種人，誰也不能做那救護者從中拿她娶了出來！沒有一個男子的援助是能穀接受的了，沒有可以實現的出路了，沒有確定的解圍之策了！

並且她所願意要的，是一種有勇氣的至大至剛而可供模範之用的辦法；於是她決

定以死對付。

她冷靜地一下決定了這一層，如同決定一個短期的旅行問題似的，沒有思慮，沒有目覩死亡，沒有了解這是那個沒有更始的結束，這是那個沒有歸期的出發，這是那個和入世和生命的吞聲長別。

她用那種熱烈而幼稚的感情的輕忽態度，直接地準備這種走極端的結束了。

於是她便在她所使用的方法上想像着。但是一切的方法，在她看來彷彿都是一種困難的和靠不住的行爲，所以另外探求一種相反的激烈施行方法。

她很快地拒絕了使用匕首和手鎗，這些傢伙祇可以使她受傷，使她殘廢或者損壞她的面貌，並且非有一隻富於經驗而很穩確的手不行；用繩子嗎，太平凡了，那是窮人的自殺，可笑而不美；投水嗎，她不幸又深知游泳。所以剩下來的，祇有服毒的一途，但是那一種毒藥呢？差不多無論那一樣都會使人疼痛，都會使人吐嘔。她却既不要疼痛，也不要吐嘔。末了她便想到哥羅仿了，因為她在一張報紙的瑣聞欄裏，看見

過一個少婦如何用這法子斷絕呼吸。

於是她立刻因這解決而生了種喜悅，一種心坎兒上的驕傲，一種自得的感想。傍人可以看出見她是個甚麼樣的人和她有甚麼樣的價值。

她回到布奇瓦村去了，隨後便到那村裏的藥房裏，討了一點兒哥羅仿去醫牙痛。那藥師本來認識她，給了她一小瓶的這種麻藥。

接着她步行而到十字洲，又弄到了一小瓶毒物。她又在沙杜村弄到了第三瓶，在呂伊村弄到了第四瓶，回到了家裏，午餐已經過時了。在這樣的奔走之後，她真的很餓了，用那種因運動而枵腹的人的快活樣子，吃了很多的東西。

她的娘看見她這樣飢餓，自然舒服起來，結果覺得自身寧靜了；她在離開餐棹時向她說：

——我們所有的朋友們，都會在星期日到這裏來逛一天。我已經邀了王爺，都尉和貝衛桌先生。

艾威荻的面色略略白了一點，但是一個字也沒有回答。

她幾乎立刻便出去了，走到車站買了一張車票到巴黎。

在這整個兒午后的光陰裏，她由這家藥房走到那家藥房，向每家買幾滴兒哥羅仿。

她在傍晚時回到家中，衣袋裏早被這些小瓶子塞滿了。

第二天，她繼續開始這種轉運方法，誰知偶然跑到一家化學物品店裏，居然買到了二百五十西西。

星期六那一天，她沒有出去；這一天的天氣，是陰晦的和微溫的；她在那草地上擱着的一張柳條編的睡椅上面，躺了一天。

她幾乎絕無所思，很堅決的，很寧靜的。

第二天，她要給自己裝成很美的，因此穿上一套渾身蔚藍的服裝。

她正在鏡子裏瞧着自己，忽然向自己說道：『明天，我就會死。』誰知就有一陣異樣的毛毫竦然在她身上經過。『死了，我不會說話了，我不會思慮了，沒有一個人

會看見我了。而在我一方面，這一切我都看不見一點兒了。』

她細心地端詳自己的臉蛋兒，如同從沒有看見過自己似的，尤其，審察那雙眼珠兒，發現自己身上的無窮的事，深以瞧見了自己臉蛋兒上的一種素不自知的秘密特性爲怪，如同在她的對面有一個陌生的人物似的，一個新的女友似的。

她向自己說道：『這就是我，這就是在鏡子裏面的我。自己瞧着自己真是異樣的事。沒有鏡子，然而我們永不會認識自己呀。所有的傍人可以知道我們是怎樣的，但是我們却絕不會知道這件事，我們。』

她拿着她那些結成一些小辮子的頭髮擱在胸前，而眼光跟着她一切的姿勢；她一切的體態和她一切的動作，極力注視。

——我真是漂亮！她心中思量着。明天，我就會死在那裏，我的床上。

她望着那張床出神，於是彷彿看見自己像那褥單一般地白而直挺挺地躺在床上。

——死了，七八天之後，這個臉蛋兒，這雙眼睛和兩片面頰，就通通不過是一堆

藏在棺中埋在地下的黑東西了。

一陣駭人的愁悶抓住她的心弦了。

日光在那田原裏，墜下了牠的光波兒，早晨的清新空氣，從窗口塞了進來。

她坐下了，思念那件事：死。——彷彿是世界要消滅了，由她看來；但是不然，因為這世界上，沒有甚麼東西會受變化，即於她這臥房也是如此。是的，她的臥房連着這張固有的床，這些固有的椅子，這張固有的桌子和這張固有的梳裝台，仍舊會守着老樣子，但是她自己却會一去不復還了，並且誰也不會悲傷，除了她的娘也許悲傷一下以外。

傍人會說：『她生前真是漂亮！這個嬌小的苡威荻，』這樣就完事了。這時她正瞧着她那隻攔在椅臂上的手，於是她重新又想起了那堆腐敗東西，那堆會由她的肉體變成的黑而且臭的爛肉。末了一陣因恐怖而生的毛髮竦然，重新又在她渾身經過，並且她懂不清楚何以她自身可以化爲烏有，而這個在她彷彿是包羅萬象的大地，並不全



行消滅。

許多的笑聲，在那園子裏爆發了，一陣人聲的喧噪，這種下鄉的囂然喜悅現象開始了，隨後她辨出了貝衛臬先生的高歌的清朗的嗓子：

『我來汝窗下，願汝終來晤。』

她不待思索地站了起來，並且跑了去看。大眾都鼓掌了。他們一共是五個人都在那裏，還邀來了她所不認識的那兩個客。

她連忙退進來了，想到這些男人到她的娘家裏，——到一個賣弄風情的女人家裏來行樂，幾乎肝腸寸斷。

——那陣報午餐的鐘聲響了。

——我當作死了一般去會他們，她向自己說。

於是她抱着一點類乎殉教基督徒走入那座有羣獅相候的遊戲場裏的決心，用一種莊嚴的步兒下樓了。

她帶着微笑和他們握過手了，雖然神情親近，但是其中略含高岸的意味。塞微尼向她問道：

——您今天沒有那樣不高興嗎，小姐？

她用一種嚴正而異樣的神情答道：

——今天，我要做些發癩的事。我又發了在巴黎的那種脾氣了。請您當心點罷。

隨後，她轉過來對貝衛說：

——我的「拔笛菜」(註一)的責任，請您擔任，希臘甜酒。午餐完了之後，我引

您全體到馬爾黎村去看紀念會。

在事實上，馬爾黎村本來有紀念會。這時，有人拿兩位新來的客給她介紹：塔明

子爵和白力格侯爵。

在用餐的時間裏，她沒有多說話，一面拿自己的意志橫起來，使自己在午后能穀是高高興興的，使傍人一點也猜不着甚麼，使傍人格外驚訝，使傍人會說：『那個會

「想到這件事呢？她彷彿是那樣的舒服的！那樣快樂的！在這類的頭腦裏過了一些甚麼東西呢？」

她極力壓住自己，絕不去思念那個選定在晚上的鐘點，到了那時，他們全體都會在那涼台上坐着。

她過量地喝了些葡萄酒以增加自己的精神，末了又加上兩鍾白蘭地，所以她在離開餐棹時，已經臉紅而神志略帶茫然的意味，肉體和靈魂都發熱了，她這時彷彿對於甚麼，都是胆壯的和果敢的。

——齊上路！她高聲喊着。

她抓住了貝衛桌的胳膊，並且糾正了其餘的人的脚步：

——「快點，你們來組織我的隊伍，塞微尼，我委派您做上士；您要立在行外的右邊。以後，您叫這隊外國衛士——兩個從外國來的人，王爺和都尉——在頭裏走，以後，再叫那兩個今日入伍的新兵，在後面走。開步走！」

他們都走動了。塞微尼摹仿那吹號的樣子，而那兩個新來的客，便也做起打鼓的樣子來了。貝衛臬有點摸不着頭腦，低聲說道：

——苡威荻小姐，想想罷，請您不要鬧的太不理智了，您一定會誤您自己的事。

她答道：

——這是我正想誤您的事，果子醬。至於我的事，我這時看得淡一點。明天，就不會成問題了。您活該倒運，不應當和我這樣的女孩子出來。

他們在那些散步者的驚愕之中，穿過了布奇瓦村。大眾都側身回顧；那些居民都跑到門外來看；那些在那條從呂伊到馬爾黎之間的輕便鐵路上的旅行者都吆喝他們；車上那些立在月台的男客高聲喊道：

——到水邊去罷！……到水邊去罷！……

苡威荻抓住貝衛臬的胳膊如同牽囚犯一般地牽着，一面用開正步的姿勢前進。她絕無一點兒笑容，面目上保守着一種灰白色的莊重態度，一種瘴惡的恬靜神情。塞微

尼停止他的號聲去喊口令。那王爵和那都尉很爲快樂，覺得這樣的頑法是很奇而有高尙滋味的。那兩個新客繼續不斷地鼓着他們的鼓。

他們走到了那會場的時候，竟鼓動了一種生氣。一些姑娘們鼓着掌；一些少年人却冷笑着；一個挽着老婆的胖子紳士，用一種含有羨慕意味的聲音高聲說道：

——看罷，這真是會頑的人！

她看見了會裏木馬台上那些木馬，便跨上了一匹，並且強迫貝衛臬去騎她右邊的那一匹，而她這一隊人，却都在後面跨上了這些打圓圈的牲口。這轉動初次停止之後，她不肯下來，強迫她的侍從在觀衆們用笑謔雜出所表示的那陣狂喜之中，接連拿這種兒童式的坐騎跨了五次，那面無人色的貝衛臬在下馬之時，已經是頭昏眼花了。

隨後她開始在那些小建築物的中間往來才了。她強迫她的「士卒們」，在觀衆的中央權度他們自身的輕重。她叫他們買了一些可笑而非用手抱着不可的東西。那王爵和那都尉，已經漸漸覺得這種玩笑太過度了。僅僅塞微尼和那兩個鼓手，他們依舊

是勇氣不衰。

末了，他們走到了陸地的盡頭地點了。於是她用一個異樣的神情，一道狡而惡的眼光，觀察她的侍從；好了，一個新奇的花樣在她的頭腦中幌了出來，她叫她們在這河的右岸排列着。

——那個最愛我的人，應當跳到水裏去，她說。

誰也不跳。他們的後面却已經堆集了一大羣的人。一些繫着白布圍裙的婦人驚愕地瞧着。一些穿着紅呢褲子的步兵，發痴地笑着。

她接着又說道：

——果然在您各位的當中，竟沒有一個人，能設應我的欲望而跳到水裏去嗎？

塞微尼喃喃地說：

——說句真心話，該我倒霉。

於是他跳了下去，站在河裏了。

他這種動作，沖起了一些水點，逕濺到苡威荻的腳邊。一陣驚喜交集的聲音，在羣衆之中發動了。

於是這少女在地上拾了一小片木頭，拿着向中流一扔。

——給我帶回來！她高聲喊着。

那少年人便開始游泳了，隨後，像一隻狗似的，用口啣住了那片漂流着的木頭，拿牠帶了回來，於是回到了岸上，跪下了一隻腿去獻與苡威荻。

她接了那片木頭，向他說道：

——你好看。

於是她用一種友誼的打擊，拍着他的頭髮溫存。

一個胖的婆娘生氣了，高聲說道：

——真會有這樣的事！

另外一個婆娘說道：

——世上的人能殼這樣地頑嗎！

一個漢子說道：

——我斷不會爲着一個雌頭去洗澡！

她重新挽着貝衛臬的胳膊劈面對他說道：

——您祇算是一隻笨鵝，朋友；您不知慫錯過了的東西。

他們都折回來了。她用怒眼瞧着那些過路的人。

——這些人真地都像一些傻子，她說。

隨後，抬頭瞧着他那個同伴：

——您也是一樣的，並且。

貝衛臬向她致敬。在這回家的路上，她看見那王爵和那都尉都已經失蹤了。黯澹而溼透了的塞微尼，已經不吹他的號了，祇垂頭喪氣地在那兩個停止了擊鼓的倦了的少年人身邊走着。



她乾脆地笑起來了：

——您各位彷彿已經發了。然而這不就是您各位所謂行樂的事嗎？您各位是爲這件事來的；我因爲您各位花了錢，就給了您各位一點兒樂趣。

隨後她一言不發地走着；末了，貝衛桌忽然看見她在那裡哭了。他詫異地問道。

——您有點怎樣？

她喃喃地說道：

——請您隨我能，這件事和您無關。

但是他像一個馱子盤問道：

——唉！小姐，想想罷，您有點怎樣？有人使您傷了心嗎？

她用不耐煩的神情說了幾遍：『請您不要說話！』

隨後，陡然之間，因爲抵抗不住那種淹着她的心田的可悲的失望，她竟開始痛號  
至於不能前進了。

她拿兩隻手遮住她面龐兒，帶着喉管裏的喘聲喘着，完全被自己失望的激烈性所扼所噎了。

貝衛桌在她的傍邊立着不動，胸中毫無主宰，祇連續地說道：

——我一點兒莫名其妙。

但是塞微尼忽然走上前去：

——我們回家去罷，小姐，千萬不要有人在路上看見您。您爲甚麼要去出這樣的風頭呢，既然這件事使您傷心？

於是他抓住了她的肘拐兒牽着就走。但是，她們剛好走到了那別墅的鐵柵欄門跟前，她便開始奔跑，穿過了那園子，上了那樓梯，拿自己關在那臥房裏了。

她一遲到晚餐的時節才走下來，面色是很灰白的，態度是很莊重的。然而大眾都是快樂的。塞微尼早在本村一家商店裏，買了些工人式的衣裳：一條絨的褲子，一件有花的襯衫，一件絨繩編的內衣，和一件布長衫，並且他用平民社會的口吻說話。

葛威荻覺得她的勇氣漸漸不濟了，便催着大眾早點結束。一籌喝過了加非，她便登樓而到自己的臥房裏去了。

她在窗口邊，聽見了那些高興采烈的人聲。那都尉說了一些放肆的戲謔和一些惡劣笨拙的外國的字謎。

他靜聽着，心中完全失望，塞微厄略有醉意，摹仿那種喝醉了的工人，稱呼侯爵夫人做老板娘子。末了，驀地一下，他向莎瓦爾說：

——喂！老板！

滿座大笑了一陣。

於是，葛威荻下了決心。她第一步拿了一張信箋紙寫着：

『我爲絕不願使自身變成一個供世人做外室的姑娘而死。』

『葛威荻書，布奇瓦村，本星期日，晚九時。』

隨後，又在後面附註一行。

『長別了，媽媽，對不住。』

她拿信套封好，寫明交給與柏蒂侯爵夫人接收。

於是她拿她的躺椅推到了窗子跟前，搬了一張小棹子放在一個伸手可以觸到的處所，拿了那隻滿盛着哥羅仿的大瓶子，放在那小棹子上面的一大塊棉花的傍邊。

一樹從涼台邊伸出來直到那窗子邊的盛開的薔薇，在這夜色裏噴出了一陣從微風送來的甜而弱的芳馥；於是苡威荻靜坐了些時，去盡情呼吸。左端微缺的上弦月光，浮在黑暗的天空，偶爾略被薄雲掩住一下。

她獨自思索着：『我快死了！我快死了！』於是她那被嗚咽充塞被痛苦裂破的心田，使她艱於呼吸了。她覺得自己的頭腦裏，有一種向人求恩以期得救得愛的需要。塞微尼的聲音起來了。他正說着一件惹得笑聲四起並且拿敘述不時切斷的放蕩小史。侯爵夫人本人的喜悅程度，遠較其餘的人的高的多。她繼續不斷地說道：

——世上祇有他能說這些事呀！哈哈！……

葛威荻拿起那隻瓶子，拔去了瓶塞，倒了一點兒那種流質在那塊棉花上面。一陣有甜味而異樣的強烈氣味立時散佈開了；她剛好拿那塊棉花湊近她的嘴唇邊，陡然拿這強烈而有激刺性的氣吞了一口，這一下，却使她咳嗽了。

於是她閉上了嘴唇，開始吸着那種可以殺人的氣體。她深深地吸了一大些，一面又閉上了眼睛，並且極力壓住心中一切的思潮，以期絕斷考慮和知識。

她在開初時，覺得自己的胸部寬大了，覺得自己的靈魂，剛才還是因傷感而沈重的，現在已經成了輕快的了，如同那塊壓着靈魂的重東西，已經被人托起了，減輕了，弄走了。

一點兒活潑而可喜的東西，鑽到了她的支體的尖兒上了，一逕到了她的手尖兒上和脚尖兒上了，到了她的筋肉裏面了，一種空泛的醉意和甜美的寒熱。

她看見那塊棉花已經乾了，於是因自己還沒有死去而大為驚訝。她以為自己的知覺彷彿磨過了一回似的，更加敏銳了，更加輕捷了。

她連涼台上的最低的說話聲音，也聽的清清楚楚。克拉瓦拉王爵正說他當年如何在決鬥裏，殺了一個奧國的將軍。

隨後，很遠，從田原裏，她聽見那些在夜裏的噪响，一隻狗的忽斷忽續的吠聲，一些癩頭蟾的短促的鼓吹，一陣樹葉的不可捉摸的顫動。

她重新拿起那瓶子，重新拿那塊棉花浸濕，於是重新再來呼吸。經過了一些時，她甚麼也不甚覺得了；隨後，那種早已在她身上侵入過的從容而有趣的安逸境界，又絆到她的身上了。

她在那棉花上，倒了兩回哥羅仿，現在一心指望那種肉體上的感覺和那種精神上的感覺，那種迷亂靈魂的夢境般的麻痺。

她覺得自己已經沒有骨，沒有肉，沒有腿，沒有臂了。有人從容地不待她知道，拿這一切都給她取走了。那些兒哥羅仿空了她的肉體，祇給她留下那思潮，然而這思潮比她在以前所感到的，更爲惺忪，更爲有生氣，更爲寬廣，更爲自由。

她憶起了千百件的遺忘了的事，一些兒童時代的細微的事，一些使她喜悅的不值甚麼的事。她的思想，陡然得着了一種不可名狀的矯捷能力，在那些最駁雜的理想上面跳躍，在千百種的冒險境界奔馳，在過去的生活裏遨遊，在未來的希望裏藏匿。於是她那奮勵而遲緩的思潮，竟有了一種肉感的滋味；她想像起來，感受了一種飄然欲仙的快樂。

她依然聽見那些人聲，但是却辨不清那些字句了，便以爲這都是從別方面來的。她在一種奇異而變動的仙境裏深藏着。

她坐在一隻遍游一個滿地名花的上國的樓船上面了。她看見有許多的人在那堤岸上，他們說話的聲音很高，隨後她不知怎樣地又到了陸地上了；末了，塞微尼身著王子的衣裳，來接她回到一個鬥牛場去。

那些街道都充滿了談論着的行人，於是她便靜聽這些絕不使自己驚訝的對話，如同她早就認識了他們似的，因爲她在她那夢境般的醉態裡，始終聽得見她的朋友們和

她的娘在涼台上的談笑。

隨後，甚麼都成了模糊的了。

隨後，她又醒了過來，甜美地感到那麻痺的意味了，並且她頗難於迴憶。

所以她畢竟還沒有死。

但是她覺得是那樣得了休息的，肉體和靈魂，都在一種那樣舒適那樣恬靜的境界裏徜徉，使她絕不急於結束！她竟想使這種雋美無倫的恍惚境界，永遠延長下去。

她從容呼吸着，瞧着她對面樹上的月光出神。她頭腦裏有點東西，正在大起變化之中了。她不像剛才那樣地思念。那點兒軟化了她的肉體和靈魂的哥羅仿，已經寧靜了她的悲傷，並且鎮住了她的自殺的意志。

爲甚麼她不會活着呢？爲甚麼她不會被人愛呢？爲甚麼她不會得到一種舒服的生活呢？一切在她看來，都是做得到的，現在；並且是容易的，是一定的。在生活裏，一切是恬靜的，有味的，可愛的。因爲她要永遠想像下去，便又在那塊棉花上面，倒



「下點兒這種『夢水』，於是又來開始吸着，一面却偶然拿這毒藥和自己的鼻頭相避，以免吸收過多，以期不死。」

她瞧着月光，於是在那月光的裏面看見了一個臉蛋兒，一個女人的臉蛋兒。她又在這雅片毒的虛無縹緲的沉醉裏，開始妄想了。那個臉蛋兒在天空中央搖幌着；隨後她——那臉蛋兒——唱起來了；她用一陣很熟識的嗓子，唱起那首愛之花的情歌來了。

這原來是侯爵夫人正到客廳，彈着披雅娜唱着。

茲威荻有了翅膀了，現在。她從清白的月色裏，在森林和河流的上面飛翔着。她拿翅膀展開翻動起來，帶着無上的快樂飛翔着，如同一個人被一些濕存搬動似地被那和風搬運了。她在這種和肌膚相吻的空氣裏旋轉着，飛的那樣迅速，那樣迅速到她絕沒有時間去看下面的景物，末了，她在一個池邊坐下了，手中拿着一枝釣桿；她釣魚了。

有點東西拉住那釣綸了，她拿牠引出水面，釣上了一串精美之至而爲她渴想多久

的珍珠鞭項圈。這個發見絕沒有使她生一點驚訝，隨後她瞧着那個來在她身邊的微塞尼，却不知道他是怎樣來的，他也垂着釣，末了，他從那溪河裏釣出了一匹木馬來。

隨後，她重新又得了醒過來的知覺，並且聽見有人在樓下叫她。

她的娘喊過了一聲：『拿你的蠟燭熄了罷。』

隨後，塞微尼的清朗而帶滑稽意味的聲音出來了：

——請您吹熄您的蠟燭罷，苾威荻小姐。

於是大衆齊聲喊起來：

——苾威荻小姐，請您吹熄您的蠟燭罷。

她重新又在那塊棉花上面，倒了些哥羅仿，但是，因為她不願死，所以拿牠和自己的面目遠遠地離開，使自己可以吸得點兒清新的空氣，一面却極力叫這麻醉劑使她斷絕呼吸的毒氣，在她臥房裏散開，因為她已經悟到有人要上樓了；末了，採用了一種很放任的姿勢，一種死了的姿勢候着。

侯爵夫人說道：

——我有點不放心了！這個瘋子拿燭留在棹上，自己却睡熟了。我要叫克蕾門司去給她熄那枝燭，去關好她露台邊的那合敞開着的窗子。

那女侍立刻去叩門一面喊道：

——小姐！小姐！

她在沈默一會兒之後，接着又喊道：

——小姐，侯爵夫人請您吹熄您的蠟燭和關好您的窗子。

克蕾門司又等了一會兒，隨後格外重一些叩着，一面高聲喊道：

——小姐！小姐！

因為威茨並不回答，那女侍便走下樓來和侯爵夫人說道：

——小姐一定是睡熟了：她的門栓已經栓上了，並且我沒有能夠拿她喚醒。

奧柏蒂夫人喃喃地說：

——然而她就是這樣蹲下去嗎？

於是大眾聽了塞微尼的主意，在這少女的窗子的底下集合，一齊吆喝起來：『喂

呀——喂哈嘿！苡威荻小姐！』

他們的呼聲，在這寧靜的夜景裏突起，從月光之下在這透明的空氣裏飛動，向這睡熟了的地面上離開了；末了，他們聽見這呼聲如同一列跑着的火車所發的響聲一般地遠去了。

因為苡威荻沒有回答，侯爵夫人便說：

——雖然不會在她身上有甚麼事情；我漸漸有點心慌了。

塞微尼從那株沿着塘邊生長的蓬勃異常的薔薇樹上，摘了一些紅的薔薇和一些含苞的花蕊，接着便儘數從那窗口拋進她的臥房。

苡威荻在接受了第一下之時，大受驚訝，幾乎喊了出來。此外的一些，墜在她的裙袍上，或者，她的頭髮裏，或者從她的頭上飛過，一直到她的床上，在床上蓋了一

層花雨。

那侯爵夫人用一種尖銳的聲音再喊一次：

——這算甚麼，苡威荻，回答我們呀。

塞微尼接着便高聲說道：

——真地不像自然的，我要從露台口爬上去。

但是那都尉大不以爲然，他說道：

——請您恕我說句不相干的話，這是一種大的優待，我現在宣言；這是個過於好的方法……過於好的時間……去踐約會！

一切其餘的人，以爲這是那少女故意開玩笑，於是都高聲說：

——我們反對。這是一種妥協了的包辦手段。不能上去，不能上去。

但是那心中慌亂的侯爵夫人，連續地說道：

——然而却應當有人去看她。

那王爵用一種神情活現的派頭高聲說道：

——她優待公爺，我們都上當了。

——我們拿一個錢丟起來，那都尉說，去猜那面和幕，歸贏家爬上去罷。  
於是他從他的衣袋裏，拿出來一個一百佛郎的金錢。

他和那王爵開始猜着。

——幕，他說。

却是面。

這王爵拿那個金錢旋着，一面向莎瓦爾說道：

——說呀，先生。

莎瓦爾說道：

——面。

却是幕。

於是王爵接着拿這問題要大猜衆了一遍。大衆都失敗了。

塞微尼單獨站在他的對面，用他那種傲然的神情說道：

——自然，他弄弊呀！

這王爵拿手攔在他的心前，並且拿那個金錢伸給他的競爭者，一面說道：

——請您自己來丟罷，親愛的公爺。

塞微尼接着那金錢，拿起一丟一面喊道：

——面！

却又是霧。

他致敬了，一面用手指着那露台的柱子說道：

——請您上去，王爺。

但是那王爵却慌張地向四周瞧着。

——您找甚麼？那都尉問。

——但是……我……我……我很想要……一張梯子。

全體發了一陣的大笑。於是莎瓦爾走上前去說道：

——我們來幫助您。

他用他那雙海巨爾式的胳膊拿那王爵托起來，一面吩咐：

——好好兒攀住露台。

那王爵立刻攀住露台了，莎瓦爾便丟了手，他竟處於懸掛着的地位，在空中攪動他的雙腳了，於是塞微尼抓住了這雙尋覓支點的瘋腳，極力一拉；那王爵拿手一鬆，便像一塊石頭一般掉在貝衛桌的肚子上了，原來這一位正想前去托起他。

——現在輪着誰？塞微尼問着。

但是誰也不來自荐。

——想想罷，貝衛桌，拿點勇氣出來。

——謝謝您，好朋友，我要留住我幾根骨頭。



——想想罷，都尉，您應當有攀登的習慣。

——我拿這位子讓給您，親愛的公爺。

——嘿！……我却看得不在意下。

於是塞微尼雙眼露出注意的神情，繞着那柱子走着。

隨後，一個猛躍，便攀着了那個露台，用兩隻手拿身軀撐起，如同一個體操教師似地拿身體穩住一下，於是便跨過了那欄杆了。

那些仰面朝天的觀者，都一齊鼓掌了。但是他立刻向着樓下喊道：

——請您快點來！請您快點來！苡威沒有知覺了！

那侯爵夫人狂叫一聲，向着樓梯上飛跑。

那少女閉着雙眼，裝出死人的模樣。她的娘進來了，發了狂了，向她撲了過去。

——請您說呀，她怎麼樣了？她怎麼樣了？

塞微尼拾起了那隻墜在地下的哥羅仿瓶子說道：

——她拿自己的呼吸斷絕了。

於是他拿自己的耳朵貼在她的胸前，隨後，他說道：

——但是她沒有死；我們可以救她活來。您這裏有亞姆尼亞水嗎？

那個張皇失措的女侍繼續地說

——要甚麼……要甚麼……先生？

——要寧神水。

——有，先生。

——請您立刻去拿來，並且隨着這張門敞開，等空氣可以流動。

侯爵夫人跪在地下痛哭起來。

——苡威荻！苡威荻！我的小女兒，聽我說呀，回答我呀。苡威荻我的孩子。

唉！上帝！上帝！她有些怎樣呢？

那些受了驚愕的男人無事忙碌地移動起來，送水，送飯巾，送杯子，送香醋。

有一個人說：『應當給她寬衣呀！』

於是那位久已失去頭腦的侯爵夫人，勉強來給她女兒寬衣解帶；但是她竟不知道自己做的甚麼。她雙手發抖，神志錯亂，並且嗚咽着：『我……我……我不會，我不會……』

那女侍拿着一隻藥瓶走進房來，塞微尼接住牠，便拔開塞子，在自己的手帕上面拿藥水倒出一半。隨後他拿牠貼在葛威荻的鼻頭上，她噙了一下。

——好的，她呼吸了，他說。這不會有甚麼要緊。

於是他拿這種氣味強烈的流質，給她潤溼了額部，頰部和頸部了。

隨後，他向那女侍做了手勢，叫她給這少女寬衣解帶，末了她身上祇剩下一層貼肉的内衣，於是他拿她用胳膊托了起來，顫巍巍地抱到床上，他完全因這個半裸的身軀的氣味，因這種肉的接觸，因這個在他鼻頭下屈着而微袒的胸部潤溼而心蕩神移了。她已經被他安放好了，他立了起來，他的面色，這時是很灰白的了，口中却說：

『她快要甦醒了，這絕不要緊。』因爲他已經聽見了她的呼吸是不斷的和有規律的。但是瞧見那些男子都眼睜睜地釘住那個躺在床上的艾威荻，一種妬忌的憤怒使他發抖了，於是他走到他們的跟前向他們說：

——諸位先生，在這臥房裏，我們人數實在是太多了；請諸位讓莎瓦爾先生和我在這裏陪着侯爵夫人罷。

他用一種斬切和滿含實力的神情談着。其他的那些人，都立刻走開了。

奧柏蒂夫人張開胳膊抱住了她的情夫了，並且抬頭望着他高聲說：

——請您救她……唉！請您救她！

但是塞微尼轉過身來，看見了那桌上有一封信。他迅速地一下抓到手裡，拿封面上的稱謂讀了一下。他懂了，於是思索起來：『也許不應當叫侯爵夫人明白這件事。』末了，他撕開那信封，匆匆地看見其中所包含的兩行字：

『我爲絕不願使自身變成一個供世人做外室的姑娘而死。』

『威威救書。』

『長別了，媽媽，對不住。』

——見鬼，他獨自思量着，這件事真教人反省！

於是他拿這封信藏在自己的衣袋裏。

隨後，他走近床前，接着便想到這少女已經恢復了知覺，但是因為羞慚，因為委屈，因為發生問題的恐懼，她竟不敢表示出來。

這時，那侯爵夫人跪在地下了，並且拿腦袋靠在床邊哭起來了。忽然，她說道：

『一個醫生，應當找一個醫生。』

但是塞微尼剛好低聲和莎瓦爾談着，聽見了這句話便向她說：『不必，已經沒有事了。注意罷，請您走開一分鐘，祇要一分鐘，我承許在您轉來的時候，她會和您擁抱。』於是莎瓦爾用胳膊托起了奧柏蒂夫人，牽着她走了。

塞微尼坐在床邊，握住威威的手說道：『小姐，請您聽我的話，……』

她並不答復。她覺得自身是那樣好好兒地，那樣穩靜地，那樣溫暖地躺着，竟永遠不動彈，永不說話，和永遠這樣地過活。一種安逸的境界，一種爲她素未享受過的安逸境界，拿她征服住了。

夜晚的溫涼參半的空氣，從幾陣微風裏，從幾陣偶然用甜美微妙的方法拂着人面的絲絨一般的微風裏，流到了這臥房裏來。這是一種溫存，一點兒類乎「風吻」的東西，類乎從森林的樹葉、水面的薄靄，夜間的陰影，以及花朵所成的遲緩而清爽的噓氣；因爲那些從樓下擲到房裡擲到床上的和那些在露台邊盛開的薔薇花，拿牠們的凝重的香氣，羈和在晚風的清氣裏。

她飲着這樣好的空氣，雙眼依然閉着，那一顆心靜悄悄在那尚未消除的雅片醉態裏休息着，然而，她絕不想死了，但是有一種想活着的，想求舒服而不拘方式的，和想被愛的慾望了。

塞微尼續道：

——亥威荻小姐，請您聽我說罷。

於是她決意打開了眼睛。他要格外寬解她，便繼續說道：

——想想罷，想想罷，這樣胡鬧是算是甚麼呢？

她喃喃地說：

——可憐的豈寇，我以前真是傷心！

他友愛地握着她的手：

——就是這件事使您到這樣的地步，唉！是的！想想罷，您允許我再不這樣

幹嗎？

她沒有回答，但是略略點頭，這個動作裏頭，含着一點兒可以意會而不可目視的

微笑。

他從他的衣袋，拿出從桌上尋到的那封信：

——應當拿這個給令堂看嗎？

她搖頭表示「不必」。

他不知道要說甚麼了，因為目前的情形，在他看來是沒有出路的。他喃喃地說道：

——親愛的小朋友，對於最難受的事應當忍耐。我很懂得您的悲痛，我現在允許您……

她口吃地說道：

——您是有良心的……

他們都緘默了。互相瞧着出神。她的眼光裏啣着點感傷和衰弱的意味；末了，她驀地一下，如同要吸引他似地向他舉起自己那雙胳膊。他俯下身軀向着她，覺得她正唸着他的名字；末了他們的嘴唇連合在一處了。

他們閉着眼睛這樣地蹲了許多時。但是他，明白自己會要神魂顛倒了，便立了起來。現在，她用一種真溫柔的笑容微笑了；末了，她用雙手攀住他的肩頭了。



——我去找令堂來，他說。

她喃喃地說：「再等一秒鐘，我現在是真正舒服。」隨後，在緘默一陣之後，她用那樣低得僅僅可以使他聽見的低聲說道：

——您將來會好好兒愛我嗎？請您說罷。

他在床邊跪下來了，一面吻着她伸給他的那隻手：

——我崇拜您。

但是有人在這臥室的門邊走着。他一下立了起來，並且用他那種永遠略帶諷刺的普通聲音喊道：

——您可以進來。現在已經停當了。

那侯爵夫人張開兩隻胳膊向她的女兒撲過去，於是涕泗滂沱，發狂地擁住她了，而那個精神煥發肉體騷動的塞微尼，却走到露台前去呼吸那新鮮的空氣，一面低聲唱着：

## 繩子

寫給哈來，阿里士 Harry Alis——作者。

在

戈德鎮四周的大路上，鄉下人和他們的女人都向着那鎮上走，因為這一天正是趕集的日子。那些漢子們用寧靜的步兒走着，他們的腿子每動一下，便將全身往前一移，這些腿子，都是被種種的硬工作，被那使得左肩高聳並且扭轉脊梁的犁頭的拉力，被那逼着兩膝遠離以取重心的刈麥的姿勢，被那田原裏的遲緩的困苦的勤勞所屈曲的所變形的。他們的那種漿的挺硬，亮光如漆，領口袖口繡有白花而在他們骨立的軀幹四周凸起的藍色布大褂（註一），彷彿是一個有一頭兩臂和兩足從中伸出而預備飛起的氣球。

有幾個用一根索子牽着一條母牛，一條牛仔。他們的女人却在牲口後面，用一枝綠葉未脫的樹枝兒鞭撻起來使牠快點兒走。她們的胳膊，都挽着一些露出了雞頭或鴨頭的大籃子。至於她們的步兒，却比她們的漢子們的，要快一點要短一點；她們的身軀，是乾瘦而挺直的，是包裹在一幅用扣針扣在那平坦的胸部上的窄圍巾裏的；她們的腦袋，是用白布貼着頭髮包好再戴上一頂便帽的。

隨後，一乘列着長槓的兩輪篷車，被一匹小馬顛顛播播地拖過去了。却拿兩個靠着坐下的漢子和一個坐在車尾而攀着車邊藉減震動的婆娘，奇異地搖幌個不住。

戈德鎮的普拉司(註二)，簡直鬧成一大堆的亂轟轟的，一大堆的人和畜的雜拌。

那些牛角，那些鄉下土財主兒的長毛絨的高帽子和那些女人的頭巾之類，都在這會場的表面浮動着。而那些尖銳刺耳的叫號，組成了一陣不斷的和野蠻的而有時忽被一個發歡的鄉下人的高呼或被一條繫在牆邊的母牛的長哞所鎮住的喧鬧。

這一切有了牛欄的味兒，牛乳，牛糞，牛芻，牛汗；騰出了這種酸惡兼備人畜混

雜而爲田家漢子所特有的味兒。

布略戴村的霍時可命老板剛好走到了戈德鎮，便向那普拉司而行，這時他瞧見地上有一段繩子。這位道地諾爾曼第（註三）式的節儉大家霍時可命老板，想起甚麼拾起了總是有用的；於是很費事地拿身軀俯了下去——因爲他是一個久患風濕的人。他從地上拾起那段細的繩子，於是細心拿牠圍着，這時，他看見了那個賣鞍轡的梅蘭單老板，正坐在他的門限上瞧着他。從前，他們倆爲着一副馬籠頭，彼此鬧過了意見，而這兩個人又是愛含怨的，所以彼此一直互相仇視。霍時可命老板，因爲被他的敵人窺見自己在獸糞中間尋覓一段繩子，不免感到一點兒慚愧。於是匆匆地拿他這拾得的遺物藏在自己的布大褂裏面，隨後又放在自己的褲子的口袋裏；隨後他再假裝又在地上尋覓一點兒找不着的東西，末了他便向前伸着頭，並且因筋骨疼痛便彎着身體向那趕集的市場裏去了。

他立刻在那個爲繼續不斷的價值上的討論所擾動的叫囂而粘滯的人堆裏不見踪跡

了。那些鄉下人相度那些母牛，往來疑慮，始終潛伏在那種被人欺騙的恐懼之中，永遠不敢下個決斷，却反去窺探那賣主的眼色，無止境地搜索旁人的狡猾和牲口的毛病。

那些女人們在拿着那些大籃子放在自己的腳邊之後，便從那些籃子裏取出一些被泥土所掩，被繩索所縛而目動冠紅的雞來。

她們聽着顧客所提出的價錢，總用斬切的神情和自若的面目，堅持自己所討的原數，或者也陡然一下子決定依從那種提出的賤價，便高聲向着那個慢慢走開的顧客喊道：

——這算是說定了，安汀老板。我賣給您。

隨後，漸漸裏，那普拉司的人數稀少起來，而那教堂的鐘聲報告日中已到，於是那些居住過遠的人，都分散在那些旅店裏了。

在朱爾丹旅店裏，那個大廳子坐滿了一些等候午餐的人，如同他那個很寬闊的天

井停滿了各項車輛是一樣的——這些車輛，各式俱備，有兩輪做車，有兩輪皮篷客車，有兩輪篷車，有兩輪長樺篷車，有兩輪做客車，有兩輪裝篷板車，都是一些像馬糞一般地黃而變了形受了補的舊傢伙，牠們的兩轆，或者像兩隻胳膊一般向天空沖起，或者仆在地上而將車尾朝天。

那廳子裏的那座火光熊熊的大壁爐，正靠着那些已經入座的食客，所以對着右邊那行人的脊梁裏射出一種激烈的熱度。三把叉着子雞，鴿子和羊肉的鉄叉，在火上翻動，而一陣烤肉的和那在半熟的肉皮上面發光的油汁的可口氣味，從竈裏飛散出來，使大眾都欣喜異常，都饒涎欲滴。

一切羣頭貴族都在朱爾丹的店裏吃飯，朱爾丹是一個既開旅店又做馬販子而且有錢的厲害人。

食品一樣一樣地跟着來了，空得和那果子酒的瓶兒一般地快。各人說自己的生意和買賣。他們知道了收穫的新聞。那天氣對於那些青苗是不壞的，但是對於小麥未免

不大好。

忽然，一陣鼓聲在這旅店門前的天井裏響了起來。除了幾個冷眼的人以外，全體都立起了，於是他們便嚼着口裏的食物帶着手裏的飯巾，很快地跑到門口，或者跑到窗子邊去看。

在鼓聲停止以後，那個集上的公共報告人發出一種短而促的音，用均一的聲調，報告一件意外之事：

——請戈德鎮的一切居民和一切趕集的人等注意，今天早上九點至十點之間，有人在白茲鎮大路上，失了一個裝着五百佛郎和賣單據的黑色皮夾。拾得者，請立刻送到本鎮自治公所或蠻恩鎮的胡拔海格老板家中，可得二十佛郎的賞格。

隨後，這個人便去了。他們依然又聽見遠處有一陣鼓聲和報告者的微弱的叫喚。

於是，他們便開始談這件變動了，一面歷舉胡拔海格老板可以找得到或者找不到他的皮夾子的各種運氣。

末了，這頓飯結束了。

當那保安隊的巡長在這旅店的門限前發現的時候，他們已經喝完了加非了。

他問道：

——布路戴村的霍時可俞老板在這裏嗎？

霍時可俞老板正坐在餐桌的那一頭，便答道：

——我在這裏。

那巡長接着說：

——霍時可俞老板，您願意陪我到自治公所去走一趟嗎？所長先生要和您談話。

這鄉下人受了驚訝不甚自在了，便一下乾了他的酒鍾兒，然後立了起來。他這時比早上還彎的更厲害了，因為每次休息後的頭幾步是格外困難的。他開始走動了，一面連續地說道：

——我在這裏，我在這裏。



於是他跟着那巡長走了。

那所長坐在一張圍椅上等着他。這就是當地的會計師，一個胖大莊重而長於言詞的漢子。

——霍時可俞老板，他說，有人看見您今天早晨在白茲鎮大路上，拾了蠻恩鎮的胡拔海克老板所丟的那個皮夾子。

這鄉下人發呆了，瞧着那所長出神，已經莫明其妙地被這個牽到他身上的疑團所恐嚇了。

——我，我，我拾了這皮夾子嗎？

——對呀，您本人。

——說句良心上的話，這件事我以前一點也沒有知道。

——有人看見您。

——有人看見我？究竟是誰看見我呢？

——梅蘭單先生，鞍轡店的老板。

於是，這老頭兒得着回憶了，明白了，並且因憤怒而臉紅了：

——嘿！他看見我，這個壞蛋！他看見我拾起了那段繩子，請您瞧罷，所長先生。

於是他在自己的口袋裏摸索，從中取出來那段繩子。

但是那所長不肯相信，祇管搖頭：

——霍時可命老板，梅蘭單先生是一個有信用的人，您怎樣叫我相信他拿這繩子當作一個皮夾子看待呢。

那鄉下人憤不可遏了，舉着手向傍邊吐了一口涎沫，去證明他自己的德行，一面繼續不斷地說：

——然而這是上帝看見的那種實在事情，那種神聖不可侵犯的實在事情。在這件事情上面，我拿我的德行和我的幸福發誓。我再說一遍。

那所長接着說道：

——在拾起了那件東西之後，您並且在泥土堆裏找了多時，去看是否還有些零錢遺漏在那裏。

這老頭兒氣的不能呼吸了，或者也許是因為害怕。

——若一個人是否有權能說！……一個人是否有權能說……這樣的假話，去誣賴一個有德行的人嗎！一個人是否有權能說！……

他徒然枉費了辯白的功夫，傍人却不相信。

他和梅蘭先生對質了，這一個口口聲聲堅持有那麼一回事。他們互相咒罵了個把鐘頭。因為霍時可俞老板的請求，便有人在他身上來搜檢。但是甚麼也沒有找得着。

末了，那所長疑惑不定了，便放了他，一面却通知他說是就要去報告檢察官並且請示辦法。

這新聞已經傳播出去了。這老頭兒在那公所的門口，被許多人圍住了，被許多帶着一種真正的或者侮弄式的好奇心的人詢問了，但是沒有一個人抱不平。末了他開始述起那繩子的歷史。傍人不信這件事。傍人笑着。

他走開了，誰都來拉着他詢問這件事，他本身也抓住自己的朋友們，重新無止境地開始他的敘述和辯論，拿自己所有的口袋翻轉來給大眾看，以表明他甚麼也沒有。

有人對他說道：

——老滑頭，走罷！

於是他生氣了，很生氣了，因為不見信於人而憂愁憤激，竟不知道怎樣辦才好，末了打算永遠說他的歷史。

天色快黑了。他應當動身了。他同着三個鄰居一齊動身，拿那個拾起繩子的地點指給他們看；並且一路之上，他始終談着他這件意外之事。

晚上，他在布路戴村裏走了一個圈子，去向大眾說明這件事。但是他祇撞見一些

不肯相信的人。

他因此整整地病了一夜。

第二天午後一點鐘光景，伊木鎮的農業家自勒東老板的莊家工人波美爾，拿那皮夾子和其中所裝的物件，交還了蠻恩鎮的胡拔海克老板。

這漢子聲稱，在那大路上拾得——事實本來是如此的——這件東西；但是他不是識字的，於是拿牠帶了回來並且交給他的老板。

這新聞在附近各處都遍了。霍時可命老板因此也明白了這件事。於是他立刻又走了個圈子，並且開始敘述這個結局的全部經過。他得勝了。

——那以前使我傷心的事，他說，並不是本問題，您明白嗎，却是那種誣賴。世上叫您受傷的事，再沒有過於這種因為一場誣賴而受排斥的了。

他鎮日談論他這件意外之事，他在大路上談給那些過往的人聽，他在酒店裏，談給那些喝酒的人聽，第二個星期日，他還在那教堂門口談着。現在，他已經不生氣

了，然而却有一點兒事情使他感受不安，不過他沒有確切知道究竟是甚麼。傍人聽着他談起這件事情，總有一種玩笑的意味。彷彿傍人不像是信服他似的。他覺得他的背後有許多議論。

另一個星期的星期二，他專爲受着說明這件事的需要所驅使，便又到戈德鎮去趕集。

梅蘭單站在自己的門前，看見他走過時便開始大笑。爲甚麼呢？

他遇見克里蓋多村的一個莊家人，便走上前去和他談論，這一個不等他說完，便在他的肚子上拍了一下，劈面對他高聲說：『大滑頭，走罷！』隨後便轉身走開了。

霍時可命老板在發呆的境界裏蹲着，漸漸愈加不自安了。爲甚麼傍人叫他做「大滑頭」呢？

他在朱爾丹旅店的餐桌邊坐下時，便又開始來說明那件事。

有一個從孟第微葉來的馬販子向他高聲說道：

——好了，好了，老江湖，我認識牠，你的繩子！

霍時可命口吃地說道：

——既然有人收回了牠，那隻皮夾子！那末還有甚麼可說！

但是這一個接着又說道：

——不要說了罷，老頭兒，有一個找着這東西的人，又有一個送牠回去的人，既沒有被人看見，也沒有被人認得，我給你攪動一下。

這鄉下人氣的不能說話了。他畢竟明白了。傍人派定他在事後叫一個同謀的拿那皮夾子送回去。

他辯白起來。全桌的人都發笑了。

他不能拿他的午餐吃完，便在紛至沓來的譏諷聲裏走開了。

他羞憤交集地回到家裏，因此連話都不能說了，竟像比他用着他那諾爾曼第式的故作痴呆，公然做下了旁人在他身上所栽並且因以自誇手段的那件事情，更爲難受。

些。他的清白，在他看來彷彿是無從證明的，因為他的惡作劇是向來有名的。末了他感受他的心被那疑團的不公道所打擊了。

末了他又再行開始敘述這意外之事，每日必引長他這種背誦，每次必增加一些新的理由，一些較為有力的辯白，一些由他想像，經他在寂寥的時間預備下的較為冠冕的誓詞：他的思潮，完全被這繩子的歷史所占住了。而旁人却因為他的抗議來得格外複雜和他的增加來得格外敏銳，便格外不甚相信。

——這，簡直是說謊者的理由，旁人在他的背後說：

他也覺得有這句話，祇得含淚吞聲，在這些枉費的氣力之中憔悴了。

他看着日見衰弱了。

那些愛玩笑的人，現在，叫他口述「繩子」這段故事給他們取樂，如同我們叫一個兵士口述他所身歷的那場戰鬥似的。他那深受激刺的靈魂，也漸漸自行衰弱了。

在十二月的底邊，他便臥倒在床上。



他是在一月初旬裏死的，並且，他在臨危的神志昏亂之中，爲着證明他的清白，曾經連續地說道：

——一段細的繩子……一段細的繩子……請您瞧罷，就在這裏，所長先生。

十七年十一月五日在吳淞譯完——譯者。

(註一) 大布褂 Blouse 爲歐洲工人的一種常用的衣，其形和西裝的襯衣相似，不過長得多——可以及膝，質地一律是布的。

(註二) 普拉司 Place 爲歐洲市政上的一種建築物，凡兩條大街道的交叉地點，至少必留空地大約一畝，規成圓形，以爲疏通行人擁擠之用；而在村鎮及小城市裏，則普拉司的用途尤多：如趕集的市場，紀念節的會場等等公共臨時地點，無不利用拉普司的而積。

(註三) 諾爾曼第 Normandie 爲法國舊日一省，在巴黎西北，省會名羅昂

Rouen 。諾爾曼第的居民，向以狡獪著，所以文學家輒用之爲狡獪者的模  
特兒。



## 西孟的爸爸



午的鐘聲報過了。那學校的門開了，於是那些孩子們像水湧似地爭先恐後搶着出來。但是他們並不像往日一般立即散開而回家去吃午飯，却祇走了幾步便都停下來，末了集成了許多人堆兒，開始低聲議論。

這就是因為白姑娘的兒子西孟，這天早上第一次在這學校上課。

這些學生，全體早就在各人的家庭裡，聽見有人談論過白姑娘；並且雖然傍人在公開地點好好兒接待她，但是那些做娘的人，在她們道伴裏對待她，總帶着一種略含輕蔑的憐惜樣子，這樣子却不待這些孩子們知其所以然，便鑽到他們的心上了。

至於西孟，他們本不認識他，因為他從沒有出來過，也沒有和他們在本村的街上或者河邊頑耍過。他們也不甚愛他；他們這次在學校裏接待他，是懷着某一種攪襍着

重大驚訝的喜悅，並且拿一個十三四歲的大孩子所說的那種話互相傳播——那大孩子那樣靈巧地擠眉弄眼，彷彿很知道其中的內容似的，他說過：

——你們知道……西孟……喂，他沒有爸爸。

白姑娘的那個兒子，這時也從學校裏出來而立在那門限邊了。

他的年紀約莫在七八歲左右。面色略帶蒼白，清潔異常，神情羞怯，幾乎有不靈活的意味。

當他那幾堆始終低聲議論着，並且用那考慮惡劇的孩童式的狡猾而殘忍的眼對他瞧着的同學們，漸漸向他包圍而終於拿他完全困住時，他正從學校向他母親的家裏去。他停止了脚步，直挺挺地立在他們的中央，驚訝惶惑，不懂得他們將要和他做甚麼。但是那個傳播那消息的大孩子，已經因這點兒到手的成績而驕傲起來，他向他問道：

——你叫做甚麼？

他回答道：『西孟』。

——西孟甚麼呢？那一個說：

這孩子害羞了，又說了一遍：『西孟』。

那小孩子高聲說：『一個人叫做西孟，總還得加點兒東西在後面……：那不是一個姓，西孟這兩個字。』

而他却幾乎要哭了，第三次回答道：

——我叫做西孟。

那些頑童都笑將起來。那個得勝的大孩子提高了聲音說：『你們現在看清楚他是沒有爸爸的了。』

全體大大地肅靜了一下。這些孩子們被這件非常的，不會有的，可怪的事所驚訝了，——一個沒有爸爸的孩子；他們拿他當做一個稀奇的東西，一個自然以外的生命注視，並且他們覺得他們各人的娘對於白姑娘所懷的那種到現在尙不可解的輕蔑，這

時在他們心裏長大起來。

至於西孟，他却靠住了一棵樹，使自己不至於跌倒；並且他如同被一場不可補救的災害所壓倒一般蹲着不動。他極力想去說明。但是他對於回答他們和更正他沒有爸爸的這件駭人的事，却不能找到甚麼話。末了，他面色更加蒼白了，隨口向他們高聲說道：『誰說，我有一個。』

——他在那裏呢？那大孩子問道。

西孟不做聲了；他本不知道。這些孩子們都笑了，異常高興；並且那些近乎衆生的野小子，感到了一種殘忍的欲望——這欲望就是使一塘的雞羣，見其中有一隻受傷便立刻羣起去共同殘害的原動力。西孟陡然詢問一個小鄰居，一個寡婦的兒子，——他向來看見他也像自己一般單獨地和他的娘同住。

——你也沒有，他說，你沒有爸爸。

——誰說，那一個回答道，我有一個。

——他在那裏呢？西孟向他駁了一下。

——他死了，那孩子帶着一種高傲的神情大聲說，他現在在那公墓裏面，我的父親。

一陣喃喃的贊美，在這些無賴的子弟堆中浮動，如同這件有一個埋在那公墓的死了的父親的事情，已經增加他們這個同學的身分，可以去壓倒這個絕無這件事的另一同學似的。末了這些頑童——他們的父親，多半是兇惡的，鬧酒的，做賊的和虐待妻子的——互相擁擠，一面漸漸團集攏來，如同他們這些合乎法律的人，要在一種壓力之下拿那個在法律以外的人滅掉似的。

有一個靠着西孟身邊的，用一種嘲弄的樣子向他伸出舌頭，並且向他高聲喊道：

——沒有爸爸！沒有爸爸！

西孟雙手抓住了那頑童的頭髮，一面用腳去踢他的雙腿，那一個却來惡狠狠地咬他。一陣厲害的擁擠從各方面一齊來了。這兩個戰鬥員就此被牠分開，而西孟却在那



羣拍着掌的頑童的圓圈兒的中央，被人打了，被人拉了，被人傷了，被人推在地下打滾了。當他剛好爬了起來，機械地用手整理他那件滿身塵土的布大褂時，有一個頑童喊道：

——拿這件事去告訴你的爸爸罷。

於是他覺得心中感受一種衰弱。他們比他強些，他們戰敗了他，並且他絕不能回答他們，因為他已經清楚地覺得那句話是真正地，他本來沒有爸爸。他滿腔傲氣，對於那陣鏗喉的熱淚，極力角鬥了好幾秒鐘。末了，一陣氣管的收縮動作來了，接着並不呼號而在陡然搖動的嗚咽之中開始哭起來。

於是，一陣殘忍的狂喜，在他的敵人那邊爆發了，並且他們自然地如同那些在音樂之中的蠻族一般，互相挽着手而開始繞住他成個圓形跳舞起來，一面彷彿一種疊唱似地連續唱道：『沒有爸爸，沒有爸爸！』

但是西孟忽然不哭了。一種憤恨使他發了狂。他的腳邊本有許多石子；這時他拾

了一些，於是盡他的全力對着這些劊子手扔去。其中有兩三個挨着了，便狂呼而逃；末了他彷彿那樣地銳不可當，竟在其他的頑童心裏製造了一陣不測的恐怖。他們懦弱得像那立在一干憤極了的漢子跟前的羣衆一般，紛紛地散開了，逃跑了。

現在祇剩下這個沒有爸爸的小孩子了，他開始對着那野外跑去，因為他得着了一個回憶，這回憶便在他的心裏引來一個大的解決方法。他想到那溪河裏投水了。

他記起八天以前，有一個以乞丐度日的窮漢，因為沒有錢用而自行投了水。有人拿他打撈了起來時，西孟正在傍邊看着；那個尋常在他視為受苦的，醜陋的和難看的衰翁，那時竟用他那副灰白的面孔，那部潮濕的鬚鬚，那雙張開的眼球和那種很寧靜的神氣，使他大受驚嚇。在他的周圍的人都說：『他已經死了。』另外有一個人接着說：『他現在很舒服了。』所以西孟現在也想投水，因為他之沒有父親，和那窮漢之沒有錢正是一樣的事。

他走到了水邊，於是瞧着那水流着。一些游魚，在那淺流裏往來嬉戲，時時小小

地躍起來去攫取那些在水面飛迴的蟲豸。他已經停住了哭泣而去看魚了，因為牠們的動作很使他發生興味。但是，有時，那個「我要投水因為我簡直沒有爸爸」的思想，如同颶風的尾聲忽然拿樹木撼動一下便又在天空裏遠去一般，帶着一陣尖銳的悲痛在他的心中刷過。

天氣是很熱的，很晴的，那種晴暖的日光使野草生熱。水光和鏡子一般蕩漾着。於是西孟在這陣隨着眼淚而來的疲勞境界裏，得着了一點兒甘美的光陰，便很想在這溫裏度，躺在草上睡一會兒。

一隻小的青蛙在他的腳邊跳動。他設法去捉牠。牠從他身邊跑掉了。他追上牠，然而一連逃了三次。末了，他抓住了牠的後腿的尖兒，於是他瞧見這衆生因求逃遁而使用的勁兒不禁開始笑了。牠拿牠的大腿收縮起來，隨後從一陣急來的伸展力，陡然挺硬地像兩枝棍子一樣伸長了；一面却拿那雙圍在金線圈裏的眼睛睜得滾圓，拿那雙當手用的前腿向空中攪動。這種情形，使他記起了一件用許多小木條組成的玩具了，

——這件玩具，是用許多小木條曲折往復地串釘而成，牠一屈一伸，便能使那些粘在上面的小木兵運動。於是他想到他的房屋了，隨後，又想到他的娘了，末了，感受了一陣大的悲痛，又開始再哭。他覺得四肢發抖了；他開始跪了下來，如同將要去睡一般念起他的祈禱文了。但是他不能行完這禮節，因為他得了一陣那樣急迫那樣騷動的嗚咽的抽掣，使自己整個兒受了征服了。他思念了，四週的東西，他一點也看不見了，於是祇專心哭着。

忽然，一隻沈重的手壓住他的肩頭，並且一道大的聲音詢問他道：『究竟誰使你這樣傷心，老朋友？』

西孟回頭一看。一個有鬍子和蟻起的大個兒工人，用一種和藹的神氣的瞧着他。他帶着滿眼和滿喉的熱淚對他說道：

——他們打了我……因為……我……我……沒有……爸爸……沒有爸爸。

——怎樣，那漢子微笑着說，但是大眾都有一個。

這孩子在自己的悲傷的抽掣中，傷心地回答道：

——我……我……我本沒有。

於是，那工人顯出莊重的樣子；他本來認識白姑娘的兒子，雖然他到這地方沒有多少時候，但是却也略略知道她的歷史。

——快不要這樣了，他說，不要傷心了，好小子，和我到你的娘那裏去罷。有人會給你……一個爸爸。

他們一同走了，那個大的牽着那個小的，末了那漢子又微笑起來，因為他並非不願意去會會這位白姑娘，有人說過她是這地方的最美的女子中之一；並且也許這時他心裏想着：一個已經失足的青春，很可以再失足。

他們走到了一所很潔淨的矮而白的房屋前面了。

『是這裏，』那孩子說，接着他又高聲喊道：『媽媽！』

一個婦人出來了，那工人忽然斂住了笑容，因為他立時懂得一個人對於這個如同

防人再穿跨越那條已被侵犯的門限似的而嚴氣正性立在門前的身材高大的女子，不能再開頑笑。他低首下心拿便帽除下，於是口吃着說：

——請您注意，馬丹，我拿您這位在溪河邊迷路的小子帶到府上。

但是西孟跳起來去箍住他娘的頭頸，並且一面重新哭着向她說：

——不是迷路，媽媽，我是要去投水的呀，因為那些孩子們打了我……打了我……因為我沒有爸爸。

一陣火一般的紅顏色，蓋住這青年婦人的雙頰了，並且一直連皮膚的裏面都透入了，她帶着激烈態度在淚流滿面的當兒裏和她的孩子擁抱着。那受了感動的漢子却仍然立在那兒，不知道要怎樣離開這裏。但是西孟忽然跑到他跟前，並且向他說道：

——您願意做我的爸爸嗎？

一陣深沈的寂靜現象充塞在空間了。緘默的且爲羞慚所困的白姑娘，這時緊緊地倚住那另牆，拿兩隻手在胸前挽住。那孩子聽見這漢子簡直不回答他，便接着說道：

——倘若您不願意，我還是再去投水罷。

那工人拿這件事當做頑笑接受了，於是便微笑地回答道：

——真願意，我真願意。

——你叫做甚麼呢？那孩子問着，告訴我罷，他們將來問起你叫做甚麼的時候，我好回答。

——斐立下，那漢子說。

西孟緘默了一下，極力拿這幾個字壓入自己的腦裏，隨後他完全安慰起來，伸起胳膊向他說：

——既然是這樣！斐立下，你是我的爸爸了。

這工人拿他從地上舉了起來，匆匆地在他的臉上吻了兩下，接着便灑開大步很快地跑開了。

這孩子第二天進校時，受到了一陣惡意笑聲的接待；而在出校時，那些頑童又來

再幹，西孟如同對他們拋擲一塊石子似地，劈面說道：「他叫做斐立卜，我的爸爸。」

——斐立卜那一個呢？……斐立卜甚麼呢？是甚麼呢，你的斐立卜？……你在那裏弄來的呢，你的斐立卜？……

西孟甚麼也沒有回答；末了他用眼光去逗引他們，打定主意，寧可任憑他們來傷他，決不逃走。誰知那學校的教師給他解了圍，於是他便回到他娘的家裏了。

這個身材高大的工人斐立卜，一連在兩三個月的功夫裏，時常在白姑娘住宅附近經過，並且有時他看見她在自己的窗子跟前縫紉，便鼓起勇氣和她談天。她恭敬地回答他，始終是嚴正的，絕不和他笑一下，也絕不任憑他走到門裏。然而他未免略有得意之處——如同世上所有的男子一樣，他以為每逢她和他談天時，她的臉色總比尋常紅一點。

但是一個墜下了名譽，是那樣的難於再起的，是永遠易於破壞的，所以白姑娘縱然疑慮地守着分際，這地方已經有煩言了。



至於西孟，他很愛他的新爸爸，並且幾乎天天在他的工作完了之後，和他一同散步。他勤勉地入校，高傲地在同學們的當中經過，絕不回答他們。

然而有一天，那個倡議攻擊他的大孩子向他說道：

——你從前說了謊，你沒有一個叫做斐立下的爸爸。

——爲甚麼？西孟很感動地問着。

——因爲倘若你有這樣一個，他便一定是你媽媽的丈夫。

西孟在這個推論的審判之前楞住了；然而他却依然回答道：『這一樣算是我的爸爸。』

——這是可以有的事，這大孩子冷笑着說，不過，這不是你的完全的爸爸。

白姑娘的這個小子低下腦袋了，於是便帶着滿腔的疑惑，到斐立下做工的那個牢

宗鐵店那邊去了。』

這鐵店如同藏匿在樹林下面似的。其中光綫很弱，僅僅一座大煉爐的紅焰，發出

大的反光，照耀着五個在震耳的激響之中向砧上錘擊而赤着胳膊的鐵匠。他們都是站着的，興奮得像一羣魔鬼，眼光專注着他們所敲打的那塊紅鐵；而他們全身的力，隨着他們的鐵錘一上一下。

西孟沒有被人瞧見便已經進了鐵店了，於是去從容地去拉着他朋友的袖子。這一個回頭一看。那工作便陡然停止了，接着幾個人都很注意地瞧着他。於是，在這個素未見慣的沈寂之中，西孟的脆弱的小聲音出來了。

——說罷，斐立卜，米碩德的那個大孩子，剛才說你不是我的完全的父親。

——爲甚麼呢？那工人問道。

這孩子用他全部的天真回答道：

——因爲你不是我媽媽的丈夫。

誰也沒有笑一下。斐立卜撐住那柄支在砧上的鐵錘的把子站着，額頭靠在雙手的背上。他正在夢境裏想像。那四個伙計瞧着他出神，而那介乎這幾個大漢中間的渺小

的西孟，正納悶等候着。忽然，這幾個鐵匠之中的一個，合住了全體的意思向斐立下說道：

——這白姑娘依然是一個好而正經的姑娘，並且有勇氣，雖然遇見過不幸的事，畢竟沒有墮落，將來可以做一個正經人的適當的妻子。

——這是實在的，那三個說：

這一個接着說道：

——倘若她已經失足了，這個姑娘，這難道是她的過錯嗎？有人以前答應娶她，並且那種在今日很爲人敬尊而以前却爲所欲爲的女人，我不止認識一個。

——這是實在的，那三個齊聲說。

他又說道：

——她以前感過痛苦的事，就是單獨地撫養她的孩子，並且自從她非到教堂祈禱，便不出外以來所哭的那件事，却祇有上帝知道。

——這也是實在的，那其餘的幾個人說。

以後，他們祇聽見那陣鼓着煉爐的火力的風聲了。斐立下匆匆地俯着身軀對西孟說道：

——你去告訴你的媽媽，說我今晚要去談天。

隨後，他便抓住那孩子的肩頭，從容推他出外。

他重新來工作了，於是祇聽得一下，那五柄錘子一齊在那鐵砧上面活動起來。他們拿着鐵這樣地一直錘到晚，都像那些滿意的錘子一樣地強健愉快。但是，即令在那些佳節日期裏，一座大教堂的大鐘發出那陣超乎其他一切的鐘聲之上的巨吼時，斐立卜的鐵錘也蓋住了旁人的喧囂，一下一下地帶着一陣震耳的鞑鞑墜到鐵上。而他本人却輪起那雙熱烈的眼睛，站在那些火星的當中專心地鍛鐵。

他到白姑娘家裏叩門時，已經是滿天星斗了。他穿上了那件過節的大布褂，一件新的襯衣，並且剃好了自己的鬍子。那少婦在門限邊用一種不快的神味說：『在夜晚

這樣到這裏來，是不好的，斐立下先生。」

他想回答她，但是口吃了，於是慚愧地在她跟前站着。

她接着又說：『然而您很明白不應當有人再來議論我。』

於是他驀地裏向她說：『這有甚麼要緊，倘若您肯做我的妻子呢！』

一點回答的聲音也不聽見了，但是他相信在那臥房的黑暗裏，有那種由一個身體躺下去的聲響傳出來。於是他很快就進去了；這時西孟已經睡在床上，却辨明了一個接吻的聲音和幾個由他母親很低地說出來的字。隨後，他忽然覺得自己被他那朋友的手抱起了，隨後這一個用海爾克來司式的胳膊舉着他，一面高聲說道：

——你去告訴他們，你的同學們，說你的爸爸是斐立下勒米鐵匠，他說他定要揪住那些再來和你搗亂的人的耳朵。

第二天，那學校學生已經到齊而將要上課時，小西孟立了起來，臉色灰白而嘴唇發抖地用嘹亮的聲音說：『我的爸爸是斐立下勒米鐵匠，他說他定要揪住那些再來和

我搗亂的人的耳朵。」

這一回，誰也不笑了，因為他們很知道他，這個名斐立卜姓勒米的鐵匠；並且也  
很知道這是一個被大眾傲然歡迎的爸爸。

十七年十一月八日在吳淞譯完——譯者。



## 兩個朋友

久餓而已入垂危喘涸之境的巴黎，正困在敵人的重圍之下。城廂內外的屋頂上，幾乎沒有瓦雀的踪跡了。就是水溝裏的老鼠，也自行滅滅下來。大眾對於吃的東西，並不問牠是甚麼。

莫里梭先生是一個目前無事可做的鐘表匠，這一天，他正從一個冬末的晴朗朝暉裏，拿雙手插在他制服的褲子口袋中，空着肚皮沿着巴黎市外的廣衢悶悶不樂地散步時，一下子在一個由他當作朋友看待的同胞跟前止了脚步。這就是索瓦日先生，一個在水邊常遇的相識者。

在打仗以前，每逢星期日，莫里梭先生從黎明時，便攜着一枝竹竿，背着一個白鐵小盒子離開家裏了。他趁着那列開往銀山的火車，從哥龍白村下車，隨後便步行而



到馬郎洲了。一經達到了他這個夢寐以求的地點，他便動手釣魚；於是他一直釣到黑夜。

每逢星期日，他總在那地方撞見一個肥胖而快活的矮子，索瓦日先生，羅來聖母堂街的襍貨商人，另一個熱心的垂釣者。他們時常手裏握着釣竿，雙腳垂在堤邊，彼此坐在一塊兒一同消磨午后的日子，於是他們彼此都發生友誼了。

在某一些日期裏，他們並不談天。有時，他們也說話；但是他們既然有了相類的興味和同一的感覺，所以就是甚麼不談，也能在可以贊嘆的情形裏彼此心照。

春天裏的午前十點鐘光景，每逢這道重返壯年的日光，在那道寧靜的河面上佈下了那層和水相粘的薄霧，並且在那兩行垂釣者的背上，射出一道新時令的微溫時，莫里梭往往對他的鄰人說：『哈！甚麼樣的幸福！』於是索瓦日先生便回答道：『我覺得絕沒有再好的了。』這幾句話就使得他們互相了解和互相尊重。

在深秋的黃昏時節，那個被夕陽反映而儼同著火的天空，拿霞影反射在水中使那

全個兒的河身染成緋紅的顏色，因此這兩個朋友的臉上，也是血一般的了，那些微脫而已深黃的樹葉，也像裝着金一般的了，索瓦日先生帶着微笑瞧着莫里梭出神，並且說道：『這是甚麼樣的景致！』而那贊嘆不置的莫里梭，眼光專注着那釣綸上浮筒一面回答道：『這比那廣衢好的多，對嗎？』

這一天，他們一經彼此拿面貌形相辨認清楚了之後，便懇摯地握了手，在這個那樣不同的時會裏相遇，彼此都很覺悵然。索瓦日先生嘆了一口氣，接着便喃喃地說道：『這真是一點兒意外的變動！』莫里梭很覺悶悶不樂，他也嘆息着說道：『天氣可是真好！今日是今年的第一個晴天。』

本來這時的天色，是蔚藍而充滿着光明的。

他們便並肩走動了，心裏泛泛地思念着，然而神情都是不快樂的。莫里梭說道：『釣魚的事情呢？嘿！甚麼樣的好紀念！』

索瓦日先生問道：『我們幾時再到那裏去呢？』

他們走到一個小加非館裏了，於是一同喝了一鍾香草酒；隨後，他們便又出來在那人行道上散步。

莫利梭忽然又止住了脚步：『再來一杯綠的，行嗎？』索瓦日先生贊成這一說：『遵命。』於是他們又到另一酒店裏去了。

他們在走出那酒店時，已經很有醉意，和那些裝滿了酒精的空肚子的人，一樣地糊塗了。天氣是溫和的。一陣微風，在他們的臉上拂着。

溫和的空氣，完成了醉人的功用了，索瓦日先生停着脚步說道：『我們到那裏去嗎？』

——到甚麼地方去？

——釣魚去。

——但是到甚麼地方去釣魚呢？

——就是說到我們的那個洲上去。法國兵的前哨，都在哥龍白村的跟前。我認識

杜木蘭團長；他們會容易地讓我們通過。

莫利梭喜的發抖了：『可以。我贊成。』於是他們便分手去取各人的器械去了。

一個鐘頭以後，他們便又在附郭的大道上並肩而行了。隨後，他們走到了那團長駐紮的那個別墅裏。他因他們的要求而微笑，於是承認了他們的新鮮花頭。他們便帶着一張通行證重新上路了。

不久，他們通過了那前哨線，找着了那個被人放棄了的哥龍白村，末了便到了那些靠着塞因河的斜坡兒上的小葡萄園的邊上了。這時正是十一點鐘光景。

對面，那銀山村彷彿是死了似的。麥芽山和沙洛山的高峯在眼前矗立。那片直達南台爾的平原是空曠的，完全是空曠的，除了幾枝赤裸裸的櫻桃樹和那些灰色的泥土以外，一無所有。

索瓦日先生用指頭指着那些山頂，喃喃地說道：『那些普魯士的兵，都在那一帶的高處！』於是一種不自安的心理，使這兩個朋友對着這片覓不見人的荒地，失掉動

作的機能了。

『那些普魯士的兵！』他們從沒有看見過，但是自從這幾個月以來，他們就覺得這些不可目觀而極其兇惡的兵，在巴黎的周圍搶掠，殺戮，斷絕糧道，毀壞法國。於是這時一種迷信式的恐怖，又在他們對於這個不相識而得勝利的民族所懷的怨恨上面增加了。

莫利梭口吃地說道：『哼！倘若我們撞着了他們呢？』

索瓦日先生帶着那目空一切的巴黎人的嘲弄態度回答道：『那末我可以送他們一份油炸鮮魚呀。』

但是他們因為受了這個沈寂境界的拘束，竟不敢貿然在這田野之中冒險。

末了，索瓦日先生打定了主意：『走罷！但是小心一點。』於是他們彎着腰，利用那些短樹的掩護，側耳張目匍匐而由下坡道兒到了一個葡萄園的裏面了。

由那裏走到那河邊，還有一條狹而長的空地。他們便開始跑起來；隨後一經達到

了河邊；他們便在那些枯了的蘆葦裏邊躲着。

莫利梭拿臉貼在地上，去細聽是否有人在附近行走。他甚麼也沒有聽見。他們是單獨的，完全單獨的。

他們自覺是安穩的了，於是便開始釣起魚來。

在他們的對面，有那座無人過問的馬郎洲在河心橫着，使得那邊岸上的人不能窺見他們。那個飯館的小房屋已經關閉，如同自從多年就廢棄了似的。

索瓦日先生釣着了第一條鱸魚了，莫利梭給着了那第二條，以後他們一下一下拿釣竿舉起來，便帶着了一條在釣綸那端跳躍的銀光小動物：這真是一場如有神助的釣魚之事。

他們巧妙地拿這些魚，攔入一隻浸在他們腳邊的水裏的網形袋子裏。末了一陣美妙無窮的快活，沁透他們的心了，這種快活，就是當我們覓到一種間斷多時的癖好的娛樂的時節所感到的。

那陣溫暖的日光，在他們的背上流着；他們甚麼也不聽見了；他們甚麼也不思念了；他們不知道世界上的其餘的事了；他們祇釣魚。

但是，忽然之間，一陣彷彿從地底下傳來的沈悶的聲響，使地面震動了。砲聲開始雷鳴了。

莫利梭拿頭擡起來，於是便窺見左岸上邊的那座瓦壘梁山的正面，浮着一簇帽纓似的白東西，一陣剛剛由那座砲台吐出的火藥的烟子。

並且，立刻第二道煙又從那砲台的頂上出發了；未了幾秒鐘以後，一陣新的雷鳴又發動了。

隨後，另外的一些陣的又跟着來了，那座山一下一下射出牠那種殺人的呼吸，噴出牠那些慢慢地向着寧靜的天空浮起而組成一堆壓着峯頂像雲一般的乳白色的蒸氣。

索瓦日先生拿雙肩聳了一下：『看罷，他們又幹起來了。』

莫利梭本來納悶地瞧着他那浮筒一下一下連續沈沒好幾次，這時忽然從酷愛和平

者的地位，發生了一陣反對這種如此爭鬥的狂人的暴怒了，於是憤憤地說：『人類這樣自相殘殺，非說他們是瘋子不可。』

索瓦日先生回答道：『真比畜牲還不如。』

莫利梭剛好釣着了一隻白條魚，他高聲說道：『有了政府的時候，就永遠是這樣的。』

索瓦日先生止住了他：『共和國就不會宣戰……』

莫利梭又岔斷了他的話：『有了帝王，就和外國打仗；有了共和國，就在國內打仗。』

於是他們都安安靜靜地開始討論，用一種屬於溫和而恬淡的人的理智，辨明了這些政治上的大問題，結果，他們都承認人是永不會自由的。這時，那座聖瓦壘梁山却不住地砰砰雷鳴着，牠用許多的砲彈，轟洗了許多法國人的房屋，搗碎了許多生命，壓折了許多牲畜，結束了許多夢想，許多在期望裏的快樂，許多在希冀裏的幸福，



毀傷了許多慈母，離婦和幼女的心，在那遠處，在另外的一些地方，有許多不會終止的痛苦。

『這就是人生，』索瓦日先生高聲說。

『您不如說這就是死亡罷，』莫利梭微笑地說。

但是他們都發抖了，清楚地覺得正有人在他們背後走動，因此駭然；末了他們在回顧一下之後，便看見靠住他們的身體，站着了四個兵，四個帶着武器，蓄着長髯，身着長襟制服而頭戴平頂軍帽的兵，用鎗頭指着他們的面孔。

兩根釣竿，從他們的手裏溜走了，於是立刻便都掉在河裏。

不到分把鐘，他們都被人擒住了，被人縛住了，被人帶走了，被人推到一隻小船裏面渡到那洲上了。

於是他們在那所被他們目爲久已廢棄的房屋後面，發見二十來個德國兵。

一個鬍鬚滿面的巨靈般的漢子，正跨在一張椅子上面拿着一個大的磁菸斗吸着，

一面用一口極流利的法國話詰問他們：『好了，先生們，您兩位釣了一回好魚嗎？』  
於是一個兵士，拿那隻由他費着大事帶了過來而滿盛着鮮魚的網形袋子，放在這兵官的腳邊。這普魯士人微笑着說：『唉！唉！我知道這回事真是不錯。但是却還有別的事的問題。請您兩位聽我說，並且不用驚惶。』

『由我看來，您兩位是兩個被人派來窺探軍情的間諜。我現在擒住了您兩位，自然就要拿您兩位鎗斃了。您兩位假裝釣魚來好好兒掩飾自己的計劃。現在跌在我的手裏，活該倒運；我們是打仗呀。』

『但是您兩位既然是通過了前哨線而到這裏來，那末一定有一個回去的口號。您兩位拿這口號給我，我立刻赦免您兩位。』

這兩個朋友，面色都是灰白的，並且都站着，兩雙手因一種神經上的小動搖略略抽掣，但是都保持那沈默的態度。

那兵官接着又說：『誰也永不會知道這件事，然而您兩位却可以安安穩穩地回

去。這種秘密可以同着您兩位消滅。倘若您兩位要拒絕，那末就是死刑，並且決不延遲。您兩位選擇罷。」

他們並不動彈，依然不肯開口。

那普魯士人也依然是寧靜的，他伸手指着那條河繼續向他們說：『仔細想想罷，五分鐘之後，您兩位都會沈在這水的裏頭了。五分鐘之後呀！您兩位總應當有父母兄弟妻室兒女罷？』

那座聖瓦爾堡梁山始終雷鳴着。

這兩個釣魚者始終挺直而沈默地站着。那個德國人用他的本國語言發了命令，更換了他的椅子的位置，以免和這些被擒的人過於接近；於是便有十二個兵走到一個二十步左右的地方，拿鎗放下站着不動。

那兵官接着又說：『我給您兩位一分鐘，却是多兩秒也不行。』

隨後，他立了起來，走到這兩個法國人身邊，抓着莫利梭的胳膊，牽他到遠一點

兒的地方，低聲向他說：『快點，那個口號呢？您那位伙計甚麼也不會知道，我可以裝作不忍的樣子。』

莫利梭甚麼也不回答。

於是那普魯士人便牽着索瓦日先生，並且提出相同的問題。

索瓦日先生也沒有回答。

他們又重新站在一處了。

末了那兵官才發了命令。那些兵士托起了他們的鎗。

這時，莫利梭的視綫，偶然墜到那隻攔在他跟前幾步內外的草地裏而依然滿裝着鮮魚的網形袋子的上面。

一道日光，使那些尚在掙扎的魚都顯出銀光般的反射。於是莫利梭的心中不免一酸。雖然極力鎮靜，那兩隻眼眶兒已經飽含着眼淚了。

他口吃地說道：『永別了，索瓦日先生。』

索瓦日先生回答道：『永別了，莫利梭先生。』

他們互相握過了手，從頭到腳，都被一種不可制止的震動所支配而抖個不住。

那兵官喝道：『放！』

那十二枝鎗做一聲放過了。

索瓦日先生立時向前仆倒下來。莫利梭身材較爲長大，扭轉着從橫裏一偏，便仰面壓在他的伙計的身上，幾道鮮紅的血，從他那件胸前已被彈穿的制服裏迸了出來。

那德國人發了一些新的命令。

他那些兵都散隊了，隨後帶着幾條索子和幾塊石頭過來，便拿那些石頭纏在他們的腳上；隨後，便拿這兩具屍首搬到岸邊。

那聖瓦壘梁山的雷鳴，一直沒有停住，現在這座山頭，已經又頂着一座煙山了。

兩個兵士搬着莫利梭的頭和腳；另外的兩個，用一樣的方法托着索瓦日先生。這兩個屍首在被人用力搖擺了一兩下之後，便隨着那摔開的作用，遠遠地向空中一拋，

畫出一根曲線而直挺挺地腳先頭後杓到河裏去了。

那水濺了起來，浮出許多水泡，震出許多縐紋，隨後便又仍歸寧靜，而一些細微的波動，却一直達到各處的岸邊。

一點兒血浮到水面了。

那個始終行所無事的兵官低聲說：『現在，輪到了那些魚的當兒了。』

於是他便向着那房屋而行。

忽然他瞧見那隻放在草地上的裝魚的網形袋子。他便提了起來，仔細看了一陣，

不禁微笑了，於是喊道：『威廉，來！』

一個身繫白布圍腰的兵士跑來了。這普魯士人拿那兩個被鎗決者的釣來的物品丟給他，一面吩咐道：『趁着這些魚還是活的，給我立刻去用油炸了來。這一定是很鮮美的。』

隨後他仍然又吸菸了。

按這個短篇所說的圍城和打仗等等事情，也正像莫泊桑在他一切的其餘短篇裏所談的戰爭一般，同爲一八七〇年的普法戰爭時代的現象。那時困在重圍的巴黎，除了正式的防軍以外，還有市民的義勇隊任防禦之責；這篇對於莫利梭的服裝，用過兩個不相同——一爲 *Uniforme* 一爲 *Tunique*。——而均可譯作制服的字，却沒有說他是個在籍的兵，可見他那時也是一個以市民資格任防禦之責的兒，大概這一天沒有勤務，所以始則散步，繼乃釣魚。*Tunique* 本爲長僅及臀爲短褂，和德兵的長可過膝的大禮服式的長襟制服迥然不同，作者對於服裝上這類的分別，用字絕不苟且，所以譯者不能含糊地以意爲之，否則作者所寫出的一個性，就無辜地被譯者抹煞了。

香草酒 *Absinthe* 爲法國一種極強烈的燒酒類的酒，其傷人之害高出中國的燒酒遠甚；色微綠，所以簡稱「綠的」。現已爲法國政府禁止。

這篇的標題，英文譯本有作 *Fishing Party* 「漁會」者，雖無關宏旨，究不

及法文原題的含蓄意味，可見還是直譯不加更改，較爲合宜一些！安徽胡君適之於這篇的譯文，有脫漏的地方，想亦係根據英文譯本的省略所致。

十七年十一月在吳淞譯完附識——青崖。





## 首飾

這就是那些如同因為命運上的一個錯誤，以致在一個小官吏家庭裏降生的漂亮而嬌媚的女兒們當中的一個。她沒有賠嫁的財產，沒有希望，絕沒有一個方法，可以被一個富有而出衆的男子認識她，明白她，愛她，娶她；末了她便採用放任政策，和法國教育部的一個小科員結婚了。

她是簡朴的了，不能拿自己好好地裝飾，但是滿腔的不舒服，如同一個降低了等級的女子似的；因為婦女們本沒有階級也沒有等第，她們的容貌，她們的風致和她們的嬌媚，就算是她們的淵源和她們的門第。她們的天然纖巧，她們的美妙的本能和她們的思想的柔順，就是她們的唯一階級，並且能使平民社會的女兒們，達到那種和最高的貴族婦人對等的地位。

她不住地感受痛苦，覺得自身是爲一切的微妙和一切的富麗而生的。她的住宅的簡陋，那些牆壁的寒塵，那些家具的陳舊和那些原料的粗劣，都是使她痛苦的原故。這一些使她傷心使她生氣的事，在另一個和她處於相等階級的婦女的眼中，是一定不會看見的。那個給她處理平凡家務的女僕白勒登的樣子，在她心中引起一些失望和惡夢。她艷羨那些用東方幃幕用古銅炬架照光而肅靜無譁的候客廳房，和兩個因壁爐的暖氣而在大圍椅上假寐的身著短腿褲子的魁偉男僕。她艷羨那些用古錦裝飾的大客廳，那些滿列許多無價可評的玩具的精美家具，和那些專爲供給陪伴親密的朋友們——那些工於殷勤而使婦女以得願盼爲榮的男子們——在午後的晚茶時談天而設的芬芳旖旎的小客廳。

當她因晚餐而在一張鋪着一幅三天才換的桌布的圓桌前坐下，並且和她那個一見羹孟便誇味美的丈夫相對時，她便想像那些盛筵，那些寶光燦爛的銀台面，和那些有古代衣冠的人物和珍禽玉樹的仙鄉的緯絲桌毯了；她便想像到那些用名貴的盤碟所盛

的美味，和那種吃着一份鱸魚或者一份鷓鴣時帶着仙女式的微笑所靜聽所低訴的肺腑之言了。

她沒有服裝，沒有珠寶，甚麼都是缺乏的。然而她却祇愛這些；她覺得自己是爲這些而被上帝創造出來的。她以前那樣地指望能悅人，能被人渴想，能有誘惑力和能被入搜求！

她有一個有錢的女友，一個不願再去相訪的舊同學，她從她那裏回來便覺非常難受。並且她因傷心，因追悔，因失望，因窮乏而累日垂淚。

誰知有一天，他丈夫在傍晚時喜氣洋洋地回來了，手裏拿住一個大的信封。

——瞧罷，他說，這是一點兒給你的東西。

她連忙拿牠拆開，於是從中抽出一張請帖，帖上面印着：

『教育部長及其妻郎朋諾夫人恭候洛塞爾先生和夫人，於一月十八日星期一期光臨

本部官邸夜宴勿却。」

她丈夫原來希望她一定歡喜，然而她却反而拿請帖扔在桌上一面咕嚕着：

——你叫我怎樣對付這件事呢？

——但是，我的心肝，我先以為你一定快活。你現在從不出去，而這件事是一個機會，一個好的機會！我費了無窮的事才拿牠弄到手。大家都想要；這是很慎重的，他們對職員發的不多。你將來在那裏，可以看見政界全部的人物。

她用一副生氣的眼光瞧着他，末了帶着不耐的樣子高聲說：

——你要我脊梁上背着甚麼到那裏去呢？

他本沒有想到這一層；於是他口吃地說：

——但是你那件穿着去看戲的裙袍呢。我覺得牠很好，我……

他看見他妻子流淚了，便因驚訝而停止說話。兩顆熱淚，從容地從她的眼角向她的嘴角而流；他又口吃地說：

——你有點怎樣？你有點怎樣？

但是，她極力壓住了她的悲哀，拭着她那潤濕了的頰部，一面用一種寧靜的聲音回答：

——甚麼都沒有。不過我既然沒有服裝，結果，就是我不能去赴宴。你看你那個同事的妻子比我穿得好一些，你便拿你的請帖送給那一個罷。

他傷心了。於是接着說道：

——想想能，瑪蒂爾德。這要花多少錢呢，一套可以供你到旁的地方再用幾次的像樣的衣裳，套把兒很簡單的東西？

他思索了一會兒，預定她的計畫，並且也想像要怎樣一個數目，才可以在提出來的時候，不致惹起這個節儉的科員的一個立時的拒絕和一個驚訝的呼聲。

末了，她遲疑地回答：

——我現在不知道細數，但是我覺得有四百佛郎，也可以數了，



——你可以插帶些鮮花。在這種時節，這是很闊的。花這麼十個佛郎，你可以買得二三朵極鮮艷的薔薇了。

她一點也不信服。

——不好……世上最受委屈的事，就是在有錢的婦女們堆中露窮像呀。

但是他的丈夫高聲說：

——你真是傻氣！去找佛來司潔太太向她要求借點珠寶罷。你和她的交情，很彀得上做這件事。

她狂喜地叫了一聲：

——真的。我以前簡直沒有想到這一層。

第二天，她走到她那女朋友的家裏，向她談起自己的不如意。

佛來司潔太太對着她那張嵌着鏡子的大衣櫥走了過去，取出一隻扁而大的盒子，

拿牠揭開，並且對洛塞爾太太說：



——你去挑選罷，朋友。

她最先看見了許多手鐲，隨後一個珍珠的項圈，隨後一個彫工精巧的金質鑲鑽的威尼司式的十字架。她在衣鏡之前拿那些首飾，試着，心裏留戀，不能痛快地脫下來交還原主。她始終詢問：

——你再沒旁的嗎？

——到底還有。尋罷。我不知道可以合你意思的那一件。

她忽然在一隻黑緞子所包的小盒子裏面，發見一件用金剛鑽所鑲的軟項圈；於是她的心房因一種奢望而大形跳躍了。她雙手發抖地拿着牠。末了拿牠壓着她那件高領裙袍圍在項頸上，對着自己在鏡中的影子而得意忘形了。

隨後，她遲疑了一下，帶着滿腔的愁悶詢問：

——你可以拿這件東西借給我嗎？此外都不必驚動。

——可以，一定可以。



裳，牠的寒塵正和跳舞場的華麗大相矛盾。她感覺了這件事，便要連忙跑開，以免自己被其餘那些包裹在貴重皮衣裏面的女賓注意。

洛塞爾先生抓住她：

——等一等。你到外面會受寒呀。我去叫一乘馬車來。

但是她絕不聽他的話，就匆匆地走下了那道石級。等到他們到了街上，竟找不到車子；於是他們便着手尋覓，追着他們所看見的那些遠遠地過去的車子喊着。

他們由下坡道兒對着塞因河而行，垂頭喪氣，寒氣徹骨。末了居然在河沿上，找到了一乘在夜間活動的舊式轎車，——這些傢伙，我們在巴黎非到天黑時不能看見，彷彿在白天裏牠們有自慚形穢之概。

這轎車拿他們一直送到殉道街的那所住宅門前，於是他們便悶悶地登樓而回到家裏了。她的興頭，算是完結了。而他却已經思念一到十點鐘便應當到部。

她在鏡子跟前脫下了那點兒披在肩頭上的衣裳，使自己可以再拿在光榮裏的自己

省識一次。但是，忽然地叫了一聲。她已經沒有那個圍住項頸的軟項圈了。

她丈夫，已經是一半兒卸了衣裳，問道：

——你有些怎樣呢？

她轉過身來，發癡似地對他說：

——我已經……我已經……我丟了佛來士潔太太的那個項圈了。

他站了起來，瘋也似地問道：

——甚麼！……怎樣！……那裏會有這樣一件事！

於是他們在那裙袍的褶縫裏尋覓，在那外套的褶縫裏尋覓，在那些衣袋裏尋覓，四處都搜索到了。可是他們竟沒有發見那東西。

他問道：

——你的確記得從跳舞場出來的時節，那東西還在你身上嗎？

——是的，我在部裏的暗廊裏還摸過牠一回。

——但是倘若你在路上丟了那東西，我們早就聽見了。牠應當掉在那馬車裏。

——是的。大概是這樣的。你抄了那馬車的號碼嗎？

——沒有。你，你沒有留心嗎？

——沒有。

他們神志頹喪地面面相覷。末了洛塞爾重新拿衣裳穿好。

——我去，他說，拿我們剛才步行過的那條路再走一趟，看看我是否會找得着那件東西。

於是他便出去了。她一直沒有更換那套赴宴的衣裳，失掉了到床上睡下的勇氣，祇發默地在這沒有生火的房間裏的椅子上躺着。

她丈夫在七點鐘光景回來了。他甚麼也沒有找着。

他跑到了公安局，跑到了各報館，聲明願出一種酬謝，又跑到了各家小的車行，末了，凡是能使他發生一個疑似之間的希望的處所都走到了。



於是他們從這月首飾店走到那月首飾店，尋覓一件和那件相同的項圈，參攷自己的記憶力，兩個人都因為傷心和著急而生病了。

他們在王宮街的一月小店裏，找到了一串用金剛鑽鑲的念珠，他們認為和他們所尋覓那一件完全相似。這串念珠價值四萬佛郎。那店東答應做三萬六千出讓。

他們畢竟要來了這店東，叫他在三天以內不要拿那串念珠賣掉。末了，他們拿條件商量妥當，就是：倘若固有的那一件在二月底以前被他們尋到了，店東要拿三萬四千佛郎，收回這件新的。

洛塞爾手中，有他父親從前留給他的一筆一萬八千佛郎的款子。其餘的，却要他去張羅。

他負債了，向這一個借一千佛郎，向那一個借五百，向這裏借一百，向那裏借六十。他向各種性質不同的放款人，簽了一些手票，結了一些吃虧的契約，認了那些重利。他拿他生活的結局完全葬送，他並不盤算他的能力而冒着險去簽自己的姓名，末

了，他拿着三萬六千佛郎放在那月首飾店的櫃台上而去取那副新的軟項圈，心裏完全被那前途的煩悶，被那將要壓在他身上的黑暗貧窮，被那在預測裏的物質上的限制和精神上的痛苦所嚇壞了。

洛塞爾太太拿這件首飾送還佛來司潔太太的時節，這一位却露出一種不快意的精神對她說：

——你應當早點兒還我，因為我也許要用牠。

她却不拿那盒子打開，這是她的女兒所疑惑的事。倘若她窺破了這回的替換，她又將怎樣想呢？將怎樣說呢？她難道不會拿她做一個賊看待嗎？

洛塞爾太太認識了窮人生活上的可怕情形，是她陡然一下用女英雄的態度打定了主意。這筆駭人的債務是應當還的。她可以擔任這種義務。她辭了女僕；退了房子；搬到一個屋頂邊的一間屋閣裏住。



她認識了家務上的那些粗苦工作，廚房裏的那些麻煩事情。她洗濯那些盤碟，用他那些被蓄色的指甲，淘汰那些鍋罐上的油膩。那些掛在一根索子上晾着的衫褲和抹布，都是由她親手擦過肥皂的；每天早起，她拿垃圾從屋閣送到街上，於是便拿水每走一層樓休息一次而運到屋閣。並且，她的穿著，和一個平民的妻子的是一樣的，親自到小菜店，油鹽店和肉店去採買物件，憤憤地較量價錢，一個銅元一個銅元地防衛她那不寬裕的進款。

每月應當贖回一些手票，另立一些新的去延長時日。

那丈夫在傍晚時，替一個商人騰清那些賬目，而在晚上，却時常抄錄五個銅元一面的書。

這種生活，竟延長到十年之久。

十年過了，他們恢復了一切，一切，連那些盤剝重利者的利上加利的利錢都在其內。



經還了賬，她可以照直從頭到尾說出來。爲甚麼不呢？

她走過去了。

——早安，約翰妮。

那一個絕不認識她了，深以這一個有產階級的婦人這樣親切地稱呼她爲怪。於是口吃地說：

——但是……這位太太！……我不知道……您應當是弄錯了。

——沒有錯。我是瑪蒂爾德洛塞爾。

她那女朋友發出了一個尖銳的呼聲：

——哦！……可憐的瑪蒂爾德，你真是變了樣子了！……

——是的，我過了一些狼艱苦的光陰，自從我那回會過你以後；並且受過了許多的窮困……而這却因爲你！……

——因爲我……怎樣，這句話？

——你應當記得你因為我到部裏赴宴而借給我的那個金剛鑽的鞭項圈呀。

——記得。怎樣呢？

——怎樣嗎，我拿牠丟了。

——怎樣！你既然已經拿牠送還了我。

——我那時拿另外一個相同的送還給你。到現在，我們買到那東西已經是十年前的事了。你明白這件事是不容易的，對於那時的無一所有的我們……末了，居然完結了，並且我現在是很快活的了。

佛來司潔太太止住了自己的脚步。

——你說你從前買了一個金剛鑽的鞭項圈來賠我那一個嗎？

——是的。你從前沒有看出來嗎？那兩件東西是很相同的。

於是她用一種高傲而天真的歡喜樣子微笑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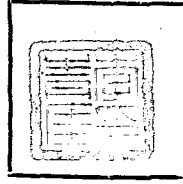
佛來司潔太太大受感受了，她抓住她女朋友的雙手說：

——哦！可憐的馬蒂爾德！但是我那一個本是假的。牠頂多值得五百佛郎！……

十七年十一月九日在吳淞重譯——譯者。

一九二八年十二月付排  
一九二九年四月初版

一——三〇〇〇



版權所有 不准翻印

莫泊桑全集  
之二  
莫威荻集

實價大洋六角

著者 莫泊桑

譯者 李青崖

發行者 北新書局

上海四馬路

發行者 北新書局

